

1928

年

卷

第

第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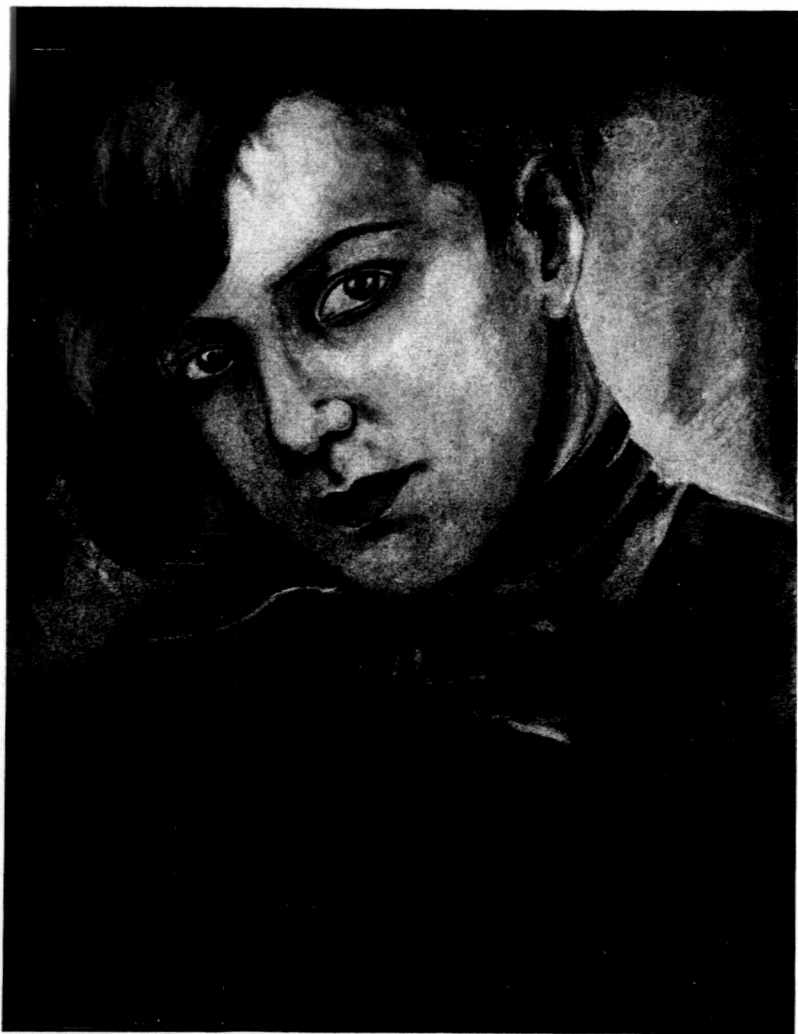
期

# 美育

期二第







展 妲 自 畫 像

美 育 第 二 期 目 錄

展妲自畫像（三色版）

張溥泉先生肖像

乾隆時穿花大瓶

古月軒磁瓶（一）

古月軒四方磁瓶（二）

武林印象（三色版）

物質勝利

女性

水滴

一八〇六年西班牙叛民

藝術文化的評價

春

亞爾威阿將軍銅像

卜德爾的雕刻

白頭翁

蹲婦

壽仙

徐悲鴻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史溫那頓

果耶

葉法無

羅丹

卜德爾

金髮

楊俊

徐悲鴻

癡瓢子愼

菊

羊

茵尼的悲哀

初醒

愛神

流泉

渚邊睡婦

夢

熱慾

奴隸將舞 (三色版)

隔岸桃紅

惡夢之末

書法比較 (一)

書法比較 (二)

書法比較 (三)

書法比較 (四)

書法比較 (五) 精神不死

書法比較 (六) 凜然如生

書法比較 (七) 恢廣存真

書法比較 (八) 浩氣長存

王 一 亭

王 一 亭

金 髮

布 格 羅

康 華

白 露 斯

雀 曼

王 代 之

金 髮

蔡 元 培

蔡 元 培

蔡 元 培

蔡 元 培

譚 延 闓

蔡 元 培

譚 延 闓

蔡 元 培

譚 延 闓

李 烈 鈞

謝 持

二 八

二 九

三 〇

三 五

三 六

三 七

三 七

三 八

三 八

三 九

四 〇

四 八

四 八

四 九

四 九

五 〇

五 一

五 二

五 三

五 四

中國寶貝（中國名勝與出家問題）

做總理銅像的回憶

誰配調和東西洋藝術

中國未來之尼采

記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家

在吃人的國度裏

古月軒名磁（二）

古月軒名磁（三）

古月軒名磁（四）

古月軒名磁（五）

古月軒名磁（六）

古月軒名磁（七）

古月軒名磁（八）

乾隆時名磁

施德之君像

臥婦

老人

工人

人體雕刻之（一）林風眠像

人體雕刻之（二）巴黎舊作

片山潛雀

肩闊

有馬三郎

川島貧官

金髮

野牛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悲鴻

悲鴻

悲鴻

金髮

金髮

五五

五八

六二

六四

六七

六九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人體雕刻之(三) 巴黎舊作

人體雕刻之(四) 巴黎舊作

人體雕刻之(五) 巴黎舊作

人體雕刻之(六) 巴黎舊作

人體雕刻之(七) 巴黎舊作

邂逅

該隱

法國音樂作索邦之紀念碑

德國哥德之紀念碑

女像

臨海

秘密

嫉妬的代價

米郎大寺

威尼斯大寺

君士但丁大寺

法國郎蒙大寺

巴黎大寺

著名意大利比沙之大寺及斜塔

巴黎之聖心大寺及鐘樓

金髮

金髮

金髮

金髮

金髮

金髮

哥爾蒙

特勞北茲可夫

布跌

八多羅姆

金髮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八

九九

九九

〇〇

〇〇

〇一

〇二

〇九

〇九

〇〇

一一

一一

一二

一三

阿拉伯考都大寺之內部

一一四

羅馬聖保羅寺之內部

一一四

法國亞視大寺之內部

一一四

力

法國羅曼羅蘭著

徐蔚南譯

一一五

法國現代女詩人諾啞余伯爵夫人之近影

一二七

法國現代男大詩人瓦拉利近影

一二七

英國柯南道爾近影

一二八

英國蕭伯納近影

一二八

法國大哲柏格森近影

一二九

英國名小說家吉卜林近影

一二九

法國非戰文學家巴爾裨斯之影

一三〇

波蘭總統兼音樂家巴得利夫斯奇近影

一三〇

日本名畫家關治與其夫人近影

一三一

德國名小說家好卜特曼近影

一三一

意大利名小說家鄧南蕭近影

一三二

好騎獵之鄧南蕭

一三三

意大利兩輪廓(一)蒙梭里尼

一三四

意大利兩輪廓(二)但丁肖像

一三四

琵琶鈴的起源和沿革

拉斐兒

一三五

樂器的進化

黃嘉歷譯

一四〇

德國音樂家貝多芬像

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像

蝦

埃及最高之金字塔

羅馬古城之遺址

巴黎盧森堡公園之一

意大利名勝索倫多之遠眺

美洲之雪嶺長林

美國之雪景

世界著名尼加拉垂之大瀑布

紐約全市之遠望

九江牯嶺雪景

美國之雪後

地獄之捷徑

唐吳道子繪山水

唐吳道子繪蜀道圖

懷拜倫

山水

瓶瓜

山水

卜德爾

羅丹

金髮

金髮

施德之藏

施德之藏

華林

明項叔子

王一亭

新羅山人

一四五

一四五

一四六

一四七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四八

一四九

一五〇

一五〇

一五一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二

一五三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一

一六一

一六二

一六三

雪虎

古銅器

瓶架

體態美 (一) 古典美姿

體態美 (二) 人而羽化

體態美 (三) 姍姍來遲

體態美 (四) 隔宵酩酊

攝影美術 (一) 圍爐

攝影美術 (二) 午睡

攝影美術 (三) 福拉之麗影

攝影美術 (四) 應北哥紋之神舞

攝影美術 (五) 打爾馬茲之愁容

吾國藝術教育

勝利後之威尼斯

自寫像

自寫像

自寫像

午餐

呼之欲出

西班牙裝

日本赤蓮

郭紀蘭藏

金髮

馬奈

舍贊

王果夫

羅禿力

一六三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五

一六六

一六七

一六八

一六九

一七〇

一七一

一七一

一七二

一七三

一七七

一七八

一七八

一七九

一七九

一八〇

一八一



康熙素三彩名磁

說不出

威尼斯之曉妝

江多爾福宮

拿破崙像

拿破崙十六歲時肖像

拿破崙之浮雕像

拿破崙之大衣

拿破崙之帽

拿破崙之手模

拿破崙之王官

拿破崙路之美術院

懷舊之思

臨風叩首

我在夢中哭泣

幸福

呵美底夜

聰敏的聽覺

情愛

執世界電影牛耳者

施德之藏

可奪

法國哥羅

金髮

金髮

梅涅作

格賴夫

布司

化魯克

古無名氏

野牛似奇譯

一八二

一八三

一八七

一八八

一八九

一九〇

一九〇

一九〇

一九〇

一九〇

一九一

一九一

一九二

一九四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七

一九七

一九九

英雄與列安圖爾

加士奇

日本舞臺之臉譜

二〇〇

宜應斯奇之藍帝舞

巴奇斯特

二〇一

西班牙鬪牛之惡俗（一）初試

二〇二

西班牙鬪牛之惡俗（二）交鋒

二〇二

西班牙鬪牛之惡俗（三）失敗

二〇三

西班牙鬪牛之惡俗（四）嗚呼

二〇三

印度爲宗教而苦修者（一）坐織刺牀

二〇四

印度爲宗教而苦修者（二）留指甲

二〇四

印度爲宗教而苦修者（三）廢手

二〇五

德國之勇士

二〇五

人類最古之腦骨

二〇五

提倡美育之蔡子民先生

二〇六

本報同人合影

二〇七

等於零的話

二〇八

微雨及其作者

二〇九

「中國寶貝」的回聲之回聲

二一〇

彈丸

二一七

黃參島

二一七

藍帝

二一七



張繼先生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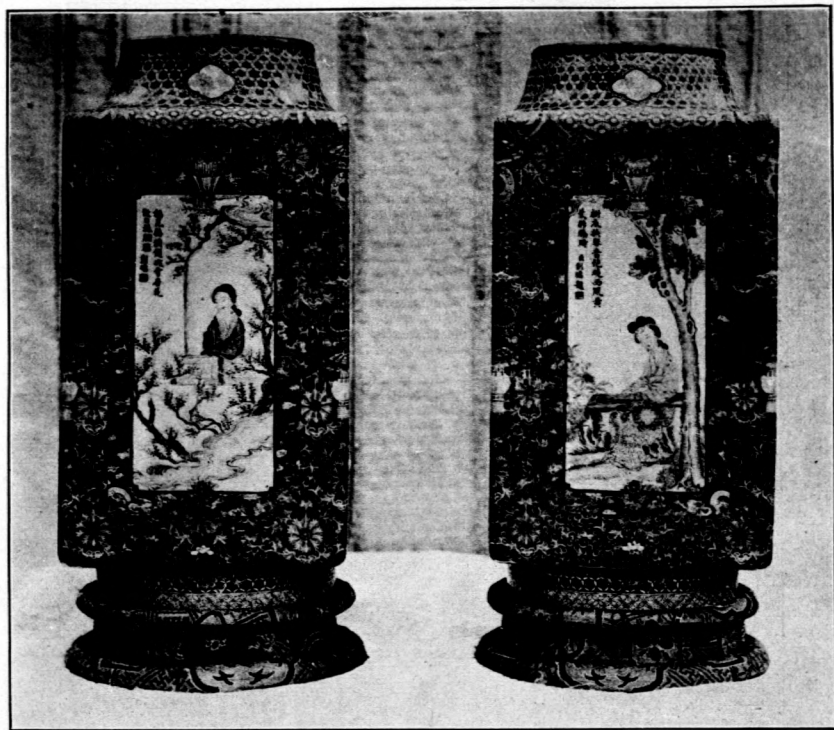
徐悲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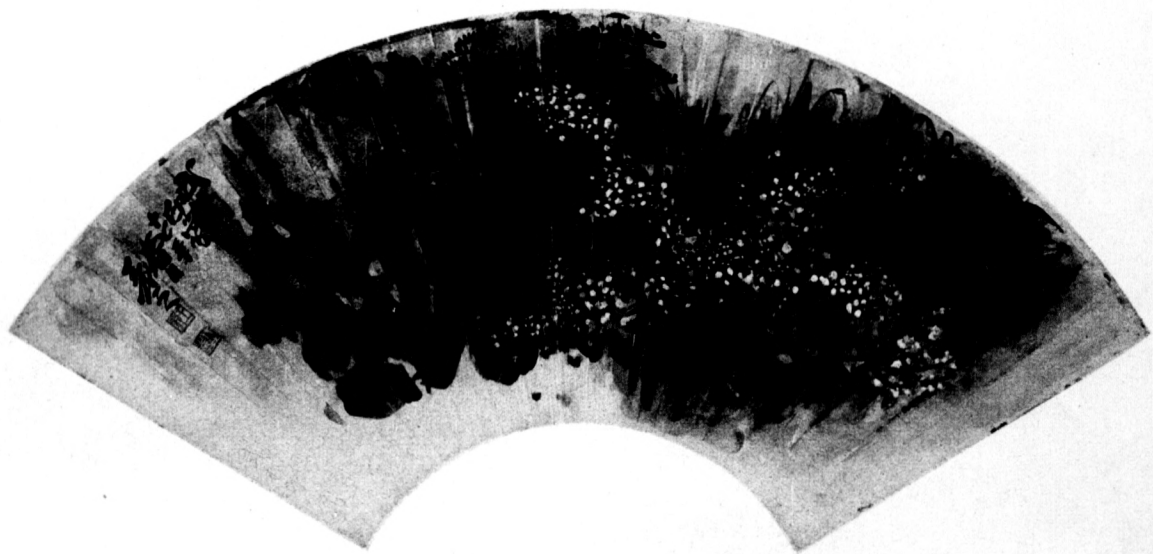
乾隆時穿花大瓶施德之君藏



乾隆古月軒名磁之一上繪百龍百鳳施德之君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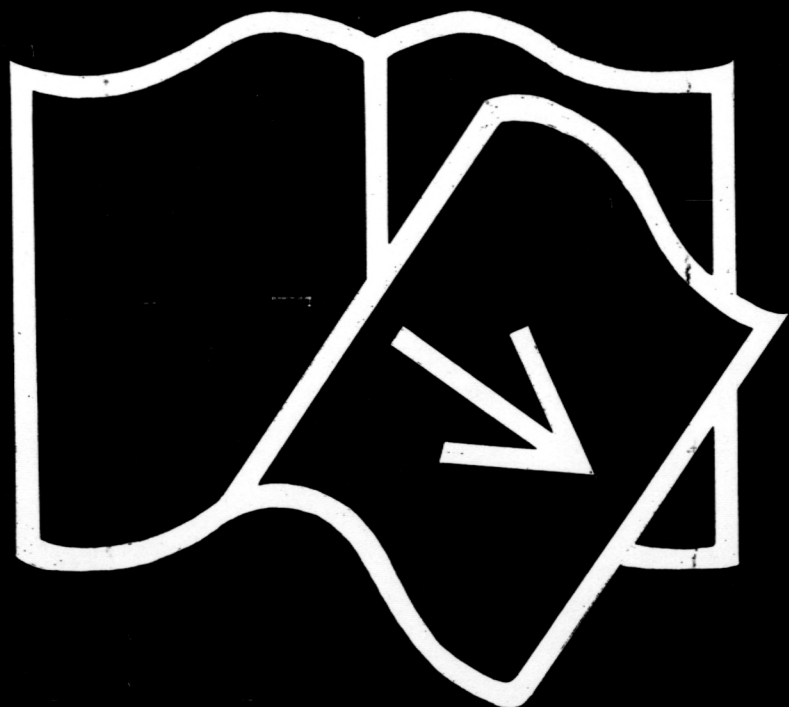


乾隆古月軒製名磁之二四方花瓶劉墉題字施德之君藏



武林印象

王代之繪



原件短缺

缺P5-6





一八零六年西班牙叛民 西班牙果耶 (Goya) 作現藏馬德里之 Prado 美術館  
其法慘之表情幾令人心碎今惜未能印出原畫色彩以觀其更偉大之點



## 藝術文化的評價

葉法無

從藝術的創造，人類的文化以是完成他整個的目的發現宇宙人生一種無限的，特殊的，完全精神的意味。故藝術的創造不單與科學，宗教，倫理，政治完全不同，而科學，宗教，倫理，政治，却由藝術的創造而得到一種調和。總總衝突的，矛盾的，殘酷的，希望的，歡樂的，同時得到解放的路向。所以自來對於藝術的評價，都以爲藝術是創造理想價值的東西，他的價值就在作品自身上面，除却他自身的價值之外，絕對沒有其他的目的。而藝人的抱負亦常常自認或公認其爲創造或解放一切的使命。其實人類文化的創造，或以科學的真理，或以宗教的信仰，或以倫理的德行，他的價值雖是自身的，但終覺不及藝術的澈底。由一幅圖畫，一座雕刻，一齣戲劇，一曲音樂，吾人的心靈是最容易爲他所包圍，爲美的情緒所佔據，其時吾人實無暇究問，或指示他的理由，美的價值是自足的無限的，藝術雖不是完全脫離思想的東西，雖然，沒有一種藝術的作品不是表現一種偉大的觀念，可是他尋求的目的，不是出乎作品自身之外的。故康德對於美的意義曾有極奇特的理論，以爲美是無盡頭的目的。—— une fin en soi sans fin —— 總之藝術的態度是最少功利的意味。因此藝人的創作遂更困難，而評價亦愈分歧了。文類藝術文化的創造起源極早，自有初形社會生活之日，藝術即佔一

重要地位。當時藝術創造的意識雖不甚明瞭，然以爲人類生活之初是功利的，則不足信。原始人類的感情常爲外物的種種現象所刺激，故其想像力之豐富超過一切，此種力量就是美的情感之暗示，及創造藝術的動機。所以在原始的社會藝術的創造是隨處都可看見的，無論性慾生活，戰士生活，經濟生活，宗教生活上，都含有藝術的意味，這是很明白的。自從達爾文發表他的進化論之後，有許多學生都想要在性慾生活方面來解說藝術的起源，以爲凡是一種生物要求得異性的贊賞，或引起愛情的慾望，是不能不以美麗的形態來做誘惑的工具。性慾的選擇，自然淘汰的結果，此種事實是很多的，禽獸之美麗的羽毛就是證據，而事實上裝飾品爲藝術的初形也無可否認，如頸圈，耳環，手鐲，頸羽等是能够引起異性的同情或注意的，愛情在原始的社會是藝術的創造者。但是此種見解也容易錯誤，如果以爲藝術的產生必由於愛情，藝術的創造是因性慾而來的。在原始的社會，所謂性愛的藝術，並不佔重要的位置，其實要在文化很進步的社會，吾人纔能看見藝術的形式多數側重於性愛的生活。況且原始的社會所謂戀愛是極嚴格的，結婚是先規定的，毫無自由的。要想利用裝飾品來做性愛的選擇，大概是以後來發明的。總之在性愛生活外也還有許多理由能够引起人類裝飾的創造，如戰爭的原因，恐嚇敵人是勝利的起點，利用羽毛以擴大戰士的軀體，或其他奇異的物件都是恐嚇敵人的方法。且戰爭不單需要個人的勇敢，而尤需要羣衆的熱情與紀律的訓練，以是舞蹈的學習，以便共同的動作或減少個人的憂懼，又或以歌唱引起激烈的情感同仇敵愾心與光榮心。初民時代不單在戰爭需要熱烈的奮鬥與紀律的練習，還有許多機會亦足造成的，如各種的工作，或推倒一根樹木，或提起一個重石，要共同動作亦須有秩序的命令。要共同推或提是要共同呼吸的，以是自然地生出一種歌曲或口號如「抗育抗育」之類，能够調和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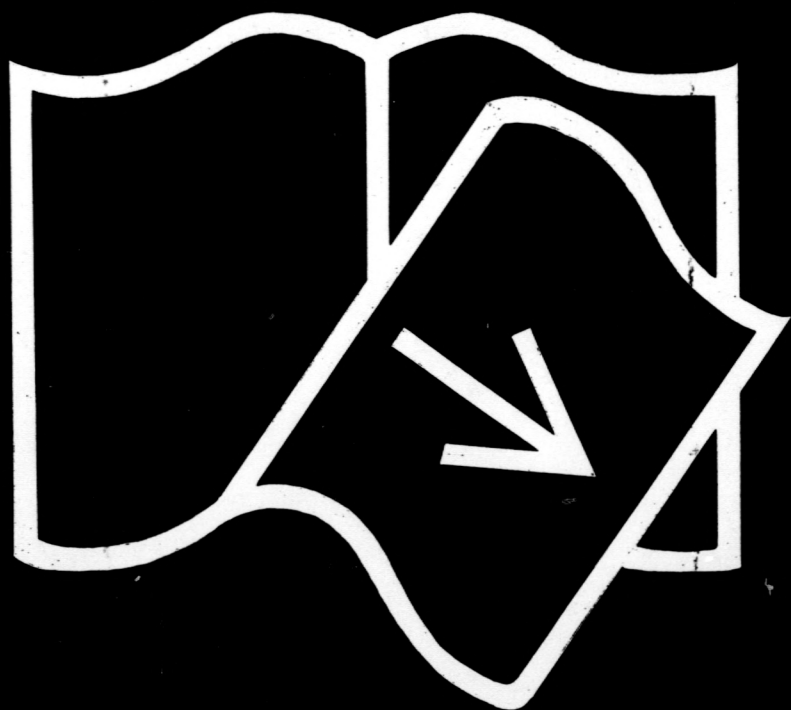
工作者的呼吸以調度與力量或制止與動作，從此種呼吸式的音調加之有意義的語言的歌曲，或鼓勵作工者的能力，或指示未來的有用的效果。一種藝術的形式亦由此而生。然其來源并不是性愛的或戰爭的，而却是經濟的了。Karl Biche 更欲從而分析各種作工的運動如打擊，壓榨，摩擦等尋出古代詩律起源的解釋。如同由作工的歌唱生出舒情的詩歌，史詩或戲劇等。其他如宗教與魔術亦是不可忽視的，魔術家通神的歌唱，或造作一類似敵人的形像然後用方法以求其死，都是音樂與雕刻的藝術的來源。若宗教之與建築的形式則更明瞭。故尼采 (Nietzsche) 以為悲劇的表示如一種神聖的事物。有許多宗教生活的形式，其情感都是能引起藝術創造的動機，或藝術之理想的。以上所說的事實如果不錯，那末，吾人可以知道，原始人類的一切生活與藝術的創造是有密切關係的。從別一方面觀察，吾人更可以知道，生活是創造藝術的，藝術是創造生活的。但是由性愛，戰爭，工作，宗教所引起的情感，是不是真正之美情感呢？此種情感是不是非功利的，有目的的情感，而為藝術的特殊態度呢？要達到這種境地，最低限度總要生活的條件既有相對的滿足，或情感已得到相對的解放。藝術的創造在原始時代總有多少別種目的，然因文化的發展藝術的創造，遂漸次由手段的變為目的的了，從附屬的變為獨立的了。此種演進決不是偶然的。如能人類的根性沒有這種可能的能力也不是容易做到的，如果文化沒有達到相當的目的。由此故有許多學者以為藝術是起源於遊戲，藝術是遊戲的一種，因為遊戲的性質與遊戲的活動是非功利的；成年人或小孩子的遊戲活動，一方面是自動的，一方面是非功利的都可以看出藝術的意味。且因遊戲的活動創造出許多非真實的事物，去發揮一切隱藏着的能力，小孩子因遊戲的結果，創造一個離奇的宇宙，而不知其真假，全部精神為遊戲包圍着，成年人亦常因遊戲發生無限的趣味，忘記一切日常

生活的煩悶，而除了娛樂之外也沒有其他的目的。但是藝術的性質與遊戲相似，然以為藝術就是遊戲，或藝術完全是遊戲產生的，則也不免錯誤。其實藝術與遊戲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遊戲中自然有快樂活動自身之目的，在實際生活之外，創造一個假設的宇宙，無目的的極歡樂的活動，可是此種活動的內容是毫無一定的，而且多限於個人的享受，亦不注重創造一個物件；然而所謂藝術就不同了，藝術是要有作品的，一個藝術家是用全副的精神來創造出品的，他的工作不是偶然的或任意的，是要利用物質，來造成一種完全精神的表現，智識與感覺互相調和的，並且要達到此種出品是美麗的表情的，而同時是物質及又是完全精神的東西。因此藝術的活動當然比遊戲的活動要更加複雜困難了。遊戲的活動自然類似藝術的活動，但藝術的活動是創造美的，出品能够傳達情感的，遊戲的結果可以毫無遺跡留存而藝術則以吾人想像或情感印於物質之中，而表示非物質的精神。藝術不單運用形，線，色彩，音韻，來表示一切，但是藝人的理想亦因而完成。一首詩或一種戲劇，一幅圖畫或一個雕像的完成同時形，線，音韻，色彩，種種成份都已安插妥當，一一按照藝人的理想創造一種新的形式，好像另一種新生活的組織誕生，以是藝術的工作亦完成了。由以上所說吾人更能明白藝術與遊戲不同的所在，而藝術亦不是起源於遊戲。其實藝術的起源是極複雜的，野蠻人的跳舞，宗教，魔術，性愛，工作等等都是藝術創造的由來，人類藝術的活動是整個的活動，是整個精神能力的表示。

人類藝術文化的創造由種種原因而得漸漸發展，其所表現的種類亦日多，形式亦日進，其自身的根本意識亦日見明瞭。雕刻，建築，圖畫，圖案，音樂，詩歌，戲劇等，各種的藝術創造同時或次第產生，希臘人在古代更以天賦的環境與天才，創造以藝術為文化之心，以美為生活的理想。在中世紀宗教生活雖壓倒一切，而藝術之創造亦因宗教的理想

而別創形式，建築與音樂都得到特別的成就。至後代所謂文藝復興的運動，有許多都是藝術的運動，而且此種運動是以藝人做中心的，如米西盎則羅，拉斐兒，萬西等，自文藝復興之後，人類的藝術創造其成績更多，而尤於音樂方面的創造為以前所不及，Beethoven，Mozart，Schumann，Beethoven，Liszt 等音樂的創作，其所表現情感之濃厚與意義的深奧，凡一切人生的，歷史的，神祕的，命運的，皆得到相當的表現。在圖畫方面如 Rubens，Rembrandt，Delacroix，Corot，Millet，Meunzel，Mares，Mamet，Baecklin 等諸畫家，其創作或以歷史事實，或以人物風景，作風雖各自不同，內容與形式雖極複雜，然自然的祕密，生命的神奇莫不表現於其作品之中，令人賞鑑不已，導人入一切的源泉而一一皆假借形相色彩以表現人類心靈的狀態。在雕刻與建築方面雖是繼續希臘羅馬的遺緒，然而新的發明與新的形式之創造，亦多作風不同，如 Houdon，Rude，Rodin，Bourdelle 等之雕刻，其形式之諧和，表情之深刻，較之 Phidias 的作品實有過之無不及，有許多歷史家以為雕刻為希臘藝術的過去之文化實非事實。若詩歌戲劇方面天才之作家之多，尤難數計。 Dante，Shakespeare，Racine，Victor Hugo，Goethe，Byron，Heine，Lamartine，Bourdelaire，Verlaine，Ibsen 等，或以詩歌，或以戲劇，運用藝術的方法表現一切宇宙人生的現實與理想，其想像的豐富與感情的真摯及表情的澈底都處處可以體驗精神能力的偉大。

近代因藝術的進步，以是關於其評價的理論亦最複雜，每因觀察點的不同，以致派別分歧，一方面美學的見解所謂主觀的與客觀的理論亦仍然繼續的爭論不已各趨極端的主張，有倡言美即生命者如居友以為一切美皆出於自然界，而自然界又是生命的發展，故美就是生命。 Fechner 則有科學的實驗美學的理論，若 Taine 與 Lamprecht 更欲採用社會學的歷史學的方法來解釋與批評藝術所謂二大原則是環境，種族，時代，以為藝術



原件短缺

缺 P13-14



亞爾威阿將軍 (Alvear) 的銅像法國卜德爾作現在阿根廷





## 卜德爾的雕刻

金髮

Antoine Bourdelle



「羅丹以後一人」這個榮譽，漸漸的加到卜德爾身上去了。

雕刻原是建築之附屬品，其最光榮的時代，是在古遠的埃及希臘，他們用來作柱頭的補助物，或裝飾，但到了所謂 *Archaique* 時代以後，慢慢的失去這種意義，雕刻自己設計獨立起來，他們將人物聚攏來去造一種母紐亡 (*Monument*)，從自身找到建築的意義，從線與布紋或調和的目標上，而得到永遠。

在幾世紀中爲了雕刻的「大王」的老空 (*Lacoon*)，像充滿着繁複的動作了。雕刻不久就爲了花園客廳的裝飾品，牠至是惟有模倣人生的動作。很多大師本了此旨，亦會創造不少傑作。最奇者是現代偶有雕刻品在建築上，亦已不是以前的模樣，牠有牠獨立的生命，每見成羣的人物，裝在 *façade* (屋之前額) 上，好像要凌霄之前在那裏稍憩片刻的。雖然，現代雕刻作風如是複雜，然各自尋求建築化的創造則一，有幾個大師，好像努力在那裏尋求歐洲千五年前的偉大，將雕刻重歸於建築化，卜德爾是其中之一人，證之以他年來所作，就可知。他常將雕刻建築裝飾和合在一處，而另成一世界，他雖然是羅丹的門徒，但作品上沒有 *lyrisme rodinien* (羅丹抒情主義) 的痕迹。

他嘗自述他的出身道：

我是鄉下老工人階級出身的，當我一八六一年出世的時候，我的父親有一個水木作及木刻的小店子，在蒙多邦（Montauran）地方，我是行六，亦是我母親唯一留存的兒子，我有一個叔父，是石匠，其餘的是與我祖先一樣在展西地方牧羊。展西是世間最美的地方，每當暑假，我就在那裏過活，追隨羊羣，在山木上刻字，或煮麵包爲遊戲，我父親的屋是在蒙多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旁近，那裏的大蛇及囚鷹，時使我母親害怕，那馴養了的大蛇，嘗偷偷的一氣把牛乳飲乾，然後曝背在日光之下，鷹呢，是永遠倨傲着的。我還可以想像到那烏夜以繼日在沈思的黑影……這個烏兒，饒倖的一天把鍊兒弄破，展翼去了，我永不會忘記這囚着的天才之象徵，牠的夢想是飛騰向光輝的太陽邊。

我還不會看書的時候，我就對我的羊羣唱奇怪的歌兒，往來在橡木之陰，講着無聊的故事，給同僚聽。

我看見我父親造出許多鄉間式的美麗的木器，我無限羨慕，我以爲刻木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後來他得到六百佛郎的官費，始得到都魯同去念書，在那裏困頓了九年，又得到該地的官費，就徑往巴黎，他在美術院（*Beaux-Arts*）教授處工作，但不久知道了那裏不利工作，遂到羅丹那裏去，先爲工人，後爲學生，復由合作者，而成了朋友。

第一日他就覺得他的意見不能與羅丹一致，他說：「我幫助他完成許多工作之後，我發現了大師的祕密，我不能承認是羅丹的門人，我一切的想像，都同他工作的法則相反。」但是他終久幫助他，鼓勵他，勸他完成已棄的作品，沒有他，誰知巴爾扎克像能否樹立？

卜德爾於文學有深刻的嗜好，他初期的作品，很受了些影響；到一八八五年的作品，如「亞當失行之後」，「三姊妹」，「給乳」，「苦悶的清晨」，「動的思想」，「愛情的面龐」等，一九零零年他完成貝多芬的像，那時聲譽金錢亦漸漸向他微笑了，忽然害了大病，那時他忽傾心於圖畫於調色上得到無限安慰。

瓦多氏 (Walden) 的批評是：

我們不能專在大理石像之羣裏去認識卜德爾，很不容易摸捉到他在萬象之前的精神的瞬間之反動；除了許多有殘忍之眼，露牙詔笑，髮束擁在太陽穴，如同野草緣上頹牆一樣的女像之外，他還能表現理想者的氣息，中古的威嚴飼養出他智識之力。他在石塊上寫出他的意境，在圖畫上亦可看出他的真面目。

卜德爾，他見過秋深的故園，那裏的古瓶，徐徐地迎接黃昏的衰敗，死葉腐水與及淒涼之天下的 *Ephe* 廟；他看過多數的女人散步，花朵在手裏招展，那陰影中產生出陰影的神祕，有足音裙影，微閉的眼皮上，反照出天光；他看見過神明的微笑，顫響的話言，和色的頹死，爲了夜的羽翼。魏倫 (Verlain) 亦可說山神，不過是受過城市之毒的山神，曾看見到這離奇的怪相，他看見過許多人形，在花園中往來，帶着笑聲細語。

卜德爾因魏倫而有快活的沈痛的滂沱之淚，去慢慢的認識的愛情的範疇。他有時對人表示悲戚，使人想到果耶，在他的圖畫中有些殘花，舊絲帶，破木偶，流散了之餘香，死去的火燄，與熱情，這就是一代貴族的 (Vain) (再見) 罷，但從他的哲學上看，覺得比多神教時代的婦女像畫家遠大得多，我們可以說他無盡的愛與力裏，破壞的原素比保存的原素多，是故他能於羅丹及加里野 (Carrière) 之旁，有一種奇特而於他有益的地位。

他們兩人能捉住動象中高貴的特性，而卜德爾則尋求出愛的悲劇中的真意義，因為不欲作人類在自然之前無能為力的哭泣，他遂裝作笑，且是可怕的笑。泛神教時代的柔情，到了他成爲銳利的性慾，至於悲感，則成了野性。

卜德爾所作的女像，是很可怖的，她們天真地咬着牙，血的脣發着笑，眼中有熱烈的花，她們有火般的頭髮，她們是「食人獸」，有時男子也會報復，但何關緊要！握死她們罷，她們不覺苦痛，男子以是曳着尸而行。

我嘗見卜德爾之別種悲劇之表現：在一個黑暗的牆角裏有一個爲人忘却的圖畫，白雪裏滿着血跡，上面(Columbine)裸胸臥着，在她旁邊(Arlequin)跪着，伸拳向着披刃而逃的(Pierrot)死屍好像如一只死鳥，令人漠不關懷，面龐看不見的。但我可斷言她是在微笑，她大概不知道世間有兩個男子爲了她而受苦罷！她不知道有一個法則糾纏了他們，因爲她自己就是一個法則，而她覺得很體面的。女人們是不願意地成了殘酷；假如我們失望之聲，使得她們發笑，是因爲她們不了解的緣故，她們亦不知道這些笑，使我們爲她們而發醉，這是神話上的海神從水裏出來誘惑男人，遊浪着去尋神祕，俄而女性的妖怪(Mophiophthalas)忽然出來騎着一個不易見的雄羊，她殘酷的脸，滿塗着金與硫磺。

這個漸漸的退後的神祕是生的法則，是用以防禦痛苦與血的愚昧之肉慾的，卜德爾能使動詞的光輝，如同深巖之下的湖心搖曳着星光。

他病愈之後重復回到雕刻之工作，一八七〇年，做蒙多邦戰士紀念碑，及陸續完成「不朽的赫拉德」，「加爾坡在工作」，「Pallas」，「盎苦肖像」，「菓」，「浴者」等像。

他慢慢的覺到現代作家的錯誤，他立定志向去工作，在一九〇〇年世界美術展覽

會中，他更發現新進作風的危機，他惟有盡力反抗。

一九〇九年，他完成他的「拉弓的赫答爾」，全像表現出可怕的形象，及呈出他生命中的新時代，世界各國人都崇拜卜德爾，他的工作亦大半是為外國人的需要。他每做必是大作品，努力到底，從無倦怠，他唯一的夢想是把雕刻復歸建築化。數年以來雖然時受生活的壓迫，但此志未嘗一日少懈，當惡劣的勢力侵患着時，他愈感到要奮鬥到底以底於勝利。

他的「青年入羊神」，「少女」，「Penelope」等像，充滿着新的意境，或是有了香馥的性慾，他的「酒神」，「獵神」，「豐饒」等像，是充滿了雕刻建築化的志向。但在未講之先，我們不妨先研究他的肖像。他作肖像，猶人之作建築，他先尋求總合的神情，而得到深刻的個性之表現。笑或筋肉的運動，他是不關心的，他所作的肖像很多，較著名的是：Goldberg，Koerle，Moréas，Rodin，Sir Frazer，Franco，Perret 等。

他「將死的霜駝」是有無限象徵的偉大，老舊的神話，由他而得再現於吾人之前，霜駝之身，在一個直衝的動作中，朝着天空，可惜只有阿根廷的人，能享受這個傑作之賜——丹麥曾有一做作——阿爾威阿（Alvear）將軍的像，亦為阿根廷所有，原模在巴黎展覽過，大將是坐在馬上，石座是很高大的，四角有四像象徵法律，權力，勝利，能言，這四像適配合出全像的莊嚴，沈靜，高貴。

Mickiewicz 一像是紀念波蘭獨立而作的，這個國家詩人，手扶着杖正在向前走，他直向前看，好像有前程的誠信，及國家的愛去照耀他。

大戰之後，法國政府請他做所有殉國的議員肖像，放在議院中，後來蒙梭（Montcaun）市亦曾請他做一紀念像，以紀為國而死的礦工們。

他同建築師「Perret」合作，在霜色梨色戲院裏做了不少雕刻，最成功的是「阿寶羅召集羣仙」及五個象徵的作品：舞蹈，喜劇，悲劇，音樂，美術。他亦為這戲院畫過六十個畫板，時間至兩年以上。

他同時是一個著名的教師，雖然工作壓迫着他，但仍是很是關心新進的青年，他想把他認為真理的授給他們，而使其得到工作的方法，他對學生是很誠心的，雖然他忙碌於社交，集會，工作之中，他是每日到校的，他的學校，是在巴黎大茅屋街，設備很簡單，他的學生多半是外國人，因為工作的方式自由簡便，我想凡是留過巴黎的藝術家，沒有一個不在 Grande Chaumière 工作過的，現在發達得很，可是，當一九〇〇年與羅丹初開辦時，不過五十學生左右，因物質方面不能供給，四個月後便關門了。

卜德爾絕對重視教授法，他以為要造就未來的大藝人，全在於此。他以為一個雕刻家應該知道作畫，不應專事以指塑泥，是要以工具去畫泥，且要懂得翻製石羔的工作，可以知道驅使石羔與泥之不同處，因為一個是會產生光影，一個是銷滅光影，亦可使從此知道石羔像無論翻得如何好，決不像泥塑的原作，因為兩個原素各異，如一個學生想將自己的作品實施到石上去，也應該自己擔任一切打量推鑿等等工作，庶原來的精神可移置到石上去。

這種方法，是時代上大師出身的嚆矢，試看文藝復興的萬西嘗為 Verrocchio 的門徒，米西盎則羅嘗為 Ghirlandajo 及 Donatello 與無名的銀具匠之門徒。

卜德爾所最喜歡的是作畫，他以為作畫是建設，是將自然正確是建樹起來，如同羅丹之「黃銅時代」一像，正確得如同身上脫來的模型，實則是藝術出發之要素無過於此的。

一個人想模倣自然，要先知道建樹，人身內部的基礎，就是說內部的骨骼要健全，譬如我們做一肖像，必要先整好其全體，然後每部要互相依靠而成立，沒有一部可以獨立的，一個肖像的肖不肖，全在其骨骼及團塊 (Masses) 的平衡，並不是一線的筋肉及皺紋，可使他酷肖，即有之亦不過表面的而已。

他常教人如何去組織一個作品，且要經過長時間的回想，然後實行，什麼都不許僥倖的，雕刻是與科學一樣正確的。巴斯德不惜千回百轉去實證他的學理，而達到正確的發明，藝術家亦應有此態度，只有當自己有了深刻的認識之後，可以自己變化，不然，隨時可有走入歧途之危險。

他願意學生盡力去發展各人的個性，他希望個個學生都成了有學問聰明的人，他們討論博物院中的作品，大教堂的音韻，他要他們多讀書，多回想，要環顧四周的生活，他勸他們多涉獵其他藝術，如文學，音樂，圖畫等，使得到健全的精神。

卜德爾的爲人，從生活及嗜好上看來，是這樣簡單的人，但如你讀他的文字或談話，有時幾使你感到在靜聽 (Synthesis) 的祕密，他所用的字句，是平衡，大膽，豐饒的，他的散文及雕刻，都是舒情的。如你未及細心去賞鑑他，幾使人覺到一種不完全的諧和。

他的口頭的抒情主義，很像他的天才。當你聽他說話的時候，要記憶着人類魁偉的面龐，人類曾給一個形或一個面貌與他最老的夢想，與夫最深的氣息。這個先知者式的話言，不好當作平常談話，要當爲一種沈思與毅力的裁判。

我們常有一種印象，覺得讀他的文字，好像聽見一種頌歌，並不是聽一個聲音。

當他欲表現一種思想時，他的文字是無限深刻，幾使人難懂，字句是無限鍛鍊，如同八韻詩的形式，以下是一個例。



一個大師或創造者，是把思想傳給石塊，由石塊而表現人類的痛苦。一個創造者能把錯綜放在自己機警而活潑的手裏，而使之統一。

藝術是將精神拿世界交給物質。

藝術是將人聯合了物質去就精神。

藝術是全世界再造於一人。

藝術家應有一切感覺，我們不再去做我們覺得奇怪的事物。我們不能創造別一人的面貌。

我們所創造的一切，都是我們明晰的面貌。

如我想創造及分析一面貌，要長久的注視，因為要挖開他的面幕。肖像如沒有這工作，不過是一死屍而已。

科學是萬能的萬西用之而使 *Joconde* 之微笑永現於今日。

藝術家，是認識「點」之謂也。這個「點」是精神與物質聯合為一。這個點中有四邊形，是流落於人身的孤星，庸衆是不懂的。

愛倫比亞的阿寶羅像，阿丁奴之德色 (*Thésée*) 像，似乎在我們的陰影下優游自在，如同外來的智慧。柏拉圖呼吸於這石上，荷馬之聲音曾嘹亮其上；假如這個大聖，使了我們的精神開過理智之花，假如盲目詩人之絃音，曾如上帝之音般響過，則希臘的雕刻家，似乎確爲了上帝沈思之代表。

我想再尋求那些泉源及工匠，當發育冲騰的時候，使我們的靈魂接近石塊與模型的交換之產生間，我提起這問題而簡化之，希望看見上帝的衝動發現於平靜而簡單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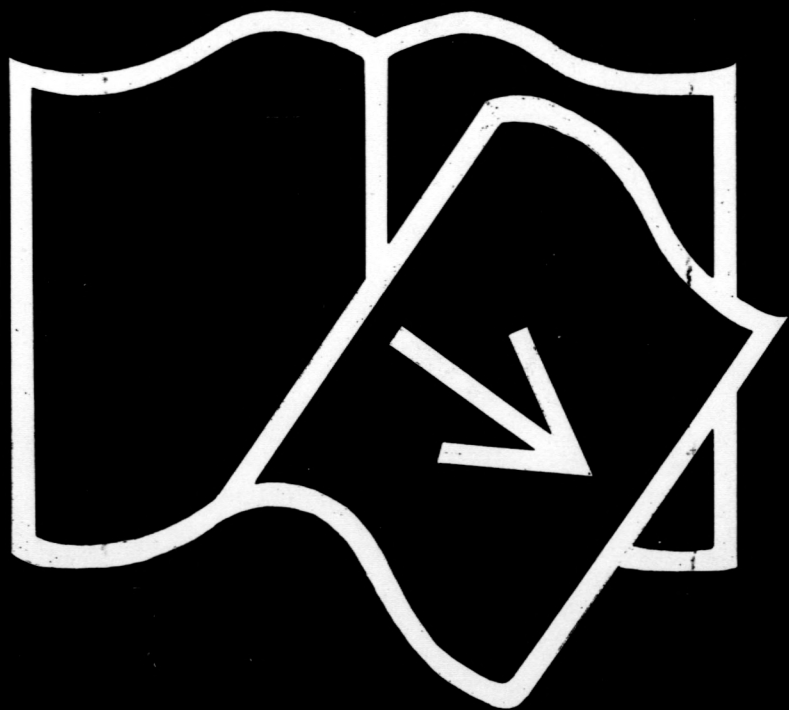


并希望這個手因創造之力故，爲了我們的藝術之全部。

大師想像出他的作品，刻大理石之重與形，去承受之用其輪廓之無窮的顫動，遂與上天諧合了：他的石塊建造了光。

二八·五·二十一，滬





原件短缺

缺 P25-26



壽仙 乾隆時癡瓢子慎作真名待考旁為吳昌碩篆字王—亭君藏



菊

王一亭作



羊

王一亭作

# 茵尼的悲哀

## 茵尼的悲哀

金 髮

在喜馬拉雅山東部的山麓，維也納女音樂家茵尼，伴着她的愛人幽谷斯坐着。其時夜色慢慢四合，光怪陸離的遼遠，漸歸到不可復識之鄉。四境漸成沈寂，浮雲徘徊着。星羣已隱約呈現，惟極西的天際，時發出閃爍，像暴風雨正在醞釀。

茵尼 啊！我愛黑黯，你進去時即刻感到一種無涯的靜寂，似乎是超乎自然的慰藉；但又不像墳墓中的孤冷，生命即在那裏搖蕩，神祕，而感到密祕。這並不是人類互相傳統的感情，齊集在這宏偉官楹之下，去與上帝供獻那滿腔悲哀虔意，實在是心頭藏着的生命，忽然興動起來，自己那時好像聽到無數的私語，或塵囂之音，與夫空幻的思慮，一千個問題在精神的外表浮動，但是實在界日間動作的煩鬧，使牠不能傳達過去。好像你行進一座靜寂的深谷之間，過了一刻，這個靜寂就不是靜寂了。一個特別人坐在那裏示威了。無論在現在的幕府裏，在古哥忒式的教堂。人總是覺到不安，自己滿身作響，即呈一種紊亂，懷疑的人生。此時雖在黑夜，你都覺得夜是透明的，你反看到日間太陽光下的一切醜相，及不能判斷的顯相界。我以為是回憶到童年悲哀，及有性理以後自己一往直前的孟浪，那都過去了！我要看見的和預知的是眼前與未來，黑黯使我回憶懊悔，……你身體已是這樣疲倦，你不必過於思想罷！

幽谷斯

茵 尼

你若僅說我生理上疲倦，那就是你不知道我精神上疲倦的緣故，就是我太努力了，太理想了。自從妙齡的時期，我便毫不思索的奮鬥，心頭滿着神奇的幻想，以為遺傳已够我榮耀，若再努力，花冠就會在智者的手上給下來。吁，忘却了那活潑的總角之年，因為除了我的指頭在象牙片上動彈，右臂像神鬼差遣着似的伸縮外，我再不知道什麼！春天來了，孩子們在屋後嬉戲，呼喊，我遂感到世間竟有墜落了而不自知的人。我這樣長着一年兩年，而至七八年，他們以是說我的藝術進步了。我喜極而把抱負更提高，其實這時生命是由鈍澀而乾枯了。我不尤怨我的努力無效，但我追求已往的盛年，那一去不復來的垂髫裸膝，我只能於圖畫中賞識了，我一些印象都沒有。我像十六歲以後始出世的，現在母親遠在九泉之下，不惟不能聽我的琴音，就是火山爆裂亦恐與她無聞無見。她的苦心是辜負了，其實她就我的犧牲之先導，她見過什沒？她一生在蘋果樹下來往，客堂飯堂間彳亍，從之遂過了一生，我因之更懊悔此種人生之錯誤，自己犧牲已耳，結果何在！

幽 谷 斯

人生若不服從奮鬥的理性，則社會即刻會停滯。至於青春不外是相對的名詞，他在清風明月的詩句中點綴，是有位置的，實在人類不外歷史的試驗品，結果只有供我們研究的價值。譬如我研究地質學，并不知有什麼光榮及功用，只要知道宇宙人生是什麼一回事，則我就怎樣犧牲都可以。

茵 尼

唉，你的空想，更超過我的空想！努力是「先賢」愚人的法則，「人類」一步一步的改善，「現在」我亦認識他的價值了。我犧牲，我理想，我努力，現在算是成功了，我不耐歐洲大陸的醜怪掙軋，相信你的建議，到東方大陸來遊覽，以為可以遇

見較可慰藉的東西，以維持我的理想。誰知乃大謬不然！你看見什麼？幼稚的文化，神奇的民風！最可憐的是他們大多數人衣食都不可得，你那天不是看見報載根受省天災人禍，死亡無數，至人相食嗎？啊，他們豈不是生物，人類，何以連生存權都沒有，實在是同類相殘的結果。我因之實在發生厭世，失望，琴亦不願奏了，（她按着座旁的四絃琴無限於邑，）豈不是污了我神聖的琴音，他們怎樣去懂可以表示思想情緒的藝術。他們愛大鑼，和必碌作響的瓦器。這樣一來，我更是辜負此遊了。我得到什麼？只見心頭滿着齷齪，與夫對於人類厭惡的增長……哈，我想拋却一切物質與道德的糾纏。我們兩人，世間唯一可以了解的兩人，從此停止一切所謂理想，到無人之境去生活。那裏？我早有成竹了，西方的名勝很多，但無論春夏秋冬的季候，都是被成羣的帶有剝削的罪惡的富人佔據着，換句說，他們是每季來到那裏休養他們在中海中戰爭後的疲倦，并洗去他們的血鮮。我真不忍看這些地方了，我現在記得我們船過希臘羣島時，我這這可望見無數峯巒，或者是小島的最高處。谷啊！就是那裏我想去過我們的殘年。我永遠不能忘的，是那山麓至高峯，都因日色的反映，呈出一線或斑駁的金沙。初看去，像是雪，但船稍移動之後，又變成紫色。當時我還問過甲必登，他說這不外是光的幻影。他說時，好像無所可否的神氣，誰知在我初次認識自然的人看來，多麼寶貴。這個景色於我是像看見天國之門，我當時就想把筆描下來，但畫出來的是沒色的片紙，怎樣能使我滿意。谷啊！我就想同你永遠在那裏谷之上，邱之下，同你生活，對於人間不願再有所聞問，把琴日夜無休止地彈給山神——不，星羣聽。



幽谷斯 你說的什麼，你太理想化了！數月以來，我早已覺到你的不安。茵尼啊，什麼事使

你這樣傷感……（他以手挽在她臂上，對視着伊潸潸欲淚的眼。）

茵 尼

就是有時我自己亦不能認識我自己的本色。一個偶然的動彈，或雨雪的飛舞，都是我的悲哀之動機。另一方面是我環境太孤寂，沒有人可以了解我心的變幻，就連你亦不明白我帶有少女幻想的性格。況且你太不說話，凡我有所申說，你都以唯唯否否答之，以為是婦人女子的無聊。我再坦白地說是太男性自大了，而且永遠……我以為你應該稍為留心我的哀戚。我向誰說話，除你以外……

（嗚咽在幽谷的膝上。）

幽谷斯

茵 尼

你太傷心了，其實你應該減少無謂的幻想，我是日事思想，你亦應該原諒我！原諒！你太瞎說了，我對誰申訴我的心思，我真不知暗中嗚咽多少次。我不是不值得你注意的婦人，我不能這樣再活下去。我煩厭歐洲大陸，但同時我想快快回去。因為鄉思使我心跳，這或者是遺傳的關係。或想回去之後，亦不與人們往來，只願在我的四圍都聽見人們講母邦的語言，那我就舒服。我現在就看見維也納的整齊，華麗，我並不愛他的華麗，因為我的童年是在那裏消失。因為欲重見他一回，甚至想全部毀滅他。瘋人！我那裏有這個能力，況就是翻覆一切牆壁亦不能再覓我童年遺跡的絲毫，絲毫呀！請你說一句，能否願意去希臘羣島居住，餓死，就是表示你我的琴，不願再在人間奏，我將永遠奏給自然聽。草木是有知覺的，不久人類會發現他的，那我將何等快慰。假如我的琴音可以使他們滋長，我就願日夜奏，拉，吹，拍，唱，甚至聲嘶力竭亦不之惜，悔氣或失望……

你太興奮了，受了寒嗎？靜止，靜止呀，你太悲傷了，尼，尼啊！

幽谷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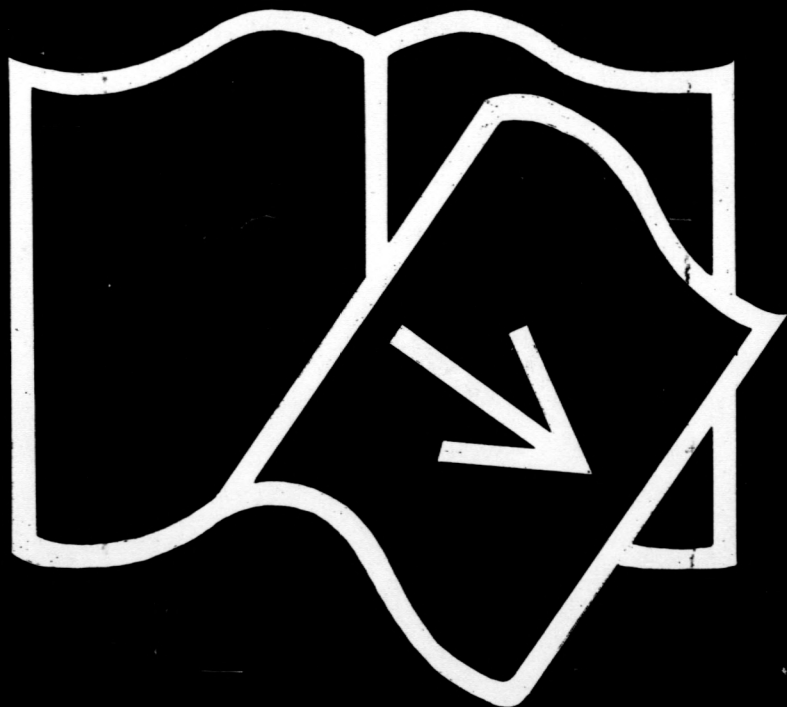
茵 尼

我願即刻奏，永遠奏而至我聲嘶力竭！

（以是她舉動她顫動而無力的手去啓琴盒，半坐半立的靠着岩石，儘奏先奏她自己的作品，約有十餘曲，次奏德法名家的曲。幽谷知道這時不應有所動作，便坐在旁邊的枯松根上仰上看他。他雖不懂，但此時他亦興奮了，心頭更愛惜茵尼。她奏到 *March* 曲的時候，面兒發青，淚涔涔下。俄頃四方更陷入陰黑，半點聲息沒有。偶然一個山谷的回音，使人疑是古松傾頽，縱有遠處的野獸之呻噉，亦不能辨出何音，久之絃音失了節奏，而紊雜停止，幽谷奇異之餘，正欲起來看看茵尼，是否疲倦至極，未及伸手，而茵尼全身下傾，正倒於幽谷的身上，手足冰冷，面無人色。那時琴兒正碰在岩石的角上，四體分離，還有一根線，是攔在剛發生的新芽上，成了一種壓迫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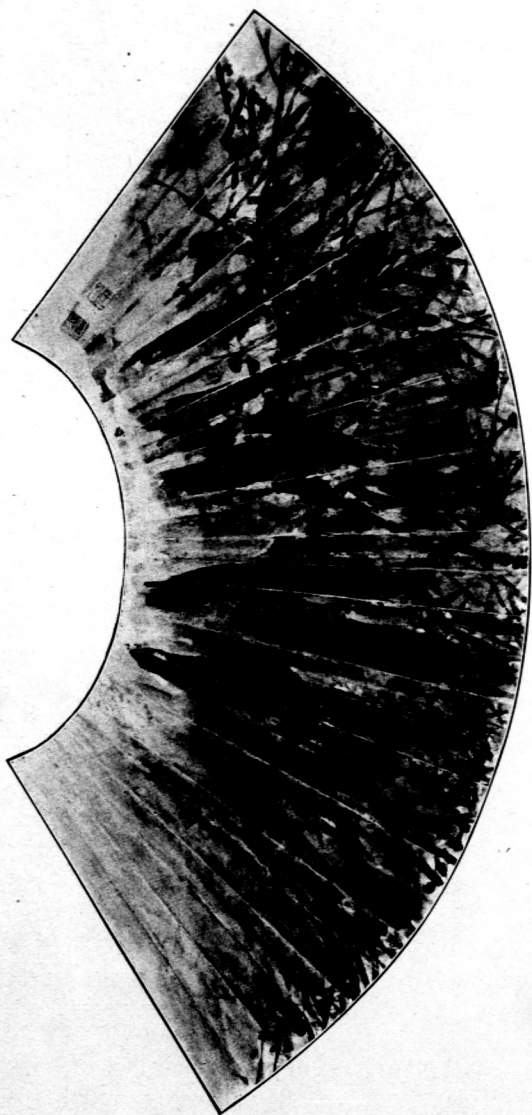
忒 處



原件短缺

缺 P35-38

古風夏



隔岸桃紅

玉代之作



# 惡夢之末

金 髮

(一) 聽說，他是因共產的嫌疑被當局處分了，我聞耗之餘，曾發表過一篇文字追悼他，因為覺太聰明了，終於爲了聰明所誤，而有此結果。

我認識他是在九年以前，上海的新康里，——多麼又紀念的發祥地啊，——當時他的名字是很秀麗的，後來他兩個洋愛人都曾把他名字刪改，結果我們簡稱他佛力持，這是譯音，爲死友隱惡揚善關係，就此罷了。

九年之前，他是從日本回來，雖說只不過留了半年，但勃勃有英氣，談起東瀛的政治風俗頭頭是道，那時他有些瞧不起我的神氣，還時要嘲笑我的起居行動，以是隱隱的對他存一種討厭之念。迨後，我先去法國，他遲六個月亦來，各人進的學堂不同，此後很少聞問，有時在首都巴黎遇見，亦不過談幾句招呼的話，因爲他自負的神氣，有點使人難堪。

(二) 再過一年，聽說他要到俄國去，結果跑到德國留起來，那是一九二二年冬吧，我們幾個朋友亦因馬克伯伯的誘惑，跑到柏林去了。那時唯一認得的人是他，他很客氣

的同我們找房子找飯館，生活問題便當起來，都是他的恩惠。

時光很快的過去，不過四月，我們亦如他一樣說起不大純雅的日耳曼語來了。但我們出去遊玩的時候多，有時跑到小咖啡店裏去，翹着足喝一杯白蘭帝，真有點現在輪到了做天之驕子的神氣。他呢，仍是很勤勉的讀書，我們每日兩次可以在一個飯店裏遇見他，每次遇見他總是笑娓娓的，一付東洋式的面孔，白皙得可愛，那種好像要有一頓八字鬍子纔適合的平頭，覺得只有於他是好看得。他平日穿的衣服好像是從中國帶去的，雖顯出不時髦，但這種深藍於黃種人是比較配合的。——這個印象恐怕只有了神經病的人會忘記。

戀愛——女性——兩字，是他字典中所無的，可是他在中國已被家庭強迫了結婚，後來千方百計又把她遺嫁了。這於他心頭是多麼快意的事。

柏林的重要交通，是城裏的直貫火車，甚至我們每食一餐飯，都要坐火車十分鐘，我們每日來回四次，除看見從夾袋裏拿麵包當午餐的景象之外，那裏還有什麼快意的事，——但以佛力持經驗之所得又是不同。

他一天從學校裏出來，滿頭大概還滿充着 *Das, die, der* 的糾紛，況是飢腸轆轆的時候更無心東西顧盼。

但是在五尺遠的對方來了一個女子，嫣然向他一笑，這於他是應作何解釋呢？他面龐又不是怎樣動人，衣服是不及格的洋裝，但不容你思索，這個女人已到眼前來了，她開頭的話是：我以前有個朋友，日本人，很像你，不知你認得他否。

這樣寒暄之後，無論誰是誰非，總之世界上是多一位女朋友了，佛力持猶以為很可惜那日本人不就是他。但一經朋友慫恿，知道什麼都是假設，就此請她一同午飯去了。

以後怎樣進行我來不及敘述。惟每日見他們一同來食飯，或出去拍球，已弄假成真了，佛力持有過幾次嘆息的表示，意思是說：抵抗不過命運。

(三) 這個女子生來還算秀麗，雖然有北歐人的淡髮，但父母却是英國人，居住德國已二十餘年了。據我後來經驗所得，則父親是英國人，母親是愛爾蘭人，兩人都是以歌舞為業，結識之後，暫暫發生戀愛，終於兩人結了婚，過他互助的生活，漫遊各地，營生二年後，生這女子名赫麗，生活尚稱小康，感到無限快意。賃屋住在柏林的西部，不料歐戰剛發生的第二年，父親在一個盛會之夜，為摩托車碾傷腹部，不治，溘然長逝，其時赫麗只有十四歲半，母親衰老，無法維持現狀了，大家都曉得大戰發生之後，富者變為中產，中產者變為貧人，有技能者尚且不能自給，她們母女恐怕是最無依的人了。因居留敵國的關係，還受德政府的監視，這個時期，她們唯一的生路是變賣一切動產，縮小範圍，移居於他德路，(最後竟住到屋之下層，形似地窟之處。)女兒日間到商店裏幫些工作，所得有限，書更不能讀了。這時女子年幼無知，墮落過奸人之手，幾次私自逃亡。

這樣的直捱到大戰終結。

(四) 赫麗自結識佛力持之後，又要求其母願隨他到南方去，她母親是無法拘禁她成年的女子的，(二十六歲吧，)終於答應要佛力持簽過字，將女子交給他，隨他到天南地北都可以，她是無所掛慮了。可見她素來的刺激。

他們決定的目的地是佛賴福，——我至今懷疑那是女子的目的地，他倆到了那裏，住在一個人家裏，賃的房子是很小，他本來是貧苦，除過大學學生生活之外那裏能養一個女子呢？但她此時答應每日可以去同人看管小孩，賺些衣食，這個現象表示出何等真摯的愛情，不獨佛力持喜出望外，就是朋友也惟有羨慕，這樣的生活了兩月，可是有時兩



人衝突起來，赫麗益見冷淡了。

三月十二日的晚飯赫麗沒有來食，說是主人請客，要去幫忙。

但經過二次的遭遇之後，佛力持不信了，及到房主那裏去詢問，果然沒有這個事，佛力持懊喪地回家，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赫麗不屑答，末後承認了，甚至把情書當佛力持之前捧誦！那有什沒法子呢？除了脫離一條路——好在尚未結婚，——在中國或有時把不忠實的老婆痛打一頓，但那時（尤其是那時之佛力持）真有些投鼠忌器啊。

她有一個舊識的情人瑞士人，大約是追他的蹤纔到佛賴福來的，現在佛力持唯一的恐怖是怕她一旦與情人逃了，則他有過保單給她母親，那時向他要人，則難逃法網。

他想盡方法，使她不致私與情人逃了，他此時的心情一點妒氣都沒有，只想把女子交還她的母親，則他什麼都不要了，他請了律師去解決這個問題，律師的主張是：先將此事報告她的母親，然後再進行其他。

他一個人清夜的趕回柏林，我們在飯館裏碰見他，面色憔悴，一種為愛情而得的悲哀在眉頭欲滴，說話時還帶點命途多舛的神氣。

她母親的答覆是：願把簽約毀去，任女子飄蕩，以後不再聞問，佛力持此時如得了大赦，即日趁車回去，并向朋友宣誓以後永遠不談戀愛了。

(五) 一九二六年夏，朋友谷君從法國回來，在輪船上寄給我一張照片，片子雖小，但可看出中間是谷君，左右為雄川夫婦，再左為佛力持。天啊，他回來了，我多麼歡喜，但左側的難道是他的夫人麼？他不是宣誓不結婚的嗎？這個疑問，盤旋在我腦裏者三月，每次接到朋友的信，都想知道些關於佛力持的近狀。

直至前年秋深，石屏兄從廣東大學辭了職到上海來，他看見我時，直笑到背兒灣無



可再灣，原來佛力持遊保加利時又與一個女子結了婚，前二月且生了一個小孩子，不久殤了，現在還把小屍身用藥水盛着。一個多麼傷心的紀念啊！但他們夫婦生活很是快樂，他在大學當政治教授，及軍事學校教官，同時很有政治的活動，故入息很足維持他們西洋式的生活。

他的住屋是在文明路中段，雖是賃的，但是不可多得之寓所了。室內的傢具悉是自己購置的，在他們年來飄泊的生活，比較起來，這是人間天上了。她快慰的心情，就僅在當佛力特——這時他的名字改爲片都了——回家之後，她高興的迎迓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現在雖失了小孩子，但以後一定不難再得的。

他們家裏來的朋友最多，且多留在一套用膳。他的妻子有棕色的頭髮，雖不是荳蔻年華，但和靄中顯出主婦的態度，是誰都敬愛的，她平日言談中表示出無限敬愛，及希望於他的丈夫，誠然，在中國要成功一個政治舞臺人物，是比穿衣喫飯還要容易的事，難怪她期望！尤其是當她明瞭中國現狀之後。

他的工作暫暫的繁密起來，假如政治不變遷，擔保他不兩月就是報上的時人。霹靂一聲，清黨的命令下了，朋友多說你是急進派，應該引避。一走爲上計，一是中國人要生存的唯一祕訣，但他的夫人，以外國人的緣故，那裏曉得是什麼一回事。況她正享受那年來所無的愉快的家庭生活。那些客廳的交椅，椅上的小絲褥，及臥室中的小藍燈，臥睡時射光在床上，這些事物擔保和告訴了她沒有遷徙的必要。

一天早晨，片都正在梳洗，忽聽到促急的敲門聲，還沒有僕人的通知，走進四個荷槍實彈的武士，把片都帶上汽車，把他的妻子嚇到鑽進被窩裏。

誰也不知片都的下落，——直至於今，——聽說已槍決了，他的妻子終日望他朋友

的營救，但下落都不知，亦無從做起。

她確實愛她的丈夫，當此幽明異路，沒有聽到他半句的叮嚀，心裏實如同刀割，此後來看他的朋友亦少了，大概怕株連之故罷。這個現象真使她心碎。

她決了心，把一切書籍傢具托領事館變賣，得洋七百八十元。

一個秋深的早晨，C城還籠罩着早霧，皇后號的汽笛一聲，驚醒了無數艇家，其時二等艙的客廳門口，有一個人按着手帕嗚咽，眼巴巴望城的中央之故居，這就是

佛力持最後的妻子，——首途往日內瓦。



## 書法比較

中國書法之價值評判，本無科學方法，且有時不免穿鑿附會。余於書法尚稱愛好，惟無系統的研究。今見某報有論書法一文，頭頭是道，特轉錄於此，以供識者參考。

竊謂真書一道，唐出於晉，（永興率更登善，皆從右軍得筆，魯公參以漢隸）宋出於唐，（君謨東坡山谷南宮，皆出魯公，）元明清初雜出唐宋，（吳興華亭諸城北平，淵源所自，皆在唐宋，）授受源流，如是而已。固無所謂南北之稱，亦無所謂碑帖之目，板橋冬心，雖頗雜用魏碑點畫，人第喜其怪誕而已，未嘗奉以爲正宗也。自鄧石如修憾於翁正三錢魯斯錢獻之諸人，（見包慎伯李次青所撰完白山人傳）於是務尊元魏而抑唐宋，其徒包慎伯，與私淑弟子康更生，復推其波而助其瀾，藝舟兩楫，謂之闡明書法，毋寧謂之推翻前賢。（弟擬泐成一書，駁詰二氏，惜其碌碌，尙未暇也）居嘗夷考六朝之時，匈奴羯氏，迭盜中華，北方士族，盡室南遷，彼中文士，幾致絕踵，庾信入周，謂惟韓陵一片石，差可共語，即其一證。書之爲技，實通於文，豈有文物凋喪之餘，而書法乃能卓絕者乎，其難取信，無俟辯矣。然自包康二氏之書行後，學書之士，奉爲金鍼，凡屬北碑，皆爲鴻寶，明明醜陋也，譽之爲樸茂，明明詭怪也，美之爲奇偉，明明惡札也，飾之爲祕笈，明明僞體也，諱之爲奇字，此與清代考據家之是漢皆好，非漢皆壞，同爲可發一笑之事。張文襄當時見講經者講公羊，學書者學六朝，戚然引爲亡國之漸，其詩有哀六朝一章，卽爲此輩痛下鍼砭，惜乎學者至今不悟，明達如足下，乃亦不免囿於其說，此則可所深爲太息耳。雖然，平心論之，魏碑鄭文公刁惠公張黑女諸種，亦不失爲雋上之品，惟其餘墓誌，大率凡庸，造象尤多醜怪難近，無怪今人

埋頭其中，而迄不能卓然成家也。至來書所云，鄭蘇戡、曾農髯兩師書法淵源，似亦未爲深知二家，鄭師遍臨唐宋諸家，尤於唐之誠懸、宋之南宮，所得爲多，近於漢碑，致力甚深，其所作擘窠大字，每以隸楷相參出之，世人不察，目爲魏體，要其結構，固非魏碑所能限也。曾師早年所致力者，曰戎路帖，曰黃庭經，曰瘞鶴銘，何嘗有一筆涉及北魏。晚歲粥書海上，清道人方以鄭文公得名，乃爲張黑女以敵之，此特文人游戲筆墨，不得謂其得力於此也。且不第鄭曾二師爲然，康南海爲提倡北碑者，實亦自宋陳希夷得筆，清道人爲專治北碑者，不知其山谷體，實駕鄭文公之上，卽所書鄭文公，亦多歐字結體，自來文人，好爲英雄欺人語，我輩必須自出手眼，不可爲其所瞞過也。來書又疑弟於道人，有所不滿，弟於道人所不滿者，僅魏碑耳，至其山谷體，固嘗推爲曾文正後一人，今之少年，喜謗前輩，弟雖不敏，亦知勉矣。凡此斷斷，有似好辯，足下見之，以爲言必有中耶，抑以爲遁辭知窮也。

文學從橫乃如此

全發先生正

金石刻畫臣能為

弟蔡元培



三尺鐵如意，一枝玉馬鞭。  
笑把出門去，萬里行無前。  
當道多雀鼠，云是玉門關。  
方當置老守，他人何時還。

秦元愷

憶昨述天台，夜投石橋宿。  
水聲亂人語，炬火散山谷。  
穿林有警鶴，截道多奔鹿。  
今夕復何夕，此境忽在目。

秦元愷

蒼蒼觀裏藉瓊枝  
仙種  
少年此地移  
倚樹參條  
一惆悵我來偏  
及未花時

全髮先生正之  
直周



總理遺像

精神不死

蔡元培敬題





總理遺像

凜然如生

蔣中正敬題



總理遺像

恢廣存真

李升的敬題

總理遺像

浩氣長存

謝持敬題





## 中國寶貝

### 中國名勝與出家問題

片山潛雀

自從我們的祖先有了思想及文字以來，他們就知道自己是「天子」、「華胄」，居的是綿亙河山，浩浩蕩蕩的有長江，黃河，鄱陽，洞庭，珠江；及幾萬里的海岸，鍾靈毓秀的有崑崙，喜馬拉雅，五嶽，鳥飛不下，獸挺亡羣的有內外蒙古的沙漠，懿歎盛哉，如此樂土，誰不欲眷戀之，歌頌之呢。

可是不幸的我，年紀很輕的時候，就跑到歐洲去，及回來中國，直同一個生客，計全國的地方我去過的只有上海漢口香港南京，更談不到遊覽名山大川，除了住過二十年的故鄉——山清水秀的梅縣——外，關於中國內地情形實隔膜莫名。

上帝的厚意罷，這次有了機會到六橋三竺的西湖來做事，在未到之先，不知有多少次數聽見人搖頭擺腦的稱贊，形容她的美麗，雅緻，心頭幾乎自慶眼福不淺，以為至少可以暫時離開煩囂的上海而休養林泉了。

在火車中局促了五點鐘，「燦爛」的杭州，就在眼前，城市街道比南京確比較乾淨整齊，顯出有建設力的民族性，不久在人力車上接見輕裝淡服的西子湖了，雖然輕烟紫黛缺乏人造美的點綴，平淡無奇，然在以糞為鄰的中國，實為不可多得乾淨土，但苟有歐美人之建設精神，經之營之，則光輝不難千百倍於此。我們天生是奴才，好好的國家弄到

現在民不聊生，野有餓殍，肥沃優美的國土，只見骷髏與荒草在佔據，這還須怨誰不是呢。到西湖的第二天，就稍爲遊覽所謂名勝的地方，覺得索然無味，且感到所有的名勝，都全爲佛教思想所佔據，或隱約受多神教支配，遺害無窮。佛教在中國社會中，表面上是失了一部份人的信仰，但舊社會仍奉仰不衰，試看平民死了有那一個不是請和尚做齋唸經，來西湖的男男女女大半是來行香，長衫馬褂，蛇頭鼠腦，手捧着一串唸珠的男子，就是未來的和尚，小腳蹣跚，提籃挈袋的女人，就是變形的尼姑，假如全個民族都如此，還有在二十世紀生存的希望嗎？

試看每個名勝裏總有無數的佛像，石刻，碑，帖，神遊物外的對聯，石印等，在怯懦懶情的中國人，到了這種地方，就覺得色相皆空，稍有不如意事，則暗示到他要祝髮入山，出家，或消極的人生觀，這於一個民族的進化，是多麼危險的事。

雖然信教自由現在已成國法，但歐洲人以前也曾經過基督教的慘殺及三十年宗教的戰爭，但我以爲這種使人消極退後的宗教，是應該取締。試看現在奉仰耶穌教天主教的民族，多半強盛，信佛教的民族如印度，中國，馬來由，暹羅，安南等民族，就衰頹不整，就可以證明這種宗教是不適於進化的原理，雖凡是宗教都不脫儀式及迷信，但如基督的種種暗示，是使人奮鬥向前爲善，并不是如佛教之處處示人以自殺，出家，消極，成佛，想鍊丹成仙。

那些碑，聯，假山等，雖然不是直接屬於佛教，然總是舊時代的關調，試問於我們有什麼發生，還有人把所刻的印子掩封在石壁中，大概他們以爲再過幾百年這些印子，就會變爲山川之英，或不世之寶罷。這種思想真死有餘辜。我相信，假如中國以前的藝術不是專以佛教爲題材，必另有發展，且也歐洲人因了信宗教之故，建築了許多有價值的教堂。

去祀奉，至今留爲世紀上的珍奇，中國佛教怎樣呢？一無所有！

近來我最討厭信佛的人，看見人家食素，捏唸珠，我就大喪其興。誠以這些人都是時代所忘卻的人，思想落後的人，非幸生於中國，是不易免於天演淘汰的。但是記得報上說，有一個信佛的人，爲賊擄去，坐在汽車上，他在車中大唸佛號，果然車到楊樹浦汽缸壞了，車子不能走了，強盜們只得棄車及人而逃，但以爲這個佛教徒將有所動作，拔鎗一打，正傷到他的左腿，不省人事，倒臥車中，這樣他還以爲是他唸佛的結果，纔使汽缸壞了。但假如佛果有靈，不應該還打傷左腿罷！

我們雖然不能即刻毀壞所有的寺廟，但以爲所有的名勝處都要除掉佛教的餘臭，改他爲學堂，戲院，圖書館或工廠，演講臺，使人感到一些向上的生氣，不致就此沈淪下去。一方面還希望大家努力將創造些藝術品——如銅像，石刻，建築物等——將大好河山點綴起來，去代替那些陳腐的貞節坊，忠烈祠，紀功碑！

## 做總理銅像的回憶

肩 闕

一九二五年夏，從歐洲初次回來中國，住在上海，對於別離了八九年的故國社會情形，一點都不曉得，朋友又少，真有人海茫茫之慨。

不數日由學校轉到一封孫科君的請柬，席設莫爾愛路孫夫人家裏，雖然那時很高興，但莫從推想他請我食飯的原因，且以為要人宴客，必堂哉皇哉的，當即穿了外國每宴必備的晚服去，但在長衫隊中我結果面紅了。

記得在坐的有于右任任鴻雋楊杏佛王一亭孔祥熙陳去病凌鴻勳諸同志等，大家如過屠門的大嚼一場，事後楊君始告我明天為中山先生陵墓圖案展覽期，葬事籌備處特請我去為陵墓圖案評判顧問，我纔知道原來如此。

越日偕履妲夫人到四川路去評判了一個鐘頭，覺得有幾位所畫的實是西洋很有價值的作品，但因葬事籌備處及家屬素好的條件，——中國古式等——而受屏於孫山之外，結果取了呂彥直君的為一獎，這樣的就造成藝術家的命運。

這次一點鐘工作得到一百元的伏馬費。

越數日楊君來言孫哲生同志欲我試做總理銅像，自己高興得很，就動起工來，可惜那時住在呂班路外國人家裏，地方很小，只有卡樓外可以作暫時的工場，初搜集到很多總理生平的照片，頗足參考，又二日大致就緒，旋孫哲生君與林煥庭君來舍參觀一周，表示極滿意，并指出某處要肥某處要瘦，以資修改，我生平未見總理本人，當然絕對相信他們的話，况在寡言鮮笑的孫君之前，藝術家無論如何是降服或縮小了一半。

又數日宋慶齡夫人亦偕宋老太太來參觀，這樣的「蓮輿」下降，我們的「容膝」真有點難爲情，當我初把像模展開給宋老太太看的時候，她感到這種生動，嚇得一退，同孫宋夫人在那裏品題了許久，蹲着看，站在高處看，盤桓了許久，始走，她們的結論亦是說某處要怎樣，怎樣，此時的藝術家只有任人指揮了。

事後孫哲生君，孫宋夫人頰頰降臨，可是孫君所要的像是老成持重，目爍閃有光的，孫宋夫人所要的是英氣勃勃，呼之欲出的，真使我爲難，結果東一修，西一改，兩敗俱傷，不像了，只好重新做一個。

那時孫哲生君念我的辛勞，月津貼我二百元用費。

孫宋兩君仍時時來參觀，但毫無主意思的，我不知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果然不久表示不敢輕信中國藝術家，以後要登報向全國徵求像模，我是無權利要求什麼的，只有任他們徵求，我亦爲應徵者之一罷了。

但是應徵的人絕對的少，除我以外還有一位捷克斯拉夫人等，總共不外四個人罷，抱着遠大希望的當事人，當然志不滿心不死，不肯收場，後宣言展期，可是此時是要世界徵求了，托俄國駐華公使館等去本國報紙上宣傳，以爲這次必可洋洋大觀矣，但越三四月，消息毫無，以爲外國路程太遠，必運輸不及所致復作第二次的展期。

那時以楊杏佛君的好意，介紹我爲四川重慶中山公園，做總理銅像一座，價值五千元，受了許多委屈，請了鄭振鐸同志爲保證人，始訂了合同，但是像還是做了一半，錢交過七八百元，而當事人已不知去向，中國社會做事有首無尾，大都如此，怎樣望其能建設修明呢？以後大概從沒有收到外國寄來應徵的作品罷。——這不是有點神秘嗎？歐美不是有整千整萬的藝術家，坐着無事做嗎？據我所知則凡此等比賽徵求，他們都如蟻赴羶，



何以這次他們隔膜若此呢——遂無期的展期，不怕對不起社會，及中外人士，亦未宣佈過何以不開賽的理由，直到去年十二月，始將各應徵者的作品發還，說是葬事籌備處認為通通不合用故此發還。

此事無結果而散，及弄到總理逝世三年，全國尚沒有一座銅像，供人瞻仰，葬事籌備處是責有攸歸。

聽說籌備處決定以孫哲生同志遊歐之便，在歐美去搜羅塑像的名手，以貢獻衰頹的中國藝術界！

但我以為以看照片的眼光要藝術家——尤其是雕刻家，因為圖畫還可以用顏色，去迎合自然，使其畢肖照片，但雕刻是白色，及一色的，在少看雕刻的人，一見白頭髮，白眼睛，就會生反感，難怪其不滿意其不如照片之畢真也——造出一個可以同照片等量齊觀的雕像來，是世界所無的，如以後不注重像中總理精神的表現，必無好的結果，吾人且拭目以待。

當此中國藝術最頹唐的時候，誰都希望藉國家的援助，創造出一些東西來為民族生色，乃當局不注意及此，反想以小小的藉口，拱手把機會給外人，即他日巍巍銅像，矗立雲表，亦不過已號稱革命民族之羞也。至少忝為中國雕刻家，我將掩面而過，藝術界同志必有同樣之感想啊。

為鄭重將事起見，籌備處悉以政治要人充任，是很好的，但須知籌備處所辦的事，悉是陵墓及銅像等事宜，而委員中反無一藝術界同志於其間，是猶以文學大家充當匯豐銀行之經理，何能望其有成績呢？至今人言嘖嘖，非無故啊。

最後希望當局二事，是：（一）總理銅像，無論如何應由中國人去雕，不應如此不負

文藝運動的責任，(二) 希望以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之常務委員，加入葬事籌備處，指示一切，藝術方面之工作，以免貽誤無窮。

## 誰配調和東西洋藝術

有馬三郎投稿

在若干年以前，中國很時髦的事業是畫洋畫，現在口號變了，臺柱人物亦換了，至於變出來的口號呢，是「調和東西藝術」。

東西藝術是否可調和——證之以其所用的方法及對象，——是否須要調和，調和之後，能否發生進步，或從此一落千丈，不可救藥，是一個疑問；——證之以馬克斯學說，輸入中國後之流弊，——譬如以立於兩極端之中國之舊禮教思想，與歐美人之自由思想，試問能否調和，故吾願創此種口號的人，少用些氣血，努力於他方面的工作，——自捧亦好，互捧亦好，只要有「喃把灣」的法螺，就得包管一生食著不盡。

且也誰配調和東西藝術，環顧宇內尚沒有這種天才，你明瞭西洋藝術思潮沒有？讀過西洋美術史沒有？懂得中國藝術的歷史沒有？若是懂得，或讀過，就應該在學校裏教授學生，同時教他們以調和東西藝術之道，乃計不出此，致以漠不相干的人去濫竿，致學生有苦無處訴。——訴苦的人，就是坐兩個山字車的人，誰不喪膽。

唉，在中國做一藝術家，亦大容易了，一個人到外國去涉獵幾年，——也不要師傅教授的指教，自由的大創造特創造，一百斤兩百斤的畫布載回中國來，就此「足踏南北高峯」——（見某君何典）將西湖從人拱手中收受起來，真是湖山生色啊。這樣的能使中國文藝復興，是夢想罷！現在至好以真贗實據，或功利主義或實驗主義，來批評他們的作品吧？但說來話長，時間金貴，——可是現在還是那幾令人低首徘徊的幾幅畫布，由幽燕之地，運到平湖秋月，以美麗之木框裝好，快要進國家博物館了，國家幸甚，藝術前途幸甚。

上面說了許多不恭的話，還望天下後世原諒。

但藝術運動不是一個人包辦的事，怎樣一下自己佔了要津，就不惜「他媽的」似的開罪於沒有得志的藝術界呢？假如以院長當官做，則人事不測，不妨盡享其官福，但一旦失了勢，又怎樣下場呢？

藝術界同志，運動起來，努力起來，創造中國藝術的新生命，擔負文化運動的一部份工作，空喊文藝復興，十五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是於他的獨有的環境及天才的條件之下產生出來的，莫以為在千百年後，亦可如法泡製，真可笑之至，是不成的，尤其我們要注意，我們要始終誠實，亦要提防社會或個人的欺騙，及權威的壓迫，才不失為真正之藝術家，及中國之新青年。

## 中國未來之尼采

川島貧官

「如何是世界？如何是人生？只有痛苦之海洋，流不盡之時波，此無涯之寫景即不朽之大夢，可憐埃及尖塔，磨滅多少時光，空理枯骨，只落了瀚海流沙，尼流河溢，洗不盡民族之恨，希臘古島奏起海上之琴音，神武健兒，沐浴愛國之血淚，今已殘迹凋零，有古國喪亡之痛，羅馬雄都，氣吞海宇，暴娛樂付之一炬，今斷柱殘宮，只對着夕陽憑弔……聖母面前之哀訴，窺不破迷幻之人生，此長久之努力，即長久之痛苦。」

此一段文字，初看去像是「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的爛調，然細味之，則有無限之詩意，與哲學於未句中。

吾與華林君，僅見過一面，其人面目櫻赤，平庸如倭奴，寡言鮮笑，及其「藝術思潮」與「藝術文集」兩書出世後，吾始認識其為一有血性之男子，——新英雄主義者，——藝術之熱心家，舊社會之累贅，芸芸衆生中之超人，愛情之失敗者呢！華君年富力強，落落寡合，苟其思想得若干深切之考慮，與組織，將來成就真未可限量，故吾於期望之餘無以名之，名之曰「中國未來之尼采」。

華君居法十餘年，專攻哲學美學，返中國不知多少歲月，聞又復飄然赴法，現仍悉力度其超人之生涯，壯哉！據友人云，華君為滿洲人，與李石曾吳稚暉諸公甚熟，其餘一無所知，以滿洲人而能作如許娟秀之散文，誠可欽佩。

尼采一生落落寡合，憤世疾時，自負的懷抱極大，以半瘋狂中完成其天才的幾部大著作，（天才就是惡魔；天才是瘋狂者，天才是大迷夢家，世人多如此說。）以之比華君之

性格，生活，有幾分相像，是在將來華君能否造就以貢獻吾人否耳。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序言中說：

你看善人和正人，他們所最憎惡的是甚麼？就是粉碎了他們有價值的破壞者，犯罪者，可是這破壞者，犯罪者，倒是真正的創造者。

你看忠於一切信仰的人，他們所最憎惡的是什麼？就是粉碎了他們有價值的掉子的破壞者，犯罪者，可是這破壞者，倒是真正的創造者。

創造是求同伴，是求可以和他一共收穫的人，因為在他看來，一切的東西，都已成熟，只等收穫，但是他缺少了一百柄鐮刀，他就對着穀的穗發怒。

創造者是求同伴，是求知道磨鐮刀的人，他們會被人叫作廢滅者，善惡的侮蔑者，可是他們收穫者，也是祝賀者。

又說：  
人類是繫着禽獸與超人兩者中間的一條繩子，——是弔在深潭邊的一條繩子，你過去危險，若不過去也危險，看着也危險，戰慄停留着也危險。

華君的一切論文中，——可惜太短言不盡意——滿是尼采的這種口吻，與自負，且有時自負為英雄或天才，如說：

惡罵乃英雄之光榮，英雄以真誠篤愛世人，但不怕人之惡罵，好像玫瑰花之有刺，愛之者須忍受刺戟之痛苦，故英雄乃多情之人也，誠篤之士也，斷斷不因社會之醜詆而變其貞操，且以之為光榮。

痛苦，悲哀，殘缺，失望，引導英雄入人生戰鬥之場。

他憤恨中國社會之冷酷無情，一面又熱中的把民族的生存使命負擔在身上，那得

不發瘋呢？誠然，以久居外國之人，一旦廁身中國之社會，無不如坐針氈，其虛偽，無道德，萎靡，自私，險毒之國民性，真使人絕望，更何有創造藝術之望。吾恐雖至華君唇焦舌敝，亦無補進化之絲毫也。

華君在「可怖之聲浪」中有謂：

奈何余以赤子之心，覓不到慈祥之世界，我千方百計構成一理想之天堂，好像春江夜月，湖水如鏡，相思橋欄，任我盤桓，誰知狂吼一聲之猛獸，使我心驚膽裂，春江變成血海，橋欄變成鐵門。

又有：

我遊瑞士瞻仰色萬之高峯，聳入雲霄，轟然筆立，家家兒女歌頌他的生命之花，他曾做了許久證人，留下不朽之印象，我乃向他訴說，告我訪友之路，他向我微笑道：「你的朋友在蓬山萬里之外，你以數十年之光陰，走不到前途之半，你休作此夢癡。」

此兩段顯然是他失戀的象徵，據余印象所及，似乎華君在中國發生過什麼羅曼司，社會且詆之為不道德，然吾以此為無傷藝人之大德，只望以無畏之精神，向前探討，而得到真正之創造，為中國藝人增光彩，因為一個聰明的人，決不願降服社會，一為社會所征服，則永遠無望，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曾為社會所唾罵的，就是後日變為真理的，對於這個社會，除憐憫外無他道。

尼采說：

那時你們說：我的德操有什麼價值，他還不會驅我到「狂暴的程度」我對於我的善與惡真是疲倦了，他那一切，也不過是窮弱污穢，和可憐的安逸罷了。



## 記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家

金 髮

蔡老先生年紀是六十二歲了，他一生以少年的精神，奮鬥前去，至今以彪炳的思想，領導着中國的文化運動，是中外人所共仰慕的。——尤其是德國人——中國之有今日，間接是蔡先生努力之賜，他以美育代宗教之說，倡於八九年前，雖當時沒有宏大的著述，以有系統地發揮，這個思想，然觀其年來始終不懈的去提倡藝術，就可知他於此主張的堅決，但同時他看見中國物質文明之落後，又拚命的提倡科學事業，將來中國有科學以濟貧乏，有藝術以維繫精神，真唯一的光明之路了。他是哲學專家，對於美學有過「藝術概談」及「美育實施方法」等，他主張一個藝術家，要儘量自由研究，自由創造的，當我對他說坐在辦公室裏，無所事事，多半自己看書，或作文，他說那沒什麼關係，為社會做事則一也。這種見解，是無限新穎的，他自奉儉樸，精神矍鑠，可以任勞耐苦，政治主張是以穩健為主，不偏私，不為己，為了黨內的模範。

我第一次見蔡先生是在歐洲一九二一年，那時勤工儉學生失業，最危急的時代，蔡先生毅然把華法教育會津貼斷絕，很引起一般人的評論。回國後在滄洲旅社會見，以後又在我家裏兀坐了兩點鐘，以塑雕刻，喝啤酒，可是雕刻還未做好，而老先生又到杭州去了。

隨後我就去了漢口，但寧漢合作之際，我無端的為大學院之一份子了。因此得以朝夕親炙，更認識先生人格之偉大。

我們都住在大學院裏面，——一共住六人，——他住的是最高的樓房，我住的是一



個富人特備以消夏的湖心亭，三面繞以水，水中有無數金魚，房悉嵌以玻璃，左右有垂柳松竹，惜我在其中所消受的時光多在冬天，風雪爲了我不速之客，我們每日食飯還是在一處，所食爲西餐，每月二十五元，供養的材料還不錯，蔡先生的胃口真健，有時我們食不完時，他還是綽有餘裕，有時我們嫌韌的肉，他亦可以食之如飴，且喜飲酒，每飯不忘，又一次他與楊先生到下關去迎吳老先生，不值，轉向清涼山去賞雪，移時汽車夫持老先生的名片回來，上書「請到清涼山賞雪，并攜酒兩瓶」，那天我們五人在那裏冷風中玩了鎮天，食素菜，照笑像，（先生因我之提議，第一次照有笑容之像，結果很高興）隨後又到雞鳴寺北望，久候楊先生之馬，不來，我們好玩的求了幾個籤，老先生慨然出了十二銅元！

他每日時間多半銷磨在開會的勾當上，晚間回來辦理瑣事，至早要十句鐘始睡，但明晨六時又起來了，從無失眠或疲乏之態，我們常藉蔡先生之力，坐着掛車回滬，在車廂中正欲談話之際，他已鼾聲大作了，這是何等康健，明晨起來，他并不叫什麼火腿，雞蛋，加非，只從皮包中拿出自備的餅干，分給大家吃就此餓到上海。

我在大學院的職務，是代表他會客，每逢星拜二六，則成羣結隊的來等候福音——求介紹差事，——常從三點鐘至七點鐘不斷的靜聽那些國民訴苦，蔡先生雖說「容爲留意，一實在辦不勝辦，一方面是因爲蔡先生之介紹信最易得，最易見之故。

匆促的六個月又成過去了，以後惟有希望永遠的親炙先生的警放，作我們後生的軌範。

## 在吃人的國度裏

野 牛

在初民時代或蠻野的民族中，其藝術的需要慾是很輕微的，雖然我們有時可看見他們的簡約的舞蹈，及粗笨的木刻，這不外是游刃有餘的一部份人，拿來自己消遣罷了，社會對他是「技止此耳」的態度，並不會崇拜起他來的，因為他們所需要的，是生活而不是飢不可以為食的藝術。

中國是老古文明國，然於藝術的發展律，似乎不離上述的現象。雖然今昔的社會，對於藝術有似是而非的尊崇，然比之以歐美的國度，實望塵莫及，此就是中國藝術進化落後的答案。

以前有人可以一簞食一瓢飲地過活，去成就他的學問，但在這個物質發達的現世，誰也辦不到。中國近來專門於藝術的人，日見日多，然因社會不以他們為需要，及得到相當地位，他們就逐漸灰心創作，復因生活壓迫的緣故，他們遂不能不捨去初衷，而從事生存的競爭，創造的生命，就此宣告了死刑——我就是殉身的一個。

時光如箭的飛去，不覺回到中國已三年來了，除贏得因生活而披離的兩手外，對於藝術真毫無表現，換言之，在此二年中的藝術工作，沒有在歐洲時兩個月的成績，這樣徒有虛名慚愧不慚愧，絕望不絕望，以是我飛騰似的心靈，像受傷的野鳥的喘氣，詩神像要流淚似的睜着眼。

我在生活的波濤中喘氣游泳，希望達到安靜的彼岸，但終於四肢冰冷，飄浮在茫無涯際的大洋中，我有創造及捲土重來的心靈，但沒有可安靜地坐下工作的環境——金

錢，地方，時間，

——如此就造成現在殘缺的我，有復活之需要的我。

我知道有無數的藝術家，同我遭一樣的命运，同在吃人的國度裏枯朽，腐化，慢慢的變成無機生物罷。但我生不辰，是唯一的安慰的解答，此外惟有不可信之嘆息，悽愴！



乾隆時古月軒名磁(見前)



古月軒名磁之三 施德之君藏



古月軒名磁之四每瓶繪龍百條 施德之君藏



古月軒名磁之五 施德之君藏





古月軒名磁之六 施德之君藏





古月軒名磁之七    劉塘題字    施德之君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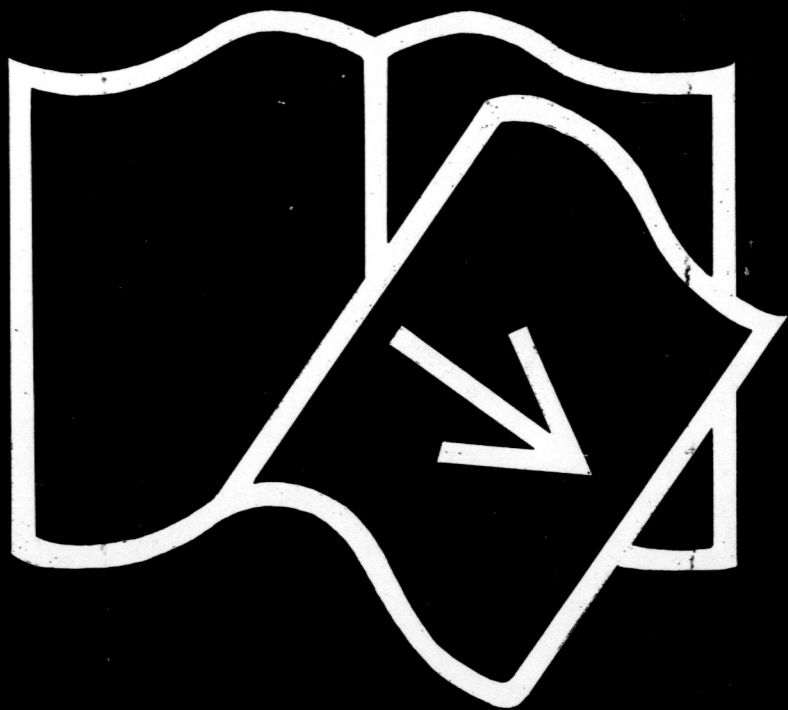


古月軒名磁之八一爲碗底一爲盤

施德之君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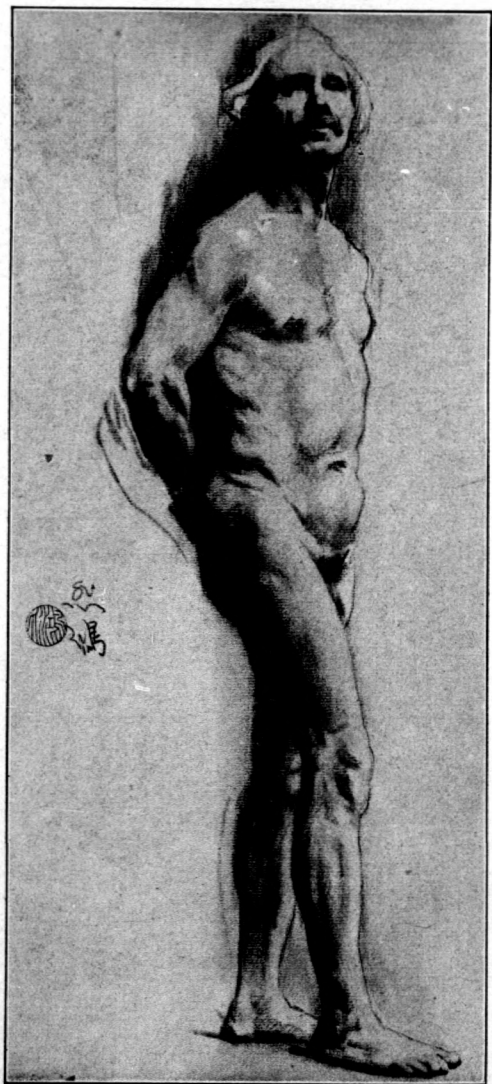


乾隆時名磁大不滿一英尺上塑狸貓換太子一劇作者待查聞其生平只有作品十四件施德之君藏其二



原件短缺

缺 P7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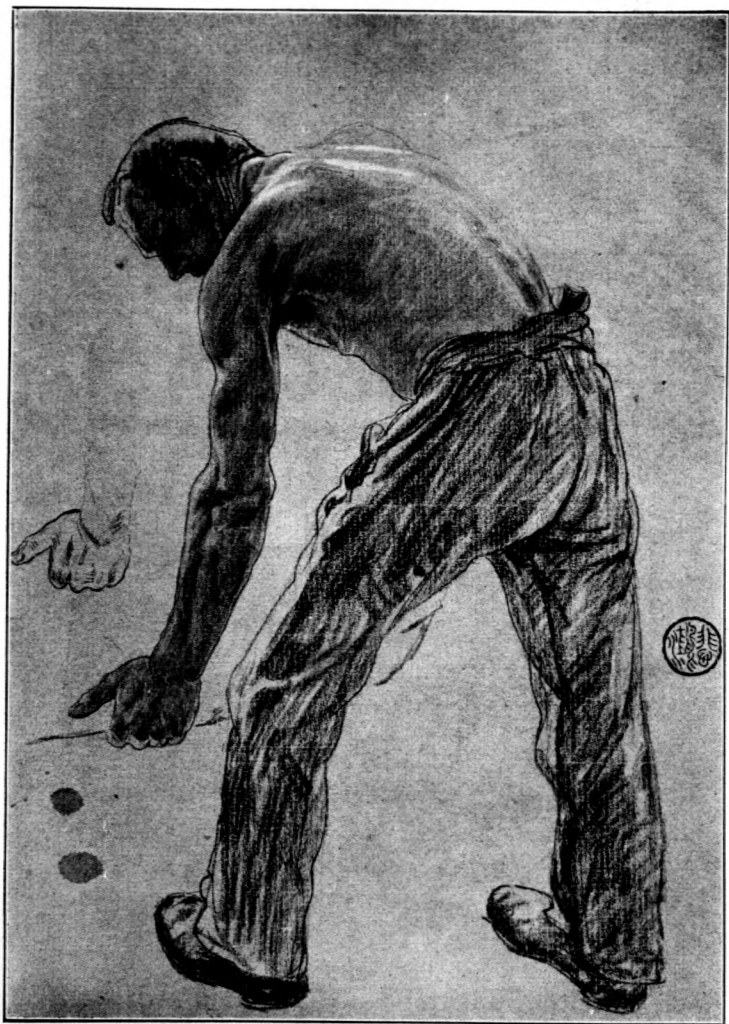


悲鴻

老人

悲鴻作





工人

悲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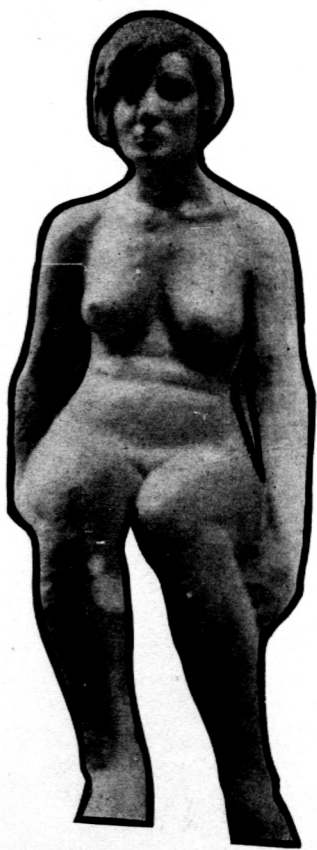
人體雕刻之一 林風眠 像

金髮



人體雕刻之二(巴黎舊作) 金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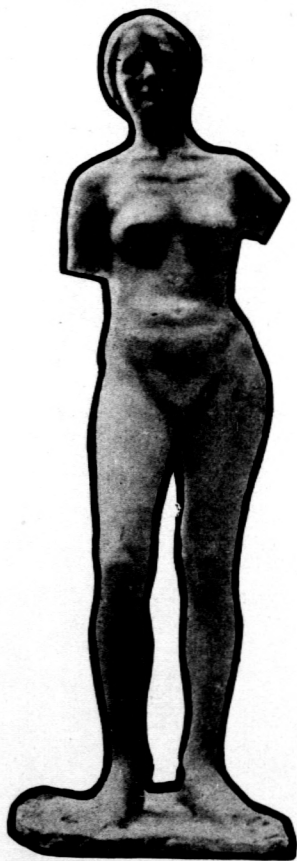
人體雕刻之三(巴黎舊作) 金髮



人體雕刻之四(巴黎舊作) 金髮



人體雕刻之五(巴黎舊作) 金髮



人體雕刻之六(巴黎舊作) 金髮



人體雕刻之七(巴黎舊作). 金髮



解 近

金 髮

八年前春末夏初，我和一個很投契的朋友在法國決意做美術家去，他研究什麼，我研究什麼，都於無意識決定了。

怎麼叫做無意識中決定了呢？這個朋友自小就喜歡圖畫，在中小學堂的時候，他就是孔誕日展覽會的臺柱。到了今日，他的目的當然是學圖畫了。況且除此道之外他確實什麼都漠不關心，學起來如拈鑿之不相入。我呢，自小就一無所長，除因腦筋不靈極肯下死功夫外，實則看不出什麼美術家的原素，蘊藏在我的身上。雖然，有許多人都相信我國文有根底，但我詩，詞，歌，賦，都沒有搖過筆，實在無成文學家的可能性，故我那時願意終身致力於西洋雕刻。這個願意的動機，實在有點奇怪兒戲。

一天的下午，一羣的朋友——其中有些是同鄉的關係的，——趁着課後到森林裏去遊玩，這個森林，雖然每星期去遨遊幾次，但沒有使人厭倦的原因，在那蒙蔽着天空的綠葉，僅留下一二塊如掌心的青天，給我們知道日中或黃昏來了。叢林下四通八達的甬道，誘惑着人去想像這個長林以後的風光。那些樹身光滑得可愛，以是忽然有一個朋友

拿出懷中的刀子，刻他的名字，我隨着大家的興趣亦隨手刻了一個L，在樹幹上，原來是急就的，但他們都以爲工整可愛，遂說我有雕刻的天資——不是天才——我從此如夢初醒，同時回憶到第一次到巴黎美術館的美感，那個石刻帶有醉意，微笑及肉情的雕像的羨慕之印象，遂使我決定從事這個美術的命運。

我們在B地準備了許久功課，一到春來，就向普魯更美術專門學校跑，那些進校手續是先接洽好的。

由僕人的指導先見到很矮的目光閃閃，而在法國首屈一指的平雕家校長先生，他喜歡我們可以在聳上聳下的眉頭看得出來——以後成了每暇必同去兜圈子，使人煩厭的朋友——他是我們「母」校畢業的學生，只在一九零五年的世界展覽會中，得過金獎，因此就成了名，但不知什麼緣故，錢是沒有的，尤其是歐戰以後，新派作家輩出，世風日下，他的作品賣不出去，每年只靠十一萬佛郎維持一家——每月不過八九十元而已，——他的貧苦是我至今猶無限同情的。

那個學校是國立的規模并不十分大，學生亦不多，但是他的特點——在鄉間的觀念看來——是男女同學。

校長帶我們兩人在校內遊覽一週，——在地方博物館的三樓——第一個沁人心曲的，是那般有一對好奇的眼睛，及滿懷同情的女郎，穿着白色的畫衣，衣的前方，斑駁着指頭腫下來的顏色，但在女同學的身上，什麼人都不會當他齷齪的，很活潑地向我們繞住，恐怕她們三代以來都沒有同中國人談話的機會，這時那得不高興，問長問短，也帶些「中國是化外頑民，何以他們并不禽獸衣冠」的情形，我口講指畫，毫無倦態，年紀稍小而多帶些處女性的少女，儘聽年紀稍長的發問，她只享聽及掩口而笑，或「吁吁」的權利。

她們所問的，無非是：中國來此多少水路，官費還是私費，燕窩怎樣食，大家族或多妻制怎樣生活，毛辮怎樣沒有了等，真應接不暇，可說是公開的民俗演講啊。

在授受不親的國度裏出來的我們，置身在這唧唧如小鳥的女人國中，真有神魂不定之概。那時什麼思慮也沒有了，可算是少年時代最愉快的時期。以我們童貞式的眼光看來，真個個都是天女，雖有些是太胖了一點，但她的活潑是不可及，有些雖是醜了一點，但其沈寂的超然之態，是使人肅然起敬的。總之，沒有一個不有可取的長處的，這亦是近代的情人對於愛人的態度。

一天一天的同她們漸漸的熟起來，可惜演講的資料少了些，她們雖以入學為名，但日間也不見有什麼工作，穿畫衣東搭喙，西談笑，又是歸家的晨光。——她們在父母跟前，將怎樣形容我們兩個化外頑民啊！因為那裏從沒有黃種人到過。——慢慢的始察出她們入學，不外掛一名兒，為將來出嫁的工具罷了。

結果我們有幾個比較親稔些的朋友，至其餘的多是已有了愛人，或正在耳鬢廝磨，我們的幾個朋友，有的只在學校見着談談，有一個却急急的要將我們介紹給她的父母，結果我們去喝茶，聽她奏羣亞奴。（學了八九年，程度是不錯。）其父母款待的誠懇，真無以加之了。我們的友誼，繼續至數年之久，雖有其他的可能，但我們因各自命運掣肘的關係，早已沈魚落雁了。——因為她雖多情，但我們中沒有一個愛慕她，真是神祕啊。

這個普魯更地方，雖不十分大，但是法國南北鐵道必經之地，也居然是大商埠的模樣了。況她有歷史的關係，教堂林立，故有百鐘城之稱；那裏的人，多是小康之家，因為他們以釀為業，邑之四周，廣杏無垠的，都是葡萄園，其風景之美，是值得留戀的，故我們有時伴着三數女友，到鄉間去寫生，躑躅今躑躅今，遇到一個風光旖旎的所在，就在那裏坐下，你塗我



抹，其因事披里純早已不翼而飛了。

同伴中的拿眉色尤爲我的朋友所注意者。

拿眉色生得并不十分美，胖胖的臉子，恰好配她的身材，生理學上并不能有非議的可能性；她給我朋友注意的美姿，是在超然的若即若離的同情中，大概在同學中她看書較多，男性亦較重，並沒有大家閨秀的脾氣，朋友所注意而同情的亦在此點。

她家境蕭條，父親是歐戰時死了，有一個母親及小妹，故她每在下午都到郵務局去做事半日，這樣的很勤敏的度她的藝術生活，朋友愛憐她的亦在此點。

我們此時的生活，恐怕是學生最快慰，無牽掛的歲月了。（即夫人在時亦敢這樣說的。）家裏一票一票的把錢匯來，我們雖不浪費，但住在一個人家裏，每煖同食的有巡捕，有商人，有紅鼻的大腹賈，女主人是半老未嫁的徐娘，莊嚴和和靄的態度，使得你想到她像一個公主。有一次她粧臺的大鏡破了一角，叫我的朋友畫上一束玫瑰花，就此把他掩飾得很好看，這是我第一遭看見外國女子的臥室，睡床，陳設！我們臥室的對面，是一家老母幼女住着，其貧苦之態，就在那窗上的花盆中看得出來。女子是有時奏她初學的琴，至於其餘的一切，是非我們所能知的了。

我們每於暇時到很熱鬧的「紅帽」街逛一周，他們絕對驚異我們這個異族，還有些輕薄少年唱着「這是時髦」的歌來笑我們，誰知沐猴而冠的我們，也受了時髦的榮銜。

時光如飛鳥渡河般過去，不覺來普魯更已三閱月了。這些新生活，雖然於身心是無限快慰，但在學業實在有點荒疎的趨勢，尤其是校中沒有良好的教授，對於我們的前程是很危險的，但有誰捨得這樣甜愉的同伴。

雖然，我們兩人並沒有怎樣的鍾情過那一個，不過他羨慕着稍胖不爲患的拿眉色，我喜歡活潑而年紀最輕在東方人眼光看來，好像帶有危險性的吃力吃力（Cheli）罷了。在這個煩悶萌芽的當兒，忽然校中男女同學發起一個化裝大跳舞會，把我們留住

了。  
她們預先商量好，什麼人化什麼裝，（有些想令人驚異起見，不肯先告人的，）至於我們是我們兩人是正字號的中國貨，當然用不着假裝的了。

舞場是設在一個大旅館裏面，由一個同學來領我們進去，但因初次進歐洲人社交起見，一看見伴着她們來的父母兄妹在莊嚴地坐着，真是手足不知所措，末後，把茶色水晶眼鏡帶上索信做一個古董了。

原來我們穿的是中國湖縐夾袍子，飾以革履，真出色啊。她們有的飾非洲土人，公主，王子，伯爵，或公爵夫人，鄉下老，吃力吃力飾的是西班牙舞女，拿眉色飾的是看護婦，我們以爲兩者恰到好處。

音樂開始了，她們拉着愛人，翩翩的舞起來，我們坐在旁邊椅子上，作壁上觀，有人來勸駕的，只好敬謝不敏。雖然，不會跳舞，覺得有點羞愧，——以視現在的我，能無今昔之感！她們跳的多是過時舞，波爾加，狐跳，華爾慈等，最後當她們演路易十四時代多人舞的時候，因說步驟是不難的，我們亦參加了一次，還辱承她們支配好誰是我們的舞伴，這真是榮幸啊。

我們如受了催眠似的，一直跟她們坐到黎明五點鐘，還因面子的關係，喝了一杯起先以爲是某種甜水的香檳酒，決算之下，每杯五佛郎，真是出人意外。

跳舞會已過去了，還有什麼使我們留戀呢？況且拿眉色因工作調動之故，往巴黎去

了，朋友亦藉口說我們非調動學校不可，我是慣成人之美的，以是亦效了一千八百七十年普魯士軍隊的口號「往巴黎去。」

(二)

我們到了巴黎，雖然經濟充裕，但以苦學生的精神，住在小旅館裏，位置於塞納河路，除了嘈雜一點是不足為恥的，因為許多起初貧苦，終得大名的藝術家，多住在那邊。

我們因校長介紹其同學老北教授，經過了入學的手續，以為可刻苦潛修了，誰知那般浪漫而不顧前程渺茫的同學，真使人煩厭鄙視！

初進去的新生要罰四五元的酒費，大家一同到酒店去喝，歡呼之聲，震動屋宇，尤其苦的是每個新生都要強迫，他在大庭廣眾之間裸體一次以上，我們因教授的保護，都沒有受到這種苦，其次的是每個新生都要替老同學或教室裏服務，如掃地，鋤泥，買什物等等，真是黑幕重重。

他們的浪漫，是全國著名的，差不多稍有姿色的女模特兒，就令同她發生關係，有些雖然年紀已三十以上，猶靠着家庭，如醉如夢的活着，雖然後來成名或餓餒尚操縱在魔鬼手裏，這一層是不及中國人之少年老成啊。

這個學校裏，每到春季有一個大規模的化裝跳舞，是世界馳名的，日間先化好有黑人，青皮膚人，武士，劊子手，奴隸等等，無論男女多半露臂裸胸，在全巴黎城結隊招搖過市，狂呼疾喊，警察亦無法干涉，聞跳至夜間，全部裸露者已達大半，其風流軼事有不足為外人道者，能在特殊的領域外發洩他們原始時代的獸慾，是現代文明的特產吧。可惜我們以前抱了敬鬼神而遠之觀念，沒有參加過這個盛會。

朋友自有他的目的，與手段，他輾轉轉轉的探悉拿眉色，是住在佛里街的樓上，一個

老婦的家中，越數日他去訪她一次，我是以後始知道的。

那日起我覺得慣於無味作笑的他，時帶憂鬱，時而倡言鄧南蕭主義自殺。

一個無聊的午後，天空的黑雲一陣一陣的向魯渥皇宮拂過，朋友坐臥不安的，在低小而積塵的窗畔儘望。

沈重的足音，在房門口中止，一個我曾經一面的同學的姊姊，在我們眼前，寒暄中愈顯出她的大方，及聖母式的美態。

——請為介紹，這位就是P先生嗎……我的朋友……眉兒接到了先生的信，本預備來的，因為今天身體不適，所以遣我來……她說她年紀太輕，尚……談不到……聲音為旁邊嚎啕之哭聲而中止了。

朋友用盡他生離死別的心靈，在伏案大哭，還有他威嚇而使愛情就此成功的利器是：自殺，我們兩個旁觀的人，（一個有使命，一個沒有使命，）手足無措，我於為情的痛哭，是司空見慣了，她呢，芳心裏一腔同情，直至半蹲半跪式，在朋友旁邊，用經世之言，去勸慰，還用纖纖之手，去撫他藝術家家的長頭髮，在真理而論，此時什麼失意人，都應破涕為笑的，但……環境如入了膏肓的病，不可救藥，惟眉兒的口有這生殺之權。

眉兒以悲天憫人之胸襟，不惜患身體不適之嫌疑，來了，我們兩個旁觀者，退至後室讓他們去談罷。

條件是五年以後始可結婚，在定婚期中她絕對有工作及行動之自由，一場愛河潮，至此告一結束，世間不會少活一個人。

（三）

朋友不再有哀戚的表示，東奔西走的努力工作，亦很少見拿眉兒的機會，有時還不

知她的住所，但心靈亦一樣安慰。

一九二二年春，朋友因親屬的關係到荷蘭安斯達日公使館當隨員去了，再半年聽德國的朋友回來說，他在那裏已結了婚，很優美的生活着。

一天郵政遞到一封信給荷蘭的朋友，封面明明是寫着卜理葛女士發的，好奇而不顧犯法的朋友，把牠拆來看，信中有很工整的書法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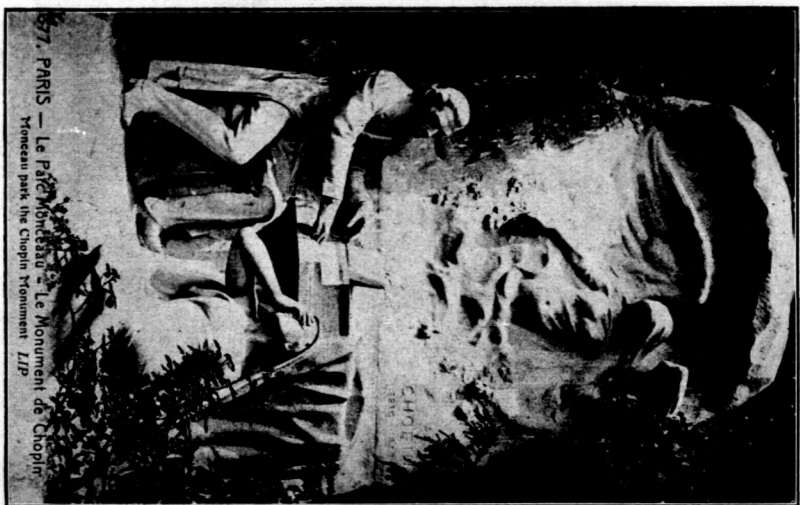
親愛的未來丈夫，生命是好看的喜劇，不是好分解的問題……我們以前的經歷更知道你是愛我的，你自去荷蘭後，只接到你一明信片，也許你衙門中公事大忙的緣故，我無時不想及我未來的丈夫，尤其在悲哀孤寂的時候——因此即刻就無悲哀的種子了……有時聽到些關於你的謠傳，但我絕對不相信，我相信有詩人兼藝術家人格的你，爲日太久了，我想早日到你那裏，或者即刻來，使得我們不空過青春於兩地……專望你回信，可直用母親的地址，因我不久回去省她……於最短的時間再見，祝你前程萬里。

你的眉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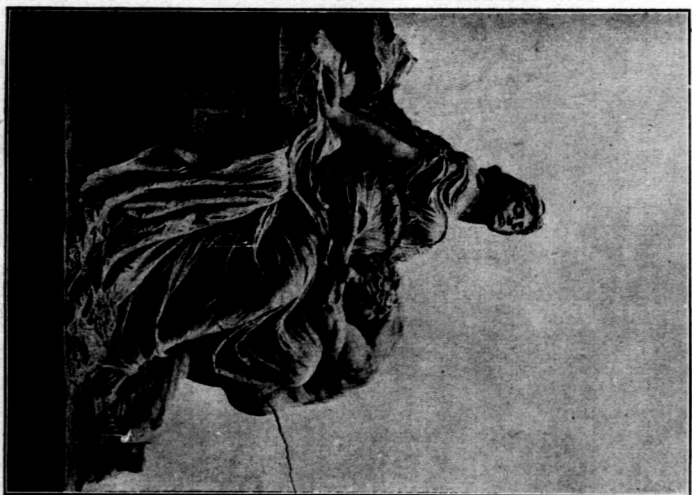


該隱 (Gain) 法國哥爾蒙 (F. Gormon) 作哥氏爲我們「母校」巴黎國立美術院  
教授以歷史畫出名死於一九二三年此畫爲其最著名之作現藏盧森堡美術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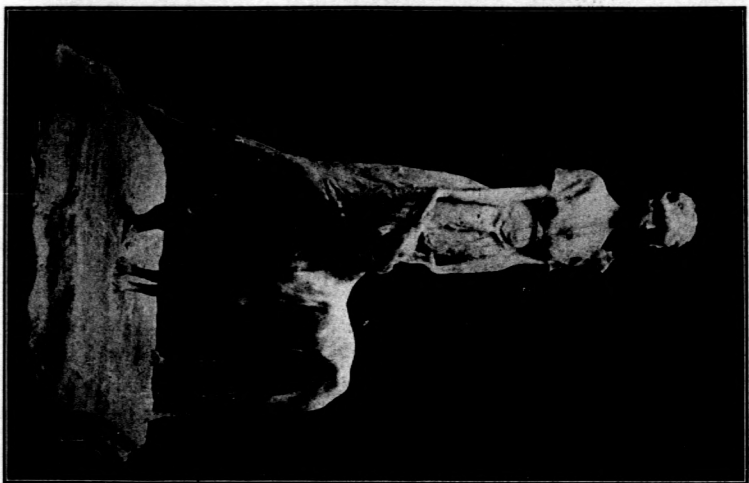
67. PARIS — Le Parc Monceau — Le Monument de Chopin  
Monceau park the Chopin Monument ZIP

法國音樂作家柴可 (Chopin) 之紀念碑  
在巴黎蒙梭公園內作者待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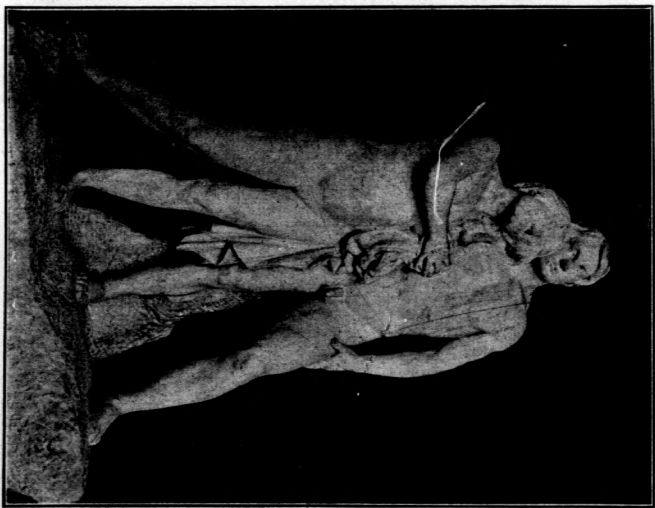


德國詩人歌德 (Goethe) 紀念碑之一部中有四部此  
為表現 Mignon (?) 者像在羅馬作者待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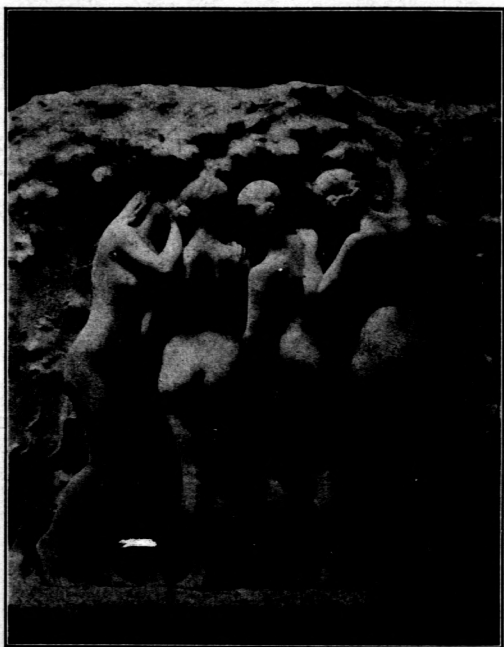


女像  
俄國特勞北茲可夫 (Troubetzkoy) 作  
現居巴黎極著聲譽時有其個人展覽會



臨海  
法國巴黎美術院教授布跳 (J. Boucher)  
作此作本極凡庸姑存之以紀念師生之誼





秘密 法國八多羅姆作書見有解剖學書引爲張本



# 妓女的代價

金髮

(一)

一九〇五年，在六個月當中不斷的工作，終把「夜潮」一像刻完，此像本是一個新大陸富翁預定的，代價爲二十一萬法郎。

以後的計劃雖多，但因某種關係起見，擬先作×像，材料時間都預備好了，所需要的模特兒的選擇。

(二)

從早晨起，門口的鈴聲，就不住的響，願作模特兒的女人，都如兵營裏士卒一樣魚貫地進來，這也不要什麼廣告，因爲這些人最熟悉巴黎的藝術家的工場，每日一個一個進去試驗，以冀得到幾天每點鐘兩個半佛郎的工資，但這還是人海茫茫中不易多得的勞力啊。

以我年來的經驗之故，最憐憫這般苦人，但最初猶存同情或惻隱之念，到後來亦不知不覺的慣了，以爲是社會上必然的現象。

他們當中是無奇不有，黑人，意大利人，娼妓，或失業的工人，或俄國的落魄之貴族，但有時來的竟超乎這一切種類的人，這就是我現在所要向讀者敘述的故事——他們每

人進來，照例須脫去衣服，給我們雇主看看，合格與否，在娼妓們固然是司空見慣，但那初受生活壓迫的人，（無論男女，）真是又驚又愛，滿面紅潮，無地自容，這是多麼可憐的社會現象啊！你們勿以為能看這此玉骨冰肌的海神（Venus）或銅筋鐵骨的哈究爾，是快樂的事，其中有些是雞皮鶴髮，乳房好像受了地心的吸力拚命的下垂，肚皮還存着懷胎時因膨脹而伸展的痕跡，或皮膚下隱約着梅毒的痕跡，就是洗浴的缺乏，於她們產生出來的現象，已够人作三日嘔。况還有更令人不堪描寫的部分！至於男性呢，多是魁偉的身軀，以為能在歷史作品上裝成一個武士，——可惜我年來作的像多半是溫柔的事實，——他們的筋肉，飽着窮餓者之血，好像正在憤慨天地之大，無他用武之地，這真是令人不可解的現象。有的是六十老翁，殘筋敗骨，好像仍想為世界盡一份義務，但若聯想到那些筋肉，說不定於最短的期間就要掉在泥土裏腐化，不一會就成了有機或無機物，那是多麼可怕而神祕，幾令人不敢仰首再看！

這些人辛勞了一點鐘，或五十分鐘脫衣穿衣之後，所靠得住的雇主答覆是請將你的地址留下來，將來需要的時候就寫信來。

我那天看了七八人，但到第九個人時，是一個少女，她的婷婷玉立之態，使我無限的注意，她的乳房，筋肉，膀子，大腿，小腿，及韌棘的姿態，都可斷定其不是尋常的模特兒。及我看見他的挑紅小頰時，更堅結了我的主張。這個滿表示着處女之意的身軀，及有男性裝束的頭髮，不着半點人造色的朱唇，我都斷定她不是職業化的模特兒。而且不是西歐的產物，有了這樣的雞羣之鶴，又恰合我的題材，况我檢驗她的尺度時，木尺偶觸着她的背部，她嬌嗔似的一笑，這難道還使人不能下一個決心嗎。

我吩咐她明早就來工作，用時間已過的話，去謝絕站在那邊一羣未受試驗的人們。

翌日八時零一分她就來了，按鈴時我還是在洗臉。

當我穿好白色的工衣，預備工作進去工場時，她向我微笑，點點頭就代表了「幫助」兩字的早安，這有點奇怪，難道不會說話的啞子嗎？以後一句話都沒有說，我的工場頓充滿着禮拜堂的靜寂，普通的模特兒，總是輕佻地嘈雜，使你一枝香煙佔據着的口都要抽出時間來答覆她們無聊的問話；這個呢，在一個上午之內，沒有說過幾句話，由此更堅決我的主張，斷定她不是普通的女人，或許是大家閨秀，因此尊敬她的心，油然而生，再不當她是一個模特兒了。

下午我照例是作書寫的工作，或訪友應酬去的，約她明晨再來。

我心頭怎樣的喜慶，有了這個不尋常的人物去點綴我的作品，在她方面是好奇心在那裏統制一切動作。

明晨我不知爲什麼起來特別早，也許是想督率僕人格外將工場洒掃得乾淨，不致見笑這個海神，當我進去巡視一週，無意中在屏風後——就是普通脫衣服的地方，她們或他們可以赤裸裸的登到檯子上，但脫衣服時，總是要遮掩些，這不是神祕麼？——無意中發現一個名片，上面的名字是 Shirley Dorman，沒有什麼銜頭，通訊處是波斯頓 Harlan 路二十號本別墅，最使我奇怪的，是我雖不能分辨這是男人或女人的名字，但這顯然不是法國人，或意大利的名字，我從英國的雪萊就推想到這是英文名，但我這類的朋友或訪客是絕少的，且這個片子是昨天落在這裏的，因爲前天晚上是全場洒掃過。

我斷定這是我現有模特兒（不，我應稱她爲外國女士啊！）有意或無意遺落下來

八時零三分，她來了，衣服是好像華麗了一點，這天她卻說了「幫助」的招呼。

工作的時候，因覺要早日解答我的疑問，很鼓着一點勇氣的問她：你的名字是不是「下來」？（拼音這樣，雖或者有錯誤的地方。）她顯出奇怪的神氣，問我從何知道——這次卻說起話來了，——我把名片給她看，她雖面部表示疎忽遺落此名片的可惜，但無條件的承認了一切。

我更墮入五里霧中，雖然有堅決的主張！

我們即刻停止工作，在爐旁開始談辯。（這時她卻以大衣遮住身體，）啊，天啊，原來她是一個美國富人的新女子，二月前因家庭的束縛，起了鬧亂子，自己一個人逕跑來法國遊歷，——雖然以後在巴黎遇見些熟人，但她說說是與父親同來的，——她羨慕法國的解放自由，竟不惜來嘗模特兒的滋味，但爲什麼只跑我這裏來呢？因爲她在美羨慕許久我的令名，——我作品賣往美國是不少，大概他們當我爲大師了，——特來領略我的藝術，還想以他的身體供獻在我的作品上，則她快慰極了，還希望我不致發生其他不好的想像，離完後她就回去美國。

天啊，這是我生平的第一遭，亦恐天地間唯一的奇聞。

我怎樣好呢？有了這個榮譽奇福，真說不出半句話，她是確有凜然不可犯之態度，雖然時時微笑。

一天，一星期，一月，這樣的過去，我們雖漸成了摯友，但至多不過摯友而已——接吻是美國人很平常的事啊！——她告訴我許多新大陸的奇聞或生活，（雖然說的法語不熟，但從發音中很有可愛之點。）我們時常出去喝茶看戲，但錢是她出的，在歐洲社會中，是絕對不可能的。

作品呢，成績是非常特色，因為有了這個香豔，已由泥而石膏了，她快慰的時候，說將來要贈給她這個像，帶回家去，這些小血本，我當然可以犧牲啊。兩月以後，我漸漸的不耐煩起這種生活來，男子的心理是得寸望尺的，她亦好像感覺到我的心曲，但她說過不能再有別的犧牲，I can't help it, 是她看見我失望時的答語。

(四)

我妻是向來有她的戲劇生活及朋友，我們日間只在煖桌上會見幾次，（不能說我不愛她，不過各有事務罷了，）絕少到我工場裏來賞玩我的作品，這種妻子當然使人不高興啊。但因僮僕或鄰人的長舌之故，她注意到我與 Shirley 的關係來，兩次到我工場裏來，恰天假之緣，兩次我都在工作，看不出什麼特殊的痕跡，她只好藉口來問我一件不相干的小事，掃興而去，或者她因沒有看見什麼疑點，心裏安慰不少。

由於她的暗示，使我漸漸的羨慕美國的華麗，多金，并說假如我到那邊去，立刻成為富翁，一個石像可以得到十萬五萬的價值，這個財富的念頭，真使我心醉，她以為若使我能到美洲去，則她會永久是我的，什麼都做得到，呀，這個女子真厲害，竟想誘我這有婦之夫。

心頭因為這個誘惑，終日如懸着一塊大石，無法自解，她還從旁在揶揄我，這是女子最擅長的祕方。

我決意了！

我願捨去一切榮譽，家室，隨她去吸新鮮空氣，另建一個人生，她亦得到她父親輾轉寄來一封電，說如再不回去，則宣告以後無承繼權，（她無兄弟姊妹，）其餘一切可以原宥。

我們兩人的去志更堅決，她父親的財產是二十餘萬鎊呢。我們買好船票，準於十月十七的晚上下船，家中不動聲色，什麼人都不知道，工場的作品悉估好價值，廉賤賣去，約好我去後十九日交貨，我爲她作的×像，亦預備先將石膏運到波斯頓，然後實施大理石。

大約是十四日的下午，我們出意大利道去買了些東西，是旅途用品及法國的特產，如香烟香水之類——然後再回到工場。

她癩洋洋地坐在沙發上，表示無限的快慰，回去美國的生活計劃怎樣？她父親會不會發怒？我去後聲名如何狼藉？都使我心頭難過，坐臥不安，她呢，顯出詔笑，我走近她旁邊坐下，我要她安慰我的心的跳，她以白皙的手，按在我肩上，直使我仰臥在懷裏，一手摸摸着我的頭髮，好像有千萬說不出的情話，我此時益看出他的美麗，一線的眉頭，眼皮略帶藍色，瞳兒是灰中帶藍，昏兒像趁機說話，這種美是歐洲所無的，我正欲想像她假如帶了眼鏡將變成何種美麗時，她出人不意，猛虎攫兔似的，抱着我狂吻，正在享受甜蜜之際，隱隱聽見有足音走過，不一會果有人敲門，未及應聲，我妻已入室來了，一切景象遂入了她的眼簾。當她未明白來歷之前，大概她無限鄙視我至與模特兒接吻，她立刻就起手驅逐夏萊出去，當她表示不服從的時，就用起武來，攪擾了一會，當我帶愧赧地起來排解她們的糾紛時，我妻的身部適衝到×像的下端，像立刻震動下倒，直砍側面的檯上，其時我妻的手，正扶在桌緣，適當其衝，一聲狂喊，皮破血流，慘不忍視，我一面扶着她，找尋包裹的白布，在這忙亂中 Shirley 已捷足逃了。

(五)

一天，二天，我渴望她再來，共商大計，但終於足音杳然，我雖想去找她，但平日因怪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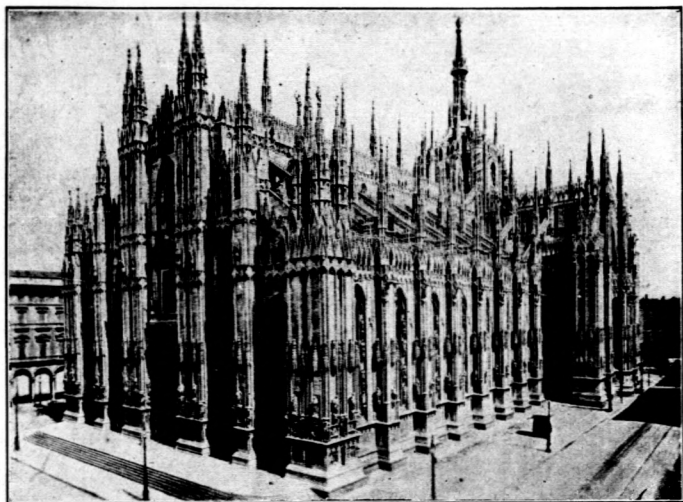


之故，終沒有告訴我她的住所，實無處去找起。第六日得到一封電報，是她打來的，果然她返美國去了，寥寥幾字，正令人心冷，女子的心理，真是萬索不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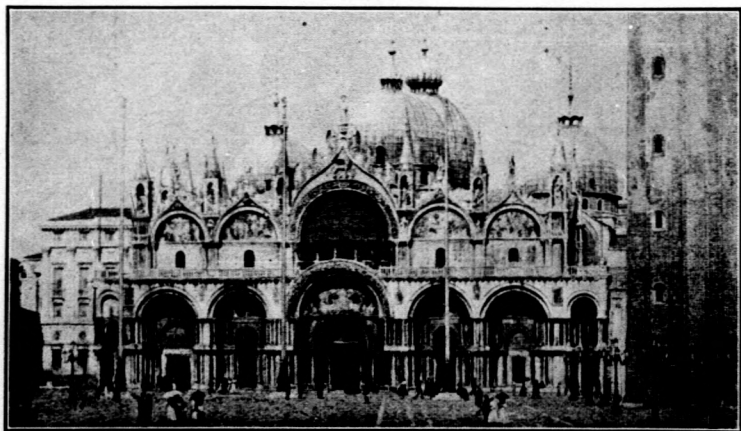
經了若干解釋及寬宥，與我妻和好了，或說更親密些，至於我們的計劃她永遠不知道，至於她的手指，尾指受傷最重，斷去三分之一，很不美觀，她無論冬夏總是戴着手套，就是這個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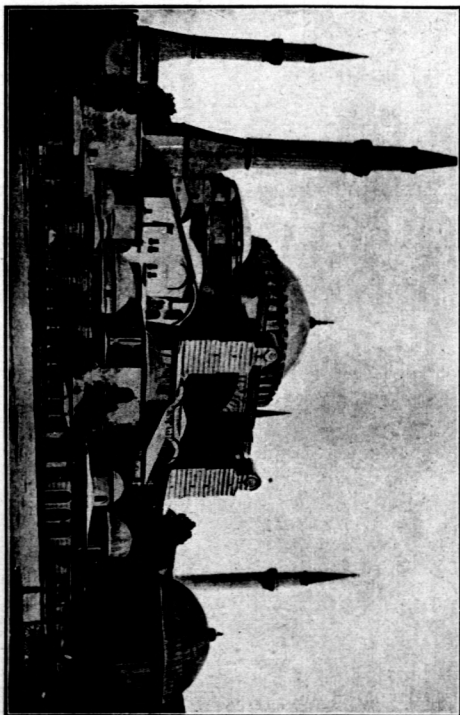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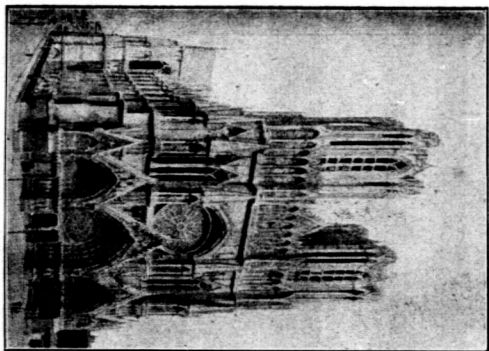
米郎大寺 Cathedrale 宏大華麗無比為哥忒式教堂之最大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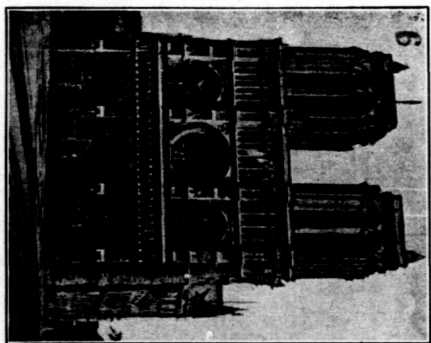
威尼斯大寺 Saint Marc 寺內金碧輝煌滿飾以金銀大理石梅石易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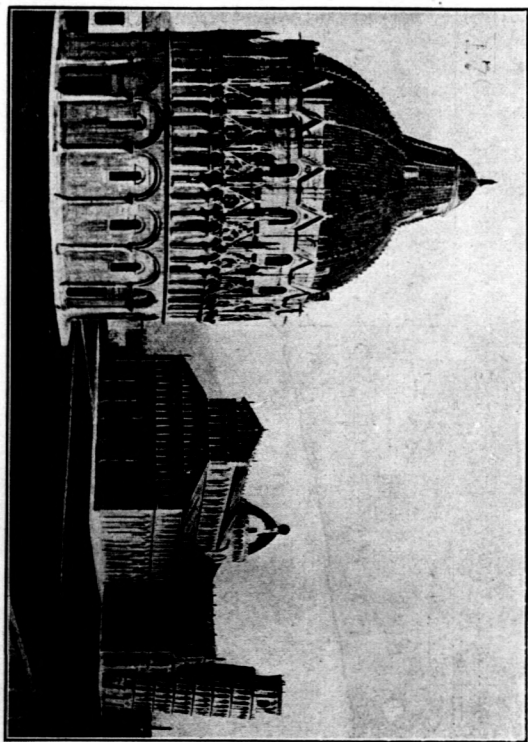
君士但丁堡大寺 (St. Sophie) 此為畢尚時最華麗之建築建於六世紀  
Justinien 時代作者為 Anthemius de Tralles 內部裝飾豐麗無比



法國 郎蒙 (Reims) 大寺 Notre-Da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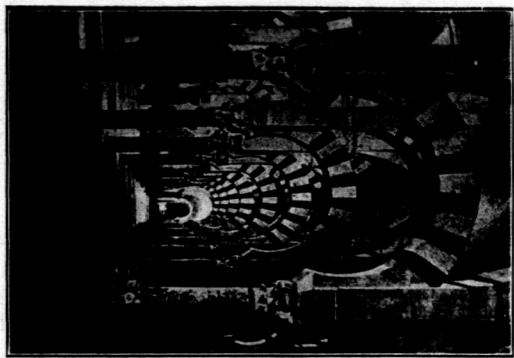
巴黎大寺 Notre-Dame 爲一  
一六零年 M. Sully 起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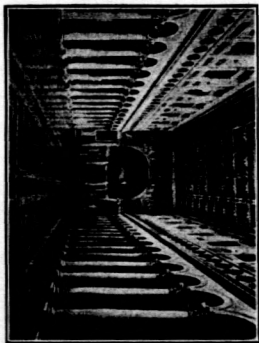
著名意大利比沙之大寺及斜塔在意大利流行羅馬式之穹窿在比沙  
則將Baptistère, Cathédrale, Campo 等國治一爐而成其不世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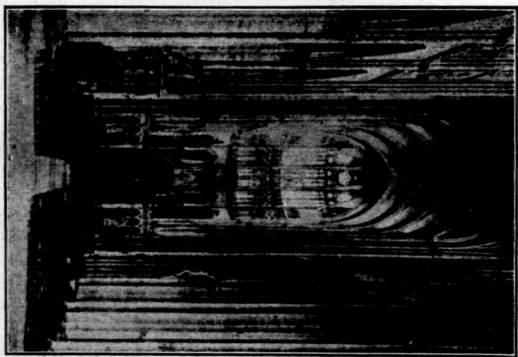
巴黎之聖心 (Sacré-Cœur) 大寺及鐘樓在全市最高之山上高九十四密達全部皆以石製於一八七五年始建



阿拉伯考都 (Cordoue) 大寺之內部



羅馬聖保羅寺之內部中間二綠色  
大石柱爲埃及王所贈價值甚巨



法國亞眠 (Amiens) 大  
寺 Notre-Dame 之內部



# 力

法國羅曼羅蘭著  
徐蔚南譯

羅曼羅蘭是以提倡新英雄主義聞於世的，米西盎則羅為羅蘭氏認為新英雄典型之一，故特為作傳以傳後世。羅蘭此作出世之後，風行世界，競譯述。我從前曾譯出此書序文載於藝術界週刊，今所譯者為書中之緒論。著者的文筆也帶著他所倡導的新英雄主義的色彩，勇武如乳虎，雄健如古松，惜乎譯者力弱，不能傳其文彩於萬一。原書本有註釋，若亦譯出，未免過於冗長，故均從略。本誌主編李氏著有雕刻家米西盎則羅一書，——商務出版——亦多取材於此書，而於米氏生平及思想則更詳述無遺。譯者識言

MICHEL-ANGE  
PAR ROMAIN ROLLAND

徐蔚南譯

弗陸梭薩，幽暗的官殿，槍形的尖塔，乾燥的起伏着的山丘，帶着一翦一翦的小黑柏，海波一般搖蕩着的銀色橄欖樹，分明地矗立於紺青色的大空之下，這正是弗陸梭薩了。

在這極漂亮的地方，像那面孔蒼白而含着諷刺的陸萊·特·梅提西史 (Laurent de Mélicis)，像那生着一張狡猾的大嘴的馬·加維理 (Machiavel) 老是碰着了拉泊利馬凡拉 (La Primavera) 或者遇着了彷彿生黃丹病的，淡黃頭髮的薄底查理的維那絲，——弗陸梭薩是個熱情，傲慢，神經質的地方，為一切宗教上社會上痠厥症所苦惱的地方，弗陸梭薩是做了狂信主義的餌食了，在這地方，個個人是自由者，同時個個人是專制魔王，在這地方，經營着最好的生活，同時又是個生活的地獄，——在這地方，聰明的、固執的、熱情的、邪惡的、市民們，說話是尖刻的，心是疑忌的，互相窺探着，互相嫉妬着，互相吞噬着，——在這地方像蘭翁那爾 (L'ouart) 那般具有自由的心的人，是不相容的，——原來薄底查理就在這地方，終於死在蘇格蘭清淨派的欺瞞的神祕主義裏了，——原來就在這地方，具有山羊的面孔，熱烈的眼光的薩伏那洛爾 (Savonarole) 命令他的修士們在焚毀美術品的烈火四周跳舞了，不料三年之後，他就在這地方也被處了火刑。米西盜則羅就是弗陸梭薩這地方的一個市民。

在那地方，在那時代的一切偏執，一切熱情，一切熱病的生活，他是統統都具有的。

事實上，他對於同鄉人是不甚親切的。他的曠野的天才，依其偉大的心胸，對於同鄉人狹隘的技術的外表，虛偽的才智，平鋪直敘的寫實主義，傷感主義以及病的奸智，統統都看輕。他雖把這一切不當作什麼東西，但他是愛好這一切的。他對於故鄉，全然不是像蘭翁那爾那般帶着漠不關心的微笑。遠離了弗陸梭薩時，他是常常生着懷鄉病的。他的全生活，簡直完全可說就是徒然地想要住在故鄉這件事。他住在弗陸梭薩時，正是戰爭的悲劇的時代。他想「活着的時候不能回到故鄉，死了之後也要回去的。」

他的家庭是弗陸梭薩的舊家。他對於他的血統，對於他的家族具有一種矜誇。比了



對於他的天才還要矜誇，他不允人家把他看作一個藝術家。

「我不是雕刻家米西盜則羅，……我是 Michelagnolo Buonarroti……」

他在精神上是貴族主義者，他具有他那一個階級裏的一切癖見。他甚至說「藝術是貴族所幹的事情，不配平民來幹的。」

他對於家族，有一種宗教的，古代的，幾乎是野蠻的觀念。他為家族犧牲一切，他願其餘的人也都如此。誠如他自己所說的一般，「爲了家族之故，他把自己像奴隸一般地賣去了。」在這一點上，很多的愛情原來是不用的。他輕視他的弟兄——弟兄們確也值得他的輕蔑。他輕蔑他的姪子——就是他的繼承人。但是把他自己以及他們當作家族的代看看時，便看得很重的了。在他的信裏，常有下面那樣的說話：

「……我們的家族…… *La nostra gente* ……維持我們的家族……要使我們的家族不致死滅……」

這個粗野剛健的家族的一切迷信，一切狂信主義，他都有的。那迷信與狂信是塵埃，他就在那塵埃裏生長的。

\*\*\*

不相信天才的，不知道天才是怎樣的東西的人，希望他看看米西盜則羅。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他這般做他自己的天才的餌食的。充滿他一身的天才卻和他自身的性質不同。他那種天才簡直像一個征服者一般襲擊了他的自身，把他做了奴隸。他的意志在他那天才的領域裏什麼都做不出來。我們簡直可以說，他的精神，他的感情，這是一種發狂般的熱情，一種強有力的生命，肉體和靈魂因爲太柔弱了，簡直維持不下的了。

米西盜則羅的一生在無間斷的熱情裏送去了，他所充滿的精力太過度而生出來的痛苦，驅使他工作，工作，無休無歇地工作，沒有一小時的休息。

他敘述道：「我做了從來沒有人做過的工作，我的身體便給工作消耗盡了，日夜所想的，我只想工作不想別的。」

這種病態的活動的欲求不僅使他堆積起種種工作，並且接受了他所不能執行的幾許委任。這種欲求於是竟變成爲狂癲了。他簡直要雕刻出山嶽來。如果他要雕刻一個紀念像時，他會整整的幾年間去選擇大理石，去建設道路以運輸石子；他要作一切：工程師，勞工，石匠；他要一切都由他自己來做，建築官殿、教堂統統都由他一個人來。這簡直是犯人的生活了。他甚至吃飯睡覺的時間都不要。他的信裏，常常有着下面那樣的可憐的句子：

「我簡直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我沒有時間來吃飯……已經十二年，我的身體爲疲乏所毀壞了；我缺少必需的東西；我一個銅板都沒有，我是赤裸裸的，我爲成千的病痛……我生活於困乏和苦痛之中……我和貧困相戰鬪了。」

這種貧困卻是想像的。米西盜則羅是富厚的，而且非常的富厚。但是他的財富在他有什麼用呢？他像窮人一般生活，致力於工作，彷彿馬的盡力盤磨。沒有一個人能了解他這樣的自苦，沒有一個人能了解他是不能不自苦的。就是他的父親，有許多地方和他相像，卻也責備他道：

「你的弟兄對我說，你生活非常的省儉，簡直弄到可憐的樣子；省儉是好的，但是貧困的生活是不行的；這是一種惡，上帝和人類都不歡喜的。貧困的生活而且有害於你的靈魂與身體。在你這樣年輕的時候，這是自然運行；但是當你年紀已不輕的時候，疾病和

禍害就都要從這種可慘的貧困的生活裏生長出來了。要免去貧困，節制地生活着，留心缺少必要的一切，注意過分的工作……」

但是任何忠告都是一無效果的。他對於自己總不加一點憐恤。他的養料只是一點麵包和一點兒葡萄酒。他睡眠的時間極少。當他在波洛月 (Polonia) 致力於汝爾二世 (Julius) 的銅像時，他和他的三個助手只有一張床子。他到床上去睡時，衣服靴子都不脫去的。有一次，他的腳腫脹了起來，不得不把靴子割碎了。拏下來：拏下來連腳上的皮肉都帶着扯了下來了。

這樣可怕的生活，結果弄得他，正如他父親所說過的，弄得他常常生病。在他信中，我們可以看見他舉出十四五次的大病。他屢次生着熱病，屢次幾瀕於死。他又苦於眼病，腦病，齒病，心臟病。他又給神經痛所苦惱，在睡覺的時候，尤其發作得厲害；睡眠，在他，是椿痛苦。他絕早就老了。四十二歲時，他已感到老衰。四十八歲時，他敘述說，做了一天工，便須休息四天。他頑固地拒絕任何醫生的忠告。

他的精神方面所受到這種勞作生活的結果，比了他的肉體還要多，厭世觀念俘虜了他。原來這種厭世思想是祖先遺傳給他的惡病。他年輕時，他的父親時時發作那彷彿受着窘迫一般的毛病，他便盡心竭力去使他父親安靜。但是米西盜則羅也犯了這種毛病，而且比他所看護的人所犯的還要兇。那無間斷的活動和壓死人的疲倦，使他充滿着猜疑，把他趕到精神上的迷途裏去了。他猜疑他的敵人。他猜疑他的友人。他猜疑他父母長輩兄弟以及他承繼兒子。他疑心他們很性急地等着他死。

一切都使他不安。就是他自己一家的人，也嘲笑他這種永久的不安。他生活於，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種憂鬱的——還不如說是狂亂的——狀態中。」被迫着受苦，終於

他在苦痛裏嘗出一種味道，得到一種苦的歡樂：

「愈使我苦惱的東西愈使我欣喜了。」

一切東西，甚至愛情，甚至道德，在他都變成苦痛。

「我的歡樂，便是那憂鬱。」

*La mia allegrezza, è la manicomia*

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適宜於悲哀而不適於歡樂的了。他在茫茫的宇宙間，所看見的，只是悲哀，所感到的，只是悲哀。全世界一切悲觀主義都凝集在下面這一個絕望的崇高到不正的呼聲裏了：

「整千的歡樂不及一個苦楚！……」

\*\*\*

龔笛維說：「他的不知滿足的精力把他幾乎和人間社會完全隔離了。」

他是孤立了。——他恨人，他被人恨。他愛人，他卻不被人愛。人讚他，人又怕他。到結末，他承受了宗教的尊敬。他支配了他的時代。那時候，他才平安一點。他從上面看着萬人，萬人從下面望着他。他和萬人總是分成兩撮。他從來沒有過休息，沒有過最鄙陋的人也有平安。一生間，他沒有一分鐘能夠安睡在他人的愛情裏，女性的愛情是拒絕他嘗味的。只有一刹那，在那寂寞的大空，維多利亞郭六那（Victoria Colonna）的友誼的冰清玉潔的星辰閃着光，只閃着一次的光。四周圍，盡是黑夜，就在這黑夜裏流過他的思想的，希望的，錯亂的幻夢的隕星。貝多芬從來沒有這樣的黑夜，因為這種黑夜就潛在米西盜則羅的心中。貝多芬因人世之邪惡而陷於憂傷，然而天性是快樂的，常憧憬於歡樂。米西盜則羅的

悲哀卻就是他自己人格的一部份，他的悲哀使人畏懼，使人本能避開了他。他把自己的周遭弄成空虛了。

然而這個還不能算得什麼。最壞的就是不使他孤獨。最壞的是叫他只和他自己在一處，是叫他不能和他自己共存，叫他不能支配他自己，叫他否定他自己，叫他和他自己爭鬪，叫他破壞他自己。他的天才常常和那賣他的天才的靈魂同居。人家往往說宿命的災厄老是追蹤着他，不使他的偉業的企圖有一點成就。然而這宿命的災厄，就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關鍵，說明他一生悲劇的關鍵——人所最少看見，而最不敢着眼的——要知道就是他意志的缺少，性格的柔弱。

不論在藝術方面，在政策方面，他的一切活動裏，他的一切思想裏，他總是優柔寡斷。兩件事務之間，兩種計畫之間，兩種行為之間，他總不能決擇其一。汝爾二世的紀念像的，聖洛廊的正殿的，以及梅提西史的墳墓的幾件歷史就足以證明他是不會決擇的了。他開始之後，重行開始做去，然而總不能達到盡頭。他既希望那樣了，他又不希望那樣了。剛才他決定了他的選擇了，接着他就又懷疑他的選擇了。一直到他一生的最後，他沒有一椿事情是做到完成的。他是討厭一切的了。人家以為他的事業壓在他身上壓得太重了，所以他永久遲疑於幾種計畫間的責任，應該由他的主人，給他擔負這種計畫的人負擔去的。人家卻忘下了他如果能拒絕了他主人的計畫，他的主人便沒有方法來叫他擔負那種計畫，可惜他不敢有所抗拒呵。

他真是個弱者，因為道德和膽小的緣故，任何方面弄得他自己都柔弱了。他爲了良心的故而無力了。他爲了無數的猜忌而弄得自己很苦惱，原來性格方面假使能比他稍強一點的人就能把這種猜忌拋開的。對於他的責任，因為稍稍流於誇張的感情之故，他

便常常感到不得不去做那種平庸的工作了。他雖知道這種平庸的工作，叫任何工匠去做起來，都會比他做得好的。他全然不知道如何處置人家委任給他的業務，然而他又不能忘卻那種業務。

他因為疑惑和恐怖而弄得軟弱了。然而同是這個人，汝爾二世卻稱他為「恐怖者」，范石梨形容他為「狐疑者」，他實在是專門狐疑的，以至使人人都怕他，甚至皇帝也怕他，他自己也畏懼一切的人的。他在皇帝或親王面前是很柔弱的，然而他卻輕蔑那種比他對於皇帝更軟弱的人，他不是稱他們為「皇族的驢子」的嗎？他想避開教皇們；他又留住不走了，他又服從他們了。他容忍主人侮辱他的信札，他容忍而且很謙遜地回答他們。有時，他也反抗了，他也神氣活現地說話了——但是他總常常讓步的。一直到他死，他只是自己掙扎，總沒有勇氣來奮鬥，葛來蒙第七（Clement VII）獨獨反對一般的意見，在一切教皇之中，認識了他的弱點，對他最懷好意的了；他是憐恤他的。

在戀愛之前，他的一切威嚴就都喪失了。像在Falo di Poggio那樣無賴面前，他也變成爲卑微得很的人了。像 Tommaso de' Cavalieri 那樣可愛而平凡的人，他竟稱之爲「強有力的天才」。

至少戀愛把他這種弱點弄得更加動人。當他被恐怖所迫時，他這種弱點，只能說他是痛苦地悽愴的弱點——我人不敢說是羞辱的弱點。他突然爲恐怖所襲擊時，他便窘迫地從意大利這一頭逃到那一頭。一四九九年，他因爲看見一幻景而恐怖了，他便從弗陸梭薩逃出來。一五二九年，他又從他負有守護之責的弗陸梭薩逃了出來，——從那被圍困的弗陸梭薩逃了出來。他一直逃到威尼史（Venice）他甚至幾乎逃到法國。後來他覺得這個逃避的過失是可恥的；他要補過，他便回到被圍的城中。他在城中盡責到解圍爲

止。但是，當弗陸被薩陷落時，當懲罰的酷令配布時，他是多末無力顫慄呵！他甚至去詔諭那個發布酷令的，剛才殺死他的朋友——高貴的 *Battiana della Palla*——的范洛里 (*Valori*) 不幸啊！他甚至拋棄他的朋友們——被放逐的弗陸被薩人。

他畏懼。他對於自己的畏懼，覺得恥辱到要死。他甚至厭惡自己到生病。他願意死。人家也以爲他要死了。

但是他不能死。他自身有一股瘋狂般的生存力量。這種力量，每天再生一回，使他更加感到痛苦。——如果他自己能够只離開了活動的話啊！但這是他被禁止了的，他不得不活動。他不得不活動。他活動是必要他活動的。——他活動嗎？——他是活動的，他是給他自己過激的矛盾的熱情的旋風拉了去了，正如坦丁 (*Dante*) 所描寫的一個逝世者一樣。

他是多末的苦痛呀！

「不幸哉我呀！不幸哉！我過去的一切日子，沒有一天是我自己的！」

他向上帝叫出了絕望的呼號：

O Dio, o Dio, o Dio!

*Chi pire di me potessi, che poss'io?*

「呀上帝，呀上帝，呀上帝！除了我自己，誰能更照顧我呀！」

他的所以渴望死亡者，是因爲他在死亡裏看出了可以脫出慘愴的奴隸的境地的緣故。他講到已經逝世的人時，帶着多少的羨慕呀！

「對於存在與欲望的變化的恐怖，你已沒有了……時間的經過也不會對你暴虐的了；必要和機會也不會領着你走了……我真不得不帶着羨慕來寫述的了。」



死亡！不再存在！不再有自己！脫出了物質的橫暴！避開了自己的錯亂！  
「呀！幹呀，幹到我不能再回我的自我為止！」

\*\*\*

在客比督勒 (Carthage) 的博物館裏，我聽見這悲慘的呼聲從苦痛的臉上發出來，那雙憂鬱的眼睛還望着我們看呢。

他是一個中等身材，肩膀很闊，骨架很強而筋肉很發達的。身體是因勞作而弄成畸形了，他走路時仰着頭，背脊向前弓出，肚子凸起的。正如荷蘭人弗朗沙亞所畫的肖像，站立着的一個側形，穿着黑衣裳，一件羅馬式的披衫披在肩上，頭上是一塊毛巾，毛巾上是一頂深黑色的大氈帽。他的頭顱是圓圓的，方正的前額樹立在眼睛的上面，劃着不少的皺紋。頭髮黑而不濃，蓬亂如麻，眼睛細小，陰鬱而兇狠，是牛角的顏色。常常會變換，帶着點青色黃色的斑點。鼻子筆直又巨大，鼻樑間脹起一塊，這是被督里謝尼 (Othman) 一拳打腫的。從鼻孔到口角上，有許多深深的皺紋。那張嘴很精細；下脣稍向前突出。稀少的頰鬚，一部 *laune* 式的鬍子，枒叉般地分開着的，不十分濃，有四五寸長，包裹着那高顴骨和陷下去的面頰。

憂傷和寡斷支配着他顏面的全部。這正是泰史 (Thebes) 時代的一張臉孔，憂鬱而疑慮一切的。他的銳利的眼睛輝耀着同情，同時又渴求着同情的。

\*\*\*

不要戀戀不捨地不肯給同情於他了。把這種愛情來給他吧，這是他一生所憧憬而



終於沒有得到的呵。他嘗味了壓碎人的最大的種種不幸了。他看見他的祖國受人束縛，他瞧見意大利幾百年間淪落於野蠻人之手。他看見自由是死滅了。他看見他所愛好的人一個一個先後死去了。他看見一切藝術的光燄一個一個先後熄滅了。

只有他一人，只是他最後一人，留在那已落下來了的黑夜裏。到了死神的門檻上了，當他回頭一看的時候，他甚至不敢發一句安慰自己的話，說是他已做了他應做的一切了，做了他要做的。一切了。他的一生在他彷彿盡已浪費。徒然了，他沒有過一點歡樂。徒然了，他為藝術的偶像而犧牲。

他幾十歲的生涯，沒有一天的休息，沒有一天經營真正的生活，完全消費於殘虐的勞作，甚至不使他的偉大的計畫有一個成功。他自信最為偉大的作品竟沒有一個給他完成。運命的諷刺偏要一反這位雕刻家的意志，一直到他最後為止，只使他在圖畫方面有所成功。給與他多少的巨大的希望，又給與他多少精神上的苦悶的大作中，有的（例如波爾二世的靈廟，梅提西史的聖堂）可憐地失敗了。這正是他的思想的諷刺畫呵！

雕刻家錢培地（Ghiberti）在他的紀錄裏敘述那汪座（Antonia）公爵的一個德國窮銀匠道：「銀匠的技能不劣於古代希臘的雕刻家，」到了他的晚年，他眼看着用盡他全生命的作品都被破壞了。——他那時眼見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費了，他便跪下來，叫道：「呀，上帝，天地的主宰，創造一切的神呀，請不再讓我踏入於迷途，讓我專跟從着你，不跟着別的，請你可憐我呵！」立刻，把他所有的一切都送給了窮人，他自己去隱遁了，接着他就死了。

正像這個德國的窮銀匠，米西盜則羅達到了他生命的最後期了，他苦痛地展眼望

着他徒然失敗的一生，徒然的努力，回顧他的未完成的，破壞了的，未畢的功程。

那時他棄世而長逝了。文藝復興的驕傲，全宇宙君主的自由的靈魂的莊嚴的驕傲，和他一起隱入於「神聖的愛情裏了，這神聖的愛情呀，爲要收容我們，在十字架上展開了他的雙臂。」

*Volta a quell' amor divino*

*C'aperse a prender noi'n croce le braccia.*

「歡樂頌」的豐饒的呼聲終於沒有從他的口中洩出，直至他的最後的一呼吸，只是一篇解脫意味的「悲哀與死的頌歌。」他是完全被征服了。

\*\*\*

如此這般地他在世界上做了一個勝利者了。我們欣賞他的天才的偉業，正和我們欣賞我們祖先的勝利一樣。我們決不爲了祖先所流的血而逡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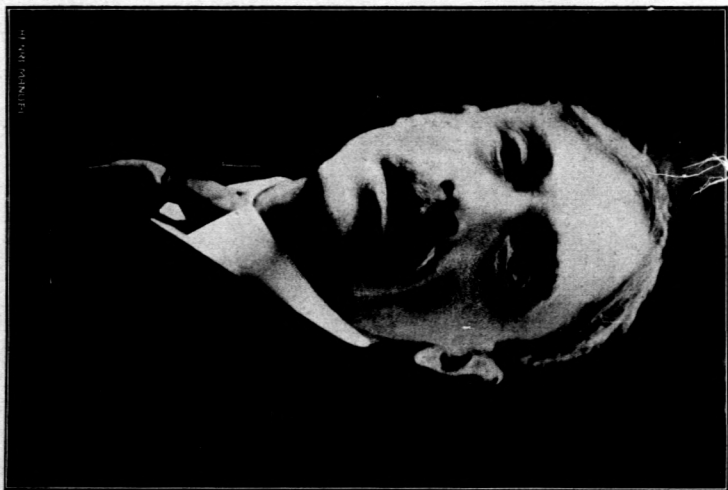
*Non vi si pensa*

*quanto sangue cos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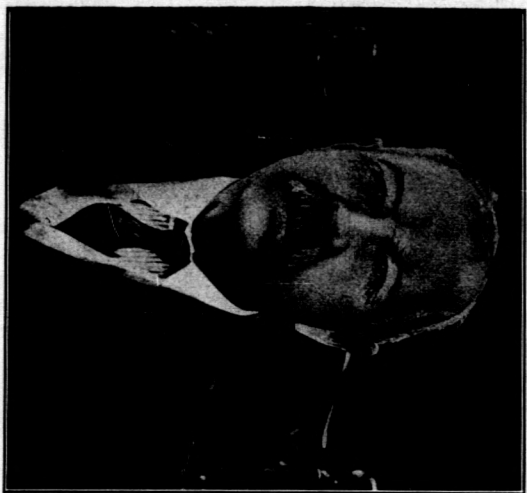
我想把這種血呈在一切人的眼前，我盼望在我們的頭上，飄動着那面英雄們用鮮血來染成的紅旗。



法國現代女詩人諾隱余伯爵夫人  
(Comtesse de Noailles) 近影



法國現代男大詩人瓦拉利 (Paul Valéry) 近影



英國柯南道爾 (Conan Doyle) 近影 福爾摩斯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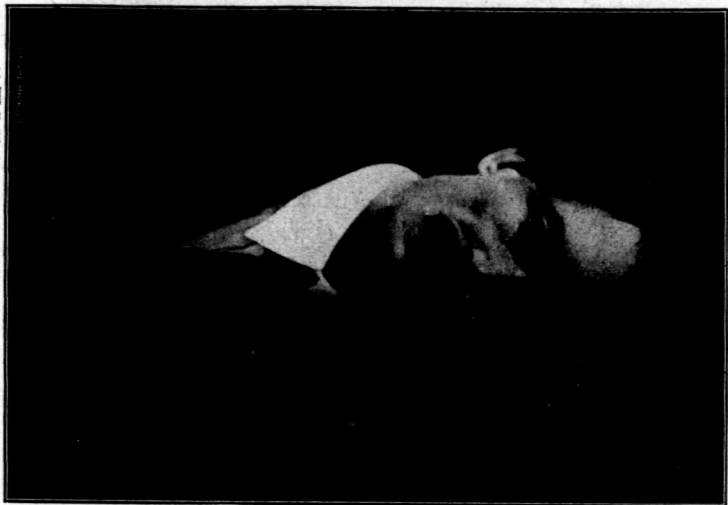
英國蕭伯納 (Bernard Shaw) 近影



法國大哲柏格森 (H. Bergson) 近影



英國名小說家吉卜林 (R. Kipling) 近影



法國非戰文學家兼民衆運動首領 巴爾杜斯  
(Henri Barbusse)



波蘭總統兼音樂家 巴得利夫斯奇 (Paderewski) 近影



日本名畫家關治 (Foujita) 與其夫人近影



德國名小說家好卜特曼 (G. Hauptmann) 近影



意大利名小說家鄧南蕭(G. D'annunzio)近影 鄧氏多才美貌風  
流浪漫美談百出其小說 The Child of Pleasure 是不啻自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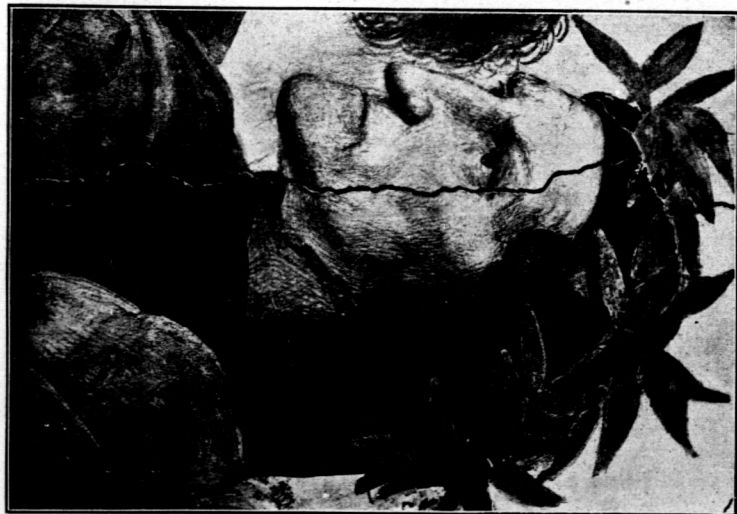




好騎獵之鄧南蕭



意大利 兩輪廓(一) 蒙梭里尼 Carpiro 作



但丁 肖象 拉斐兒 作

## 琵琶的起源和沿革

黃嘉歷譯

從過去的黑暗時代，醞釀出來今日最高尚的樂器——琵琶（Violin）到底這種樂器萌芽於那一個時代，專家對於這問題，還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至於這種的原理——用一條絃伸張於板上，以馬尾毛拉之，便會震動發聲，差不多世界上無論那一國，於太古時代，都已經曉得。印度人，摩爾斯人（Moors），阿爾格利人（Algerians）都有這種的樂器。在西曆紀元五千年前，已經有一種這種的絃樂器，名為拉悶那斯鈍（Ravanastron），相傳是錫蘭（Ceylon）王拉悶那（Ravand）所發明的。

這幾種的樂器，除了馬尾拉弓（Bow）以外，很少與我們現在的琵琶相像。至於牠們的形狀和構造的大體，都不能夠表現琵琶重要的部份。但是牠們的大略形狀，到是有點兒像我們現在梨形的曼都鈴（Mandolins），還有弗勒白克（Rebeck）形體像曼都鈴的，但是以拉弓拉的，對於琵琶的按絃板（fingerboard）的沿革，佔有很重要的部份。琵琶的第二個重要的祖宗是鼓老器（Cruth），這種的樂器是長盒形的，有六條以上的絃，由駕絃馬（Bridge）支持着，也是用拉弓拉的。第二種的樂器，對於形體做成的琵琶，有直接的關係的，是叫做羅達（Botta）羅達不多不少，正如六絃琴（Guitar）有時牠的絃到十七條之多的。牠也沒有駕絃馬，是用指彈的——不是用拉弓，但是，論到形呢，琵琶是很受牠的影響的。

### 不朽的琵琶之創造

像琵琶這種奇妙的樂器，並不是過夜製造得來的，牠也不是經過一次的發明便

完全造成的。牠是由進化來的，正像人類的生長一樣。人類是由物競天擇與各時代最優與最強的特點相聯合，而改造文化，學識和體格的完善。也就是這樣，絃樂器的製造家，由孜孜不倦的試驗，選擇那些經證明為最優的特點，用各種的方法，把牠們連成，再屢次改良。有時他們改得很好，有時則不很好。但是經這種不懈的研究，終乃現出好像聲音婉轉的競賽者，琵琶鈴。

由弗勒白克得來的，除按絃板而外，還有聲音出處的兩個裂口，駕絃馬，扣絃槽片 (Tail piece) 調絃音的木旋枳——軫子 (Pegs) 我們通常是這樣叫——並弗勒白克所看見的傳音柱 (Sound Post)，好像也是。

鼓老器供給一種重要的部位。在弗勒白克的形，是扁面，圓邊，底則像曼都鈴，鼓老器的面和底都是扁的，並有窄的邊像我們的琵琶鈴的，把面和底黏着，助以支撐面和底的，還有肋木，直等於琵琶鈴的木片 (Block)。這種樂器的扣絃槽片，牠的形狀，幾乎與現在所用的同樣。但是，要記得，牠的略形，還是一個長方形的盒——四個直邊呢。

至於形體的改變，是由羅達來的，因為由羅達的借鏡，才獲得兩個弧曲的邊，並使底部的彎曲與上部相稱。

大約就在這個時期，也從六絃琴那一類獲得那種伸長又分離的頸，和按絃板上的六個柱 (Frets)。要曉得這種柱是按絃板上的橫鐵絲，現在的曼都鈴，班昭 (Barito)，六絃琴等所有的，假使現在這種柱再放在琵琶鈴上，這豈不是很好笑嗎？其實，琵琶鈴被這種柱的妨害，已經一百五十年了。

到了第十四世紀之末，我們有了一種的樂器名叫珮哦爾 (Vio)，照構造形容之，看之，真像一個短頸的六絃琴，但是以拉弓彈的。這種的樂器，大小的種類很多，其所以這樣發

達者，是因爲在同這個時期，也認出人類的聲音，天然地可分爲四級——高音 (Soprano) 次高音 (Alto)，中音 (Tenor)，和低音 (Bass) 在那個時候，所有的樂器，聲音都不大，而俱有耐美的音性者，也僅少數而已。

### 近代的琵琶鈴

第二次的更改是在十六世紀之初，由六絃琴得來的扁面，我們找出已經改變爲脹起的了，兩邊平順而小的弧曲突變爲四個角，正像現在的琵琶鈴一樣，在面上的裂口，由平直的曲度變成如現在「π」的形式，而琵琶鈴也就製定以四條絃爲標準了。

到底琵琶鈴的真標準是來自法國或意大利，這是很難說的，查考在一六〇七年「有兩只法國的小琵琶鈴」至於琵琶鈴的完成，就應該歸功於意大利，因爲在那裏有發起像藝術學校的琵琶鈴學校，且有策畫與製造琵琶鈴的技師，同時招致學生去學他的方法及原理，大概並習爲藝徒，也許有時是和那個技師同住的。

沙羅 (Gasparo di Salò) 就是這三著名出品家首要之一，他的樂器的邊是狹的，那個腹也是高拱的，樂器是製得很堅固，牠的聲音正像一隻聲音高強的琵琶鈴被包裹着一樣。他的一個偉大的門徒，馬金尼 (Juan Paul Magini)，繼續製造這一式的樂器。馬金尼一生最大的成績，就是他能夠教阿馬梯 (Amati) 了，雖則這事還沒有確實的證明。

### 安丟士阿馬梯 (Andrea Amati) 及貴孟納 (Geminio) 學校

我們不但不能夠斷定阿馬梯的教師是誰，就是他在甚麼地方什麼時候生的也缺乏確實的學識，自從他學成琵琶鈴製造的技術而後，他自開一所製造廠於貴孟納，這個地方從此名聞世界，他的樂器的聲音並不大——因爲在那個時候，聲大的琵琶鈴會遮蔽其他伴奏的樂器的聲音，牠們是略小於馬金尼的，中部則很高起，全部的工藝是非常

之優美聲韻柔而清。

安丟士阿馬梯的二子，承繼他們的父親的遺業，惟稍有更改，但仍然是很優美的樂器。至於阿馬梯氏之最偉大者，厥為安丟士的孫，尼哥拉斯 (Nicola)。他製的琵琶鈴之僅存者，也僅數隻而已，但這幾隻已是非常的精美了。那些弧曲較帶有藝術的色彩，而全部的工作也是更加細心的研究才執行的。

尼哥拉斯的兒子遮羅姆 (Tomme)，他的名所以還紀得的，是因為他掛着阿馬梯聲譽彪炳的名，而造出劣等的琵琶鈴的緣故。幸而尼哥拉斯有賢門生，其中一個是葛拿流氏 (Joseph Guarnerius) 為「約瑟王」(King Joseph) 的製造者，乃俄里勃爾 (Ole Bull) 所賞識的樂器。

#### 斯脫歷法流氏 (Antonius Stradivarius)

所有琵琶鈴製造家最偉大的技師斯脫歷法流氏，也是尼哥拉斯的門生；那個把貴孟納造成為永久馳名的琵琶鈴城者也就是他。

斯氏不僅僅是一個技師，他是個按照那個時代的學識之科學研究者；而且也是一個真實的藝術家。他一生的思想，就是造成一隻完善的琵琶鈴。他以這種為目的，耗費無限的時、日、月、年，作不懈的試驗與研究。他像是潛心約二十年的功夫，貫徹全副的精神去沈思和研究。阿馬梯的式樣已經是改良到最優的了，但是，斯氏想，這可是最好的嗎？

歷盡許多的歲月，他造出一隻更好的樣本。他把琵琶鈴造得稍為寬一點，腹部的曲度沒有那樣的突起，而且木板的厚度也是經過精密的試驗而斷定的。此後，再經幾年，琵琶鈴輪廓的藝術色彩更加優美。各部的工藝，不管是外表或內裏，都是華麗無比。而且，這種綺麗的製造品，實可以用為辨別許多價造的標準。

他所有的琵琶鈴不盡是無價的傑作。但是那些最精選的，自然還算是世界樂器最優美的出產品。牠們歷年歲而益精良。一隻的琵琶鈴，用一百年，還算是幼稚的。用過二、三世紀的，才好像有蘊蓄着什麼牠存在過和接觸着的經驗。這樣才略近人性。牠的主人就愛牠如同靈魂上的友伴，東西到受了這樣的愛惜與賞識時，也就無怪乎最精選的琵琶鈴值上幾千塊錢了。

本篇譯自美國音樂學校 (U. S. School of Music) 函授課之一。

十七·七·二十二，於福建。



## 樂器的進化

黃嘉歷譯

音樂獨立地發展於地球上許多不同的部份，但是在每處所發明的樂器，都可分為三大類，而在每個地方，這三類自己所表現的時期，其先後也都是同樣的。

雖則在今日的世界上已有幾百種的樂器，若要把牠們全部歸納於這三類之一，也是一件簡單的事——鼓樂式，管樂式，和琴樂式。

鼓樂式的包括撞擊的樂器，鼓，鼗，銅鑼，三角樂 (triangles)，響板 (Castanets)，鏡鈸 (Cymbals)，羯鼓 (tamboourines) 等。管樂式的包括各種的角，笛，簫 (Oboes)，銅簫 (Clarinets)，大笛 (Bassoons)，風琴等。琴樂式的包括一切的絃樂器，豎琴 (Harp)，琵琶 (Lyre)，六絃琴 (Guitar)，梵亞鈴 (Violin)，曼都鈴 (Mandolin)，口絲馬 (Dulcimers)，鋼琴 (Pianos) 等等。

無論那一個民族的音樂，鼓樂時代都居先，生番就有鼓，而除鼓而外也沒有別的。其後，他稍文明了，於鼓式的樂器而外，就有管樂了。也僅到了第二時期他才有了絃樂器。

雖則在近年所找出的，生番的地方有時也只有鼓式的樂器而已，但是沒有一處曾找出僅有管式的樂器的。假使他若是已擁有管式的，就鼓式的也是有了。

這種的原因，也許可由我們自身找出。我們頓足和鼓掌使適合於節奏這是很自然的。使心跳按照規定的時間也是很自然的。就由這些生來的節奏之本能，到了擊空的木頭使發較多的聲響，也相差不了。比諸鼓掌，也許可以說是音樂，假使我們歡喜這樣叫。至於吹的樂器，自然是由口嘯來的，可不是嗎？而且鳥類和人類也都吟唱，所以無怪乎採用這些天然的才能列於第二。



琴樂式的像較實在是一種的發明。到了人類開始背誦詩的時代——他詳述歷史事實的和想像的，於歌中，那時管式的樂器就有缺憾了。因為人同時不能夠吹管樂又唱歌。這樣，好像是，他突然想到一個計畫，把兩條的絃伸張於木板上。這些，他就用為唱歌的小引，或是給他一個主調音。

由這種的開始，遂崛起今日奇妙的樂隊了。假使音樂是從我們無學無識的過去進步到這種的程度，就將來所不能夠貯存的又是什麼呢？

### 音樂的鼓樂時代

假使世界的進步是標證於宗教的信仰，那麼地球上大部份的進化，鼓是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的。

鼓是造成於多少年前，這是不能夠說的。但是在埃及最早的雕刻物上，明明是已存在於任何歷史記載以前，就可以看見空木頭上伸張着皮鼓面了。到底現在的鼓勝於古代的，是在那一點呢？大概是由增大鼓的形，由鼓邊穿個洞，並由選擇較好的材料去做鼓面，而增加牠的回音。但是，一切最重要的，就是今日的鼓就是過去許多世紀的鼓了。

僅在一百年前，南美洲的二份二，還是崇拜鼓的。納蘭人 (Tapandera) 也是這樣，信仰這種樂器的有效力，雖則他們利用牠的方法稍有不同。南美洲的人相信他們的「鬼神」是住在鼓中的，他們也就對鼓獻祭祀。在別方面，納蘭人利用鼓為通神的方法。沒有鼓，納蘭的術士就無憑可藉，但是有鼓——也只須有鼓——任何事他都能夠做到了。

從白苓海峽 (Bering Strait) 以至於麥哲倫海峽 (Magellan Strait)，還有許多別的祀鼓的例，能够使我人相信，在人類的歷史上，有個時期，有一種宗教制度的組織在全部的美洲，鼓是以神崇拜的。就是在北美洲的印地安人，卜卦的技術也是靠鼓為憑藉的。

鐘，爲鼓樂式的一個重要的份子，牠的歷史，與鼓本身有很密切的相似。在中世紀的全時代，人還相信鐘是活的，並會說話，鐘若是發聲就是擔保有好收穫。雖則時至今日，迷信還是顯示牠的痕跡，我們自己的先祖父懸鐘於他們的禮拜堂中，以「打破雷電並驅逐暴風雨。」

晚近鼓式的樂器所進化的是泄列斯達 (Cathar) —— 一組的鐘由鍵盤使牠出聲的；木琴 (Xylophone) —— 一套的木條牠的大小和形狀做得使牠們能够發出音階；像這一類還有好幾種，例如馬林巴 (Marimba)，電鐘 (Electric Bell) 等。

### 音樂的管樂時代

管樂式時代表明腦力的進化較高於鼓樂式時代的。鼓樂式發生於無所有的黑暗時代。管樂式就較屬於一種的發明。

據所發現的，管樂時代的最早的份子，是真的角。這種大概是牡羊的角和螺殼，最初吹這樂器的用意，是要使聽見的人會害怕。有許多種的生番以吹角和喇叭爲開始攻擊的記號。這是無可疑的，第一次聽見這種古代的角色所發出的聲響，真正是會懼怕的。雖則敵人既經習慣於這種轟聲以後，這種轟聲的深遠，和尖銳響聲的激刺，還是能够使他們全身抖顫呢。這種古代的角色，其製造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能够發出一種想像得到最兇惡的聲響。

假使這種利器能够使物質的敵人害怕，怎麼不能够發生同樣的魔力於惡神呢，生番這樣想。所以角也就站入於宗教的儀式中了。

笛的出現較遲，其產生就沒有那樣抵抗的意思了。

希臘人說笛是潘 (Pan) 大神所發明的，這好像有點兒意義，因爲潘大神是一個熱情

的愛人，而笛的發明像是用爲人的求愛之表示。在北美洲的印地安人中間，我們曾找出那種溫妮巴歌 (Winnabago) 的求婚笛。一個青年的壯士，坐於靠近他所合意的少女的居屋的石上，吹樂向她求情到許多日，有一時是用這種的樂器。古代的柏魯維人 (Peruvians) 有一種通常愛情的語法，是用於笛的，聽說對於女人的心有一種很有力的請求，那個女子會由很遠的地方被牠的音調所吸引而來，並投她的身於求愛者的手臂內。

但是其中最有趣的，大概就是笛最初是用鼻吹的而不是用口，因爲用鼻較容易發音，且這種方法還是生出很美的效果，社會羣島 (Society Islands) 友誼羣島 (Friendly Islands) 和三麗安 (Samoa) 羣島的土人還是這樣吹的。

### 音樂的琴樂時代

琴樂時代——絃樂時期——爲人類從野蠻時代 (Savagery) 進化到無教化時代 (Barbarism) 的標記。

琴樂器爲亞利安族 (Aryan) 的發明物，牠的發生好像是要適應沿途唱歌以餬口者的需要，使得有一伴奏的樂器。最初這種樂器大概是只有一二條絃伸張於一板上用手工指撥的。再次的進化，就是將絃後的板削去一部。這樣，就能够把絃張得更緊。大概這種的樂器的絃，是用像羊的頸骨這樣的東西彈的，這實實是斯哀薛亞人 (Ceylons) 所用的。

下面這兩種是絃樂器兩大類的祖先——那些用錘打的，和那些用指撥的，一方面就是鋼琴，他方面是豎琴。

更進的變化是有按絃板的，這在琵琶，曼都鈴，六絃琴，班昭 (Banjo) 等都有的，使彈的人能够由一條絃上獲得許多音，以免增加絃的數目於樂器上，如同豎琴所已成就的。世界上自從絃樂器發現以後，就使歌聲與樂器的關係日益密切，這種的效果就是

得有和諧的音樂。這樣的展進，無時或已，樂器的發音幾乎與聲音同樣的巧妙，逐音逐字，表現人類心靈上的每個思想與情緒，從何而生出呢，就是普遍的語言——音樂了。



德國音樂家貝多芬像 卜德爾(Bourdelle)作



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像 羅丹作



蝦

金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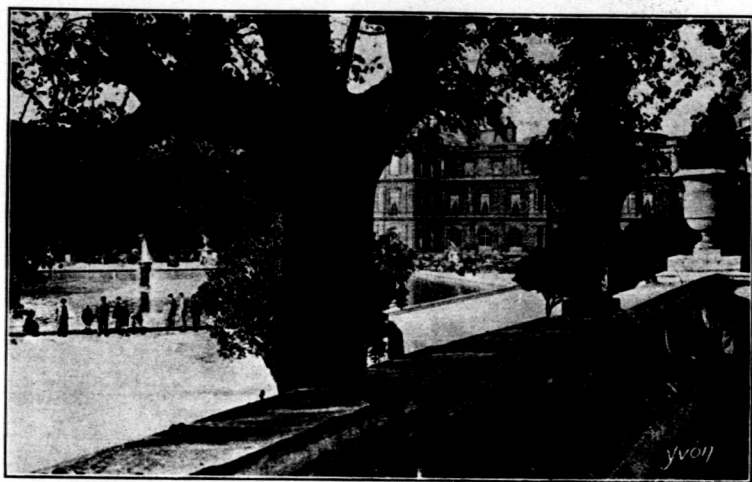


埃及最高之金字塔 高一百四十六密達中葬 Chéops 屍骸  
約在紀元前三千五百年司芬斯之掩埋地下者尚有十九密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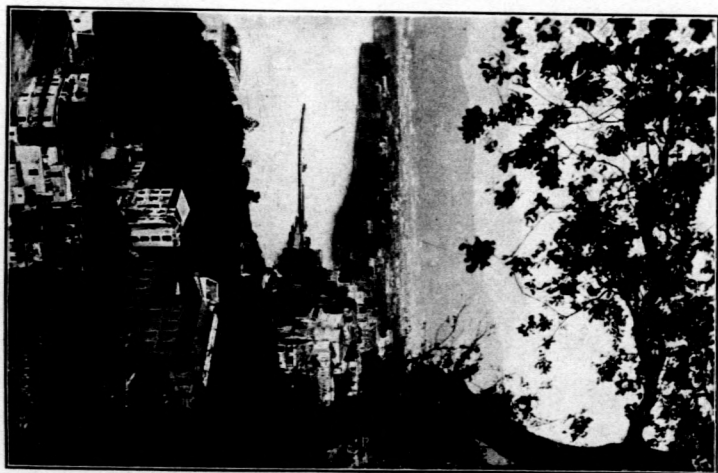


羅馬古城之遺址 遠處隱約可見者為羅馬人當  
年引水之橋今則只斷石頽垣殘陽古道而已





巴黎盧森堡公園之一角 其右爲上議院



意大利名勝索倫多(Sorrento)之遠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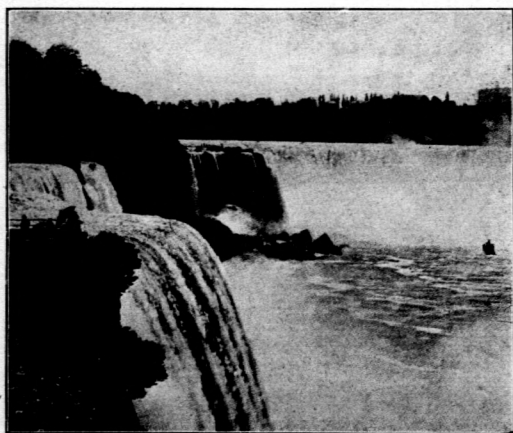




美洲 Canada 之雪嶺長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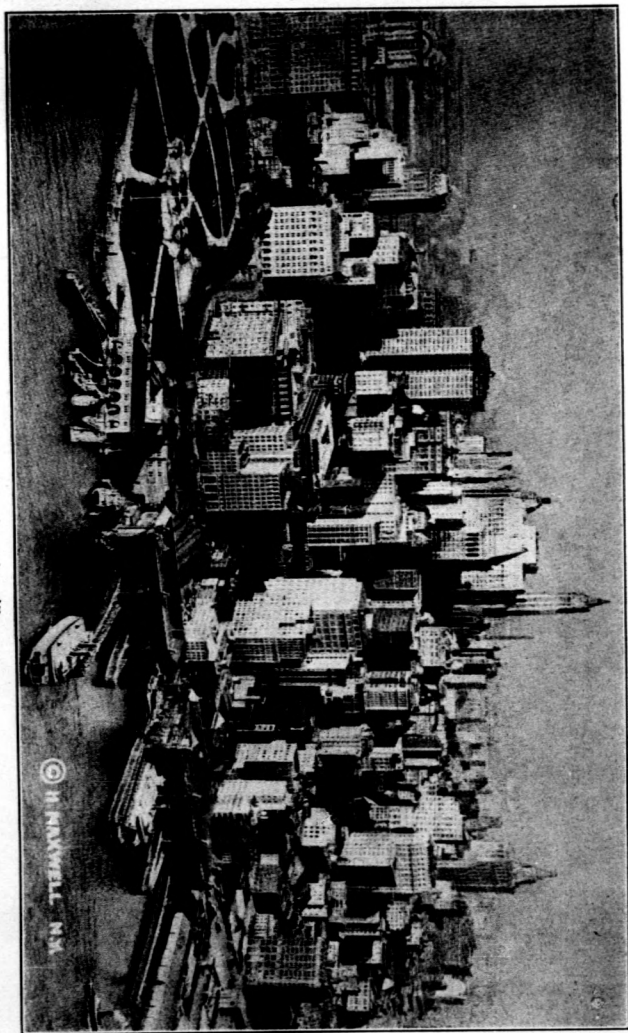


美國 Adelboden 之雪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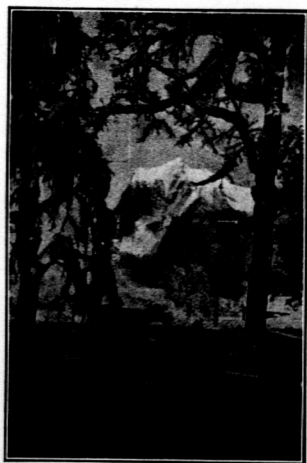
世界著名尼加拉之大瀑布

紐約全市之遠望





九 江 粘 嶺 雪 景



美 國 Grindewald 之 雪 後



# 地獄之捷徑

金 髮

一個似投契而非投契，但平日總喜歡與他談笑的法國朋友，在一個夏夜裏，從許多談話中述出以下的故事：

在一九〇九年春間，我在夜間總是咳嗽不能安睡。後來有一個我們素來以為有學問的歌尼先生告訴我，那是發了肺痰的結果；因為我年來太辛勞的關係，須得到南方去休養一下，不然是很危險的。我向來是怕一個人出其不意就猝然死了的，所以惕聽之餘，把什麼有出息及全家靠之為活的公司經理，都交給他人去管理。

我的旅行目的是南方，但究往那一個大城或小鄉村，都還沒有決定。後來車中鄰坐的一個從巴黎回家，好像老於南國的老人說，別谷鎮是著名養病的地方；那面有沙那多利奄……我以是決定了去這個小鄉村勾留。

下車後並不覺得有什麼特殊的情形，除了一個高山之外，經一個房屋管理處介紹，我就住在一個專靠利息為生的一個人家裏。那個老翁房東，初看去我覺得有點害怕；因為眉毛是上斜到三十度角一樣的，兩頰的鬍鬚，又特別像印度人。但同他談起話來，還溫和可親，祇是無論他怎樣努力，他的口音總不像法國人。過了幾天並未特別提出來質問，無意中知道他是荷蘭人。我以後曾幾次問他何以會久居異鄉的原因，他都含糊的顧左右而言他，這更是引起我的好奇心。

久而久之，他知道我與人無忤，慢慢契合起來了。初而談談家庭瑣碎，繼而談到他自身的悲哀。他無限哀傷似的手指腳畫講，并極力囑我無論對任何人都要守秘密；因為在人們是最鄙視有這種經歷的人的，尤其是在小都邑中，一經人知道，就會同抹布一樣被人輕侮的。現在時過境遷，大概這個亞都文先生已死了。我就索性孟浪一會告訴你他的故事。

以下是亞都文先生的話：

我二十一歲時在安世達潭一個百貨公司裏爲雇員，每日機械地工作，因沒有家庭或特殊的教育，對於前途實可說未曾抱過什麼計劃或希望。因爲公司裏工作不忙，日間幾乎在那裏打瞌睡。唉！不料過了半月，新進來一個女職員，很是嬌小而且玲瓏。起初我覺得自慚形穢，并沒怎樣對她表示歡迎或拒絕。但不上幾天，她的嬌笑居然有時光顧到我，初而交談，繼而很願意親密似的，兩人呼起小名來。你大概可以設身處地，去想像我此時是何等欣慰！真是像長沙萬里的荒漠裏，遇到一株棕櫚啊！我每日事畢送她回家，有時我們一齊出去吃飯，兩人如影隨形似的周旋。但我心目中只當她是姊或妹，絲毫不存性間的惡念。但我們這樣的交遊，引人由注意而嫉妬了。再過一星期，經理要她到私人辦公室去當書記。因爲職務的關係，還以爲是擢升要職了，那裏會想到有什麼意外。

啊，有一天落落蒂奈（我現在始告訴你的名字罷）帶淚的出來。我好生奇異，後來她告訴我原來經理存心不軌。自她到辦公室後，始而猥褻的挑撥，繼而強要她接吻。她迫不及待，曾把檯上的玻璃尺，向經理面上一抽，打得他皮破血流。此時經理真惱了，咆哮大罵，限她二日內即答應他全部的要求；否則控她竊開私庫，失銀若干。這樣一來，真制落落蒂奈的死亡：逃走是不能的，答應他的要求又不是她這富於個性的女子所能做到的。她偏

問我如何是好，我說我明天就有辦法，她頓時安慰了許多，並不問我是否能夠於這種要求中都可以有辦法的人！

我的辦法是先除去此獠再說，情願以身入囹圄，誰料到竟干犯到那幾致喪命的刑法！其實一個女子值得一個男子犧牲性命麼？況且幾乎犧牲了三條性命呢！我別了落蒂，叫她靜靜的待我明天的辦法，回家草草食晚飯，便潛到經理的住宅。我對守門的說，我要事須見經理。他說經理今晚有一個宴會，片刻就會出來，我就守候在那裏。我挾的是一柄土耳其的長刀，是我先祖父在大馬斯帶回來的；據說是一個首長的贈品，曾殺過幾十個人。我的意思是把經理及守門的一齊殺卻，然後潛逃。誰知經理給我一刀刺去，沒聲息地倒下，對於守門的疏忽了一點，殺得半生不死。我剛欲抽腳走時，暗探已扼住我的喉了！這種暗探，不救他於未殺之前，而寧捉我於已犯罪之後，真是有點神秘啊。我此時並不恐慌或懊悔，所念者是明日落蒂聽到我這個消息，將如何哀痛，此後如何無依。但在他方面，希望她此後愛我益摯，或能如許多小說或影戲中所描寫的一樣，幾經浩劫，結果團圓。但天啊！自那天之後，我幾曾再有她的消息。流落了？呢？變心了？呢？或嫁作商人婦了？呢？惟魔鬼可以知道。

經了兩回審判，我的罪狀是殺人兩命（因為那個守門的亦因重傷死了），判處二十五年的苦工，即刻送往 *St. Paul's*。你大概聽過什麼是 *St. Paul's* 罷？這是第二地獄的代名詞。

過了兩天，聽說是出發的日子了。早飯後，手腳給他們鐐好，三個武裝的兵士，及另一個同命運的波蘭罪人，乘着後面有豬籠似的箱房之長途汽車出發。行了五六點鐘，無飲無食，經過本格，車江，塞斯，猶却達尼等地，大約要到比國邊境，車子停了。我們下來步行二里許，到了一個荆棘參天，像野獸隨時可以出來食人的地方。聽說這個就是目的地了。再

舉目一望，是四週懸崖削壁，奇木杈柯，如古代的森林。也不見人聲鳥語，陰森之氣沁人若死。再過一鐵門，便見百數十個罪人倒睡烈日下。初見鐵索縱橫，沒有一個動像，以為是全部槍斃了的人，吃了一驚。俄而有些是還會移動，有些是已起立了的，我纔知仍都是活人！只因苦工的緣故疲倦得將死。

一夜不提，第二日我就開始我二十五年苦工流放的生活，接受一切義務！此時亦不懊悔，亦不想念落蒂，只覺雄心消散，生死不關心。

我們總共有一百二十一人，但這是起初的統計。其後每三五日便病死一人，以是數目就無從確定了。我們各穿一件薄的單衣，無鞋無帽，身邊的鐵索之端，便各人帶着一個約二十磅重的鐵球，每一舉步，就要用手提起同行，這真是一個防止逃亡的好工具。我們的工作，是每日將四週懸崖上的大石卸下，復用山鋤或小斧將他們打成小塊，約一拳之大；天曉得這些石子拿來做什麼？從來未見有人運或移動過！工作是不能苟且的，一旦疲倦得不可耐了，不做，看守的人就前來呵責，或揮其皮鞭。總共看守的有五人，悉荷槍實彈；每個罪人腳鐐的鑰匙，都掌握在他們手中。但有時他們團聚着在小房裏談笑或飲酒的時候，只留一人在巡查。他們是以為罪人入睡了，可無什麼意外。想不到有些膽子較好的同事，約好幾個人，躡手躡腳的前去，將睡意紛紜的看守者，一錘擊去，隨將尸身埋在石岩下，並將槍枝藏起。看守的同事，因為沒發現有若何聲息，或痕迹，不敢對我們要人，只好以為他是偶然外出為山虎或野獸噬了。

這樣的，我們前後收拾過三個人，獲槍三枝，大半的鑰匙都已覓得，預備有一天就向他們攻擊，把一切鐵鎖開了星散。

其實逃走出來，亦仍是一生九死：第一是本部之外，別處還有幾處關卡，他們一見逃



犯，就放槍打死；第二是縱使逃出了，亦沿途無物可食，極易餓死或倒斃途中；第二是野獸徧地，非有武器即遭攫食。所以雖名徒刑，比死刑還厲害而無望。——你聽過世間有幾個人從 *Boone* 回來的！——所以此地的環近百里或二百里，常見死骨或遺衣，是多麼淒慘的人間啊！

我們的指揮是柯力託伯伯，他的爲人多麼可愛——從不肯說他犯什麼罪進來的，使全部都信服他，約定好我們何時發動（他說只願救你們有爲的青年出去，他老人們，老死那裏都無所掛慮）不料距預定好的日子前一晚，一個同事因一時疏忽，把槍的槍砵然作響，看護的兵士即刻出來，放槍作戰，我們亦只得將差就錯，同他們火併起來。但怎麼以三枝槍敵得過他們五六七八枝槍啊！一面打，一面各自開鑰匙，把鐵球永遠放下，我趁了機會，從西邊逃出，同走的約五六人，但一里路後亦各自星散了。此時還可聽見槍聲，大概未逃出的都會給他們打死的。人生多麼可憐啊！

我出來之後，不久就是黑夜，我因預知到行路的危險，就在草叢中過了一夜。我那時神經已成麻木，亦不自慶幸我的前途，只想到城裏去，看另一般無鐵索的人，我就幸福。第二天挨餓走了一天，多謝天，沒有遇到野獸，或對指着的槍口，那天到了一個卡，適值大多數的卡員，都上山打獵，還沒回來，留着一個荷槍的守衛在假寐。唉，還不是一推打破他的腦子，攆了他的槍便走！知道若被他同僚發現了，一定窮追的，以是一天走了五十啓羅米突，漸漸到比國邊境了。我知道此後更須小心，便將犯衣除去，（其實早要除去的，但那會想到這點啊，）只穿內褂，更二十啓羅米突，便到了一個小村鄉。我一見他們我便說我是塗本寨居城來的迷途的獵人，現在無法跑路回去，只想把此槍賣去，趁車到都市搭車回去。他們起初猶有些不信，但後來有一個像不肯把廉價錯過似的老人，便滿口應允，把這

個搶買去了。我食了些他們的東西，便趁着勝利亂走。

無困難地進了法國境，到了杜容里小城。我向人們要工作，結果一個職業介紹處，介紹我到璧拉夫人家裏管花園菜地。但後來璧拉夫人因頗信託我，且因他的兒子少佐，剛從西班牙邊境回來就死了；女兒又已出嫁，諸如此類憂悶，使她成病，醫生斷定她不宜再留北方，她因舉目無親，便決意將田園賣去，攜我到此地來居住。我那時在其家已三年，她絕對相信我，一切事務都給我料理。

再過一年，璧拉夫人病更兇劇，終於那年冬季死了。她將遺產全數給我，不過不是十分宏厚的遺產。我就這樣的自她死後，坐食了十五年，什麼都沒出去做過。日夜在家裏夢想，照料些牲畜園地……因為經一次的陷入法網，實在再怕與人交接，只要從此……得死所就好了……唉！命運……什麼都是命運……我就這樣的過了一個……人生！





施德之君藏 顏真卿題 子繪山水 吳道子繪



唐吳道子繪蜀道圖題者藏者同上

## 懷 拜 倫

▲致李金髮先生

華 林

「人羣」真是險惡的，墮落的，忌才的，作偽的。我想起英國詩人「拜倫」在這種麻木蠢動的畜類中，不得不流於孤寂漂泊的生涯。「別矣！我的故鄉，消失在海天波濤中。」海風吹起了他的滿頭散髮，吹去了他衣襟上故國的塵埃，漂泊詩人的運命，除了拜倒在「美女」前，撥動他殘缺的心絃外，世界上「故國」「人羣」「皇冠」「寶庫」等，皆蔑視不顧。波蘭樂家「梭班」Chopin 爲了他愛人「瑪麗」負心，他拋棄了祖國一切的榮寵，誓客死他鄉，永不返故里。詩人「拉馬丁」Lamartine 說過「你缺少一個人，一切都消滅。」法國「盧梭」在大自然面前他心中目中，都隨着他的恩愛伴侶「余麗」，足見人在世上所發生種種關係，都由「愛美」一條線索牽引而來。讀「拜倫」詩集，如「海盜」La Corsaire 「茫佛亥得」Manfred 等，一個是在狂海怒濤中，一個是在阿爾布斯雪嶺上，都是痛恨人類，咀咒人生，在極端的「愛與恨」上發展他的反抗力，在善上與惡同，蔑視人羣，只除了「一人」傾倒外，世界都歸於毀滅！毀滅！魔鬼也罷，天仙也罷，地獄也罷，天堂也罷，我們除了「愛美」外，什麼都不顧慮的。「海盜」因爲有了一個人的「愛」，所以對全部分人類爲敵而不辭。在萬般罪惡中，只有一個善，這個善，已經足以表彰他偉大的人格而有餘了。「梅道哈」死了，他的愛與恨都毀滅了。世界上既沒有恨，又何處覓愛。海盜的英雄戰鬥的生涯，乃從此告終。足見拜倫詩集，無處不流露他的熱烈真情，以恐駭社會，破壞道德爲兒戲。要知道「心情」是道理所不知的道理。「拜倫」心中的傷痕，好像火山的裂口，在這個涼薄的人羣中，是永不能療治的！



瓶瓜 王一亭作 吳昌碩題



山水 明項叔子作 施德之藏



山雀

新羅山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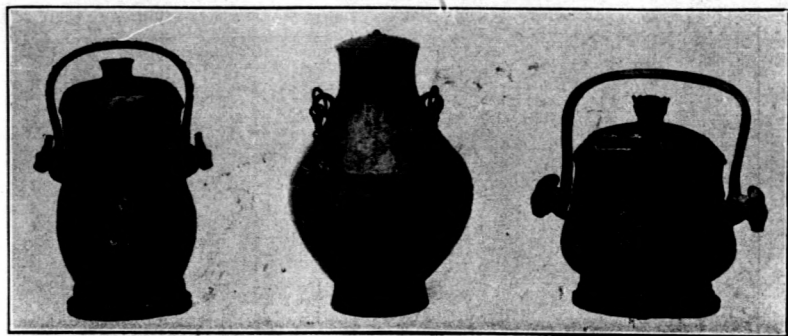
王一堂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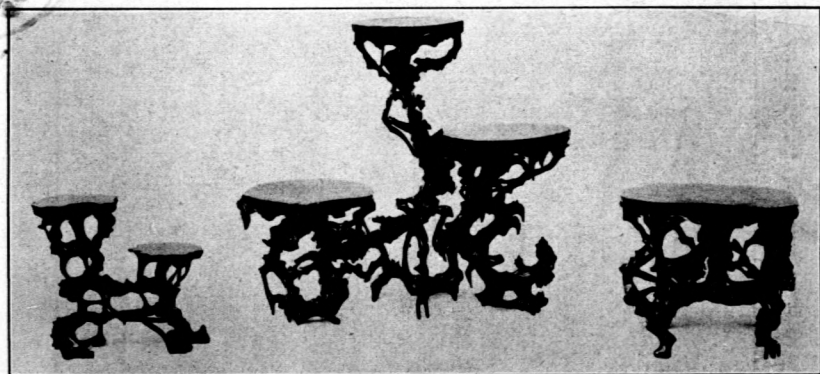
雪虎

日本赤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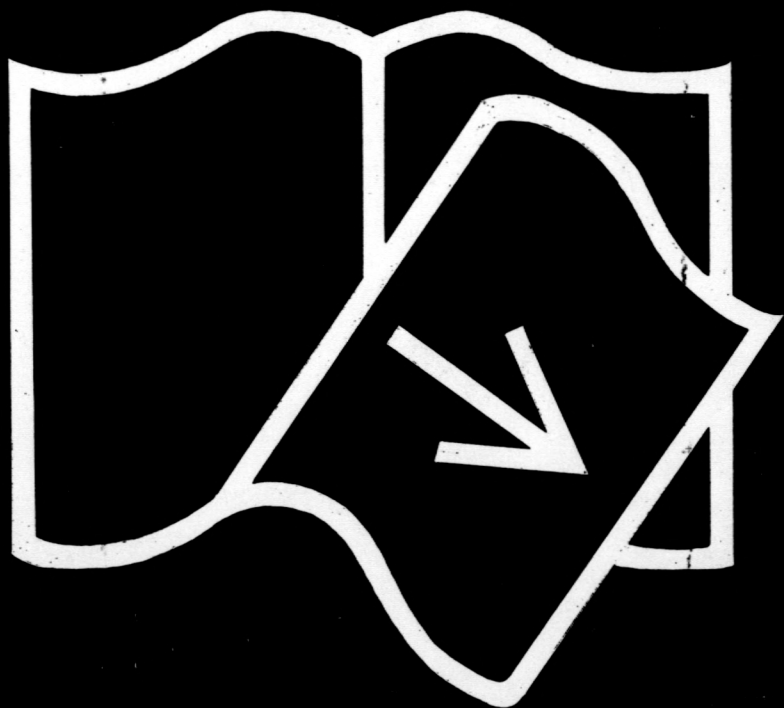


古銅器 大約爲秦漢以前所製



穿花瓶架 工細無匹聞作者爲盲人同爲郭紀蘭君藏





原件短缺

缺 P165-172

## 吾國藝術教育

金髮

現代歐美各國文化之成分，可概言之為科學與藝術之文化。其成功的根源，是由社會上之科學教育與藝術教育。這兩個趨勢，就在原始人類，亦已有之。現在猶在野蠻時期的民族亦如之。簡言之，科學教育之原因，於要解決生活，戰勝環境，藝術教育原因，於官能的需要，而創造出一些動作來，去快慰身心，而至於陶冶性情，譬如最野蠻的民族，他們亦要使子弟如何挽弓，泗水獵獸，採取菓屬，生計工作稍寬時，便老老少少圍著火堆，炯炯娜娜的舞起來，拍著瓦器，或獸皮製的鼓，以資節奏。他們有些是文身的，或以寶石鑲在鼻邊，脣上，獸類的牙或骨，掛在身上，做裝飾。這是可證明，凡是民族，都需科學和藝術和藝術生活的。

西洋古代與現在科學和藝術之發揚光大，是盡人皆知，無庸贅述。中國之科學亦發明得很早。黃帝時已有指南針，藝術方面，則商周時代，已有琴瑟，石刻等。禮記有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的語。但何以西洋人承了希臘文化，更日進千里，而中國則同樣跑了四千餘年歷史，而至今仍是用凡上尺去做樂譜，飲的是河水井水，載物則以人代牛馬。現在戰爭有迫擊砲，交通有無線電，日用有熱水壺，羊毛衣還是受歐美人之賜。中西文化有同樣的發源，結果何以如此其懸殊，就是一個有教育，一個無教育的緣故。比方中國醫學上有所發明，就成為秘方，成為某家世代相傳的祕製，因之凡什麼發明，都不為有系統的研究，那能得到進步。藝術上偶然有天才的創作，亦不過有時代的價值，而無永久性。一方因為研究出來的，無科學方法，不能給後學者以門徑。

由此可見教育是成了文化興衰的關鍵了。

吾國近年來鑒於歐美的物質文明，已知道科學教育是什麼一回事。在上者鼎力提倡。如蔡子民先生之創立中央研究院——在學小子亦津津有味。現在雖然還沒有大發明或小發明家出來貢獻，但將來科學基礎好了，誠然是可以救中國之貧弱的。但是中國的藝術教育，怎麼樣不是相形見絀麼。

中國人的愛好藝術，確是一種好天性。從前的文人起碼要懂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只可惜都是「好古敏以求之」，千載一例，毫無演進。至今寫字要仿魏碑，宋體圖畫只要唐伯虎吳道子纔是好的，絕對不肯信認現代的作家。亦是中國新藝術不振之一大原因。現在國內幾位中國書畫家，尚得他們的信仰，多係因為「筆近六朝」、「神乎漢魏」。以視西洋之數年新興一派，真不禁啞然。此外大多數人自己無藝術之審察力，總以為凡古代的總是好的，新的就是可疑的。這是很大的錯誤。猶之乎西洋中古 (Middle Age) 或稱黑暗時代，時代的作品，很多是不堪寓目的。若一樣的「敏以求之」，豈不是發生危險。常有人很高興的對我說：某地某廟有很古的石刻，栩栩如生，神工鬼斧。我不禁掩口作葫蘆笑。我知道橫豎不過是一座茄藍或菩薩。——原來我是最不喜歡中國雕刻的，因為沒有一坐雕刻能給我們興感。

現在中國的藝術教育，可以學校為中心，但以我的觀察所得，實是一個失望的現象，和文藝前途的危機。

最高的藝術教育機關，當然是各藝術大學。視環視一周，沒有一個是可滿人意的。或許他們派別太多，把文藝復興運動的勢力分散了。但做領導的教師，不能不認明自己的責任。時自警惕，方不致教出一班一班的不成熟的學生。又帶着使命去教另一般的生徒。

如此傳遞下去，豈不是貽毒無窮。

圖畫方面，現在則有東洋式的西洋畫流行宇內，學生在校三四年，除學些寫靜物及風景之外，不會畫一頭一腳，就此收手，餬口去了。將來歷史上那裏會有天才出現呢？故辦學者以後應注重基本工作。——人體描寫——養成專門作家，不應側重速成的學校教員。在舞蹈方面，差不多沒有過專門人才，但偏地的「毛毛雨」，「可憐的秋香」，居然很受庸眾的歡迎。但在有害美性的人看來，真有些難過。假使她們老老實實穿著中國古衣，長袍大袖，婆娑一下也好了。奈偏要學西洋舞法，額上還加上三盞小雷燈，如麻雀般東西亂跳，真使人氣塞啊。在音樂方面，有同樣的現象，原因於指導人才太少，好好的，一個西洋樂器，他們奏上一個「梅花三弄」，真大殺風景了。補救之道，要使學生能個個看譜，能用樂器，則將來不難人才輩出。

民衆更毫無的陶冶，蠻野無文，而至於道德喪亂者多，衣服褻褻，連 *Philosophy* 性都沒有。民衆之有無道德與害美性，是與一個民族文化與俱來的。吾以是更對文化抱悲觀。今後之藝術教育，惟有希望大學院居領導之地位，對於錯誤的時加以監察矯正。及給藝術教育機關於物質上相當之補助，所籌備之藝術大學、博物館，設法早日演說，由單數而及多數，派遣專門人才出國研究考察，庶可集其大成，為文藝運動之原動力。貧苦之藝術家，時加以供養，以期造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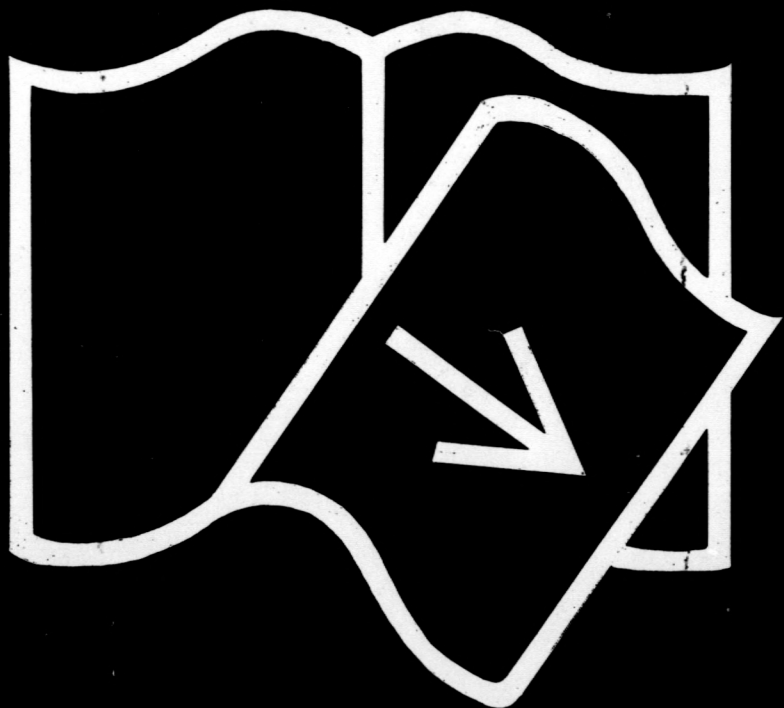
國內歷代的古物，要加以整理，限制再流入外人之手，為國家無窮之損失。

對於民衆要盡力鼓吹藝術教育，使他們於生計疲乏之餘，得到精神的慰藉。有戲院給他們看戲，有公園給他們散步，有博物館給他們瞻仰，有銅像給他們紀念，有學校給子弟學習，每年有展覽會，以資研究……如此則十年以後，必大有可觀。一切設施，想當局早

有成竹在胸，故不贅述了。

（本文曾載申報元旦增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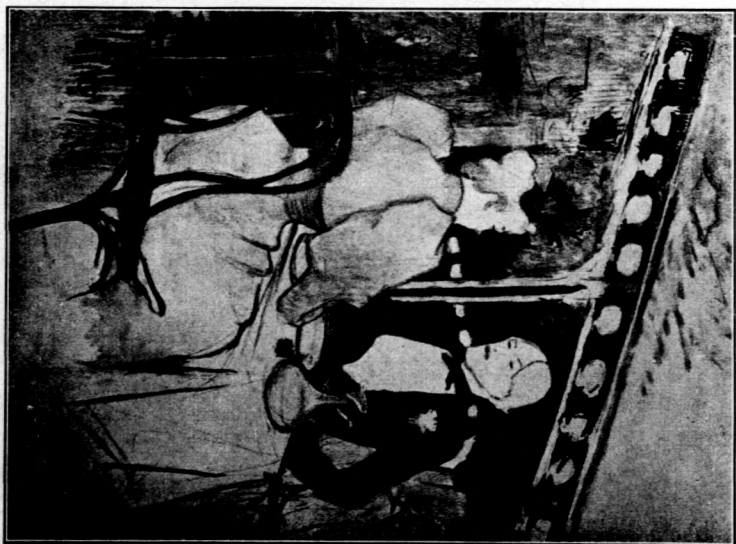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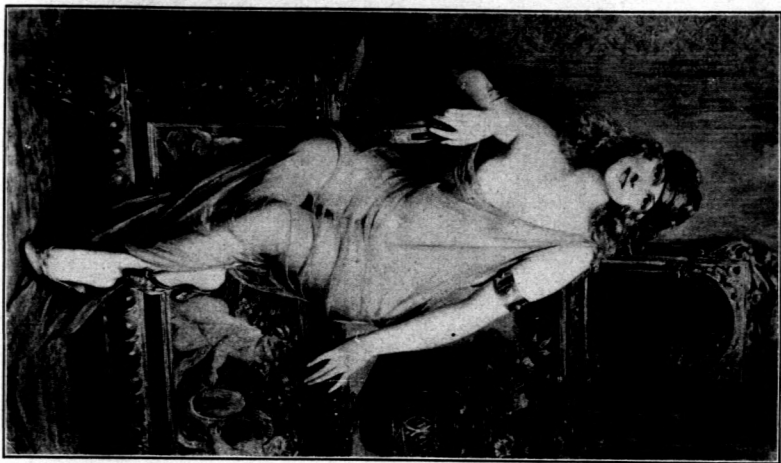
缺P177-178



後期印象派巨子王果夫(V. Van Gogh)之自寫像



午餐 法國羅禿力(T. Lautrec)作



呼之欲出 此為法國沙龍 Martin-Kavel 所繪之舞女其寫實之功幾無以  
復加偶見 Lucy Dornaine 之小照恰與此畫相似故并置於此名之以呼之欲出







西班牙裝 德國 Marlice Hinz 作



康熙素三彩花瓶

施德之君藏

# 說不出

可 奪

現代之美國人，男女界限是乎分得不嚴，略見幾面，就可互稱小名，至於社交中更毫無蒂芥，有時老婆亦可借給朋友去看戲，作陪客，自己的夫人同朋友調笑親暱，似乎是極平常的事。

他們這樣亞美利加一下還不要緊，可是遇到異邦民族，就趁機鬧出事來。（去年留波斯頓十天，一日友人向我述一段故事。）

三年前紐約七十二街有大生意的曼福夫人，一天因前晚宴會過久，至午前十一時三刻始從別墅的鑿樓中起來，匆匆的梳洗之後，就是午煢，因為丈夫有特別的事故，亦無庸夫人等候。

二時半出去看一位女友，隨又到衣服店配些什物，這天不知爲了什麼，她沒有興趣去找朋友，隨便到附近的 *Saloon* 去消遣休息。

曼福夫人是社交的花，懂英德法文，原來父母是璫威人，生長在法國，成年後嫁給一個駐華盛頓公使館的隨員（雖然升任爲參贊），丈夫不幸死了，二年後，又嫁給一個美國人，而得有此名，現在丈夫有很富厚的鋼鐵生意，且在市政廳裏有參議的官職，以是無人不知他們是體面的人物。

她輕輕坐下把秋褂及手套脫了，隨拿出那極時髦的長烟喙，在吸，因爲失眠及行路的疲倦，無意識地張望凝想，音樂及舞蹈都尙未開始。

俄而門啓處復進來一人，此人似欲在許多坐位中看看朋友已在與否似的張頸四

望，結果眼視看到這個輕裝而顯出華貴的夫人隣桌坐下。

去外套抽烟是茶會中必要的工作，當他擦火的時候，把長肘誤將她放在桌端刺過金花的手套，挨墜地下去了（或者是他必要工作之一部，）他連忙就說：

「要請你原諒，我的呆笨。」

「這樣小的地方是不能免的，」夫人很委婉地答他。

談話就從此開始了，他的巧語甜言，滔滔不絕，使她如同和老相識敘語般不知不覺一點鐘已過去了。

從此她知道他是新從法國來，擬環遊世界者，并說初到紐約不其熟悉，希望她能多多指示。

第二日他們又在那裏茶會，在曼福夫人是帶着法國精神慣爲人幫忙，及美國習慣，如同我們在火車上，因問起這是什麼站了，而結識的人一樣，毫沒有男女的見解，存於其間，更沒有「歡心」兩個字，至多亦不過因同國人的關係，稍爲更表示熱誠。

從此他們的汽車（她的汽車）馳聘在最繁盛之區，或上午看美術院，下午到數里的郊外辟克匿克，晚間有時是在戲院或跳舞場，她以東道主地位，什麼用費都由她付給，——他亦毫無愧色。

由他的衣服及舉止上，看不出他是富或窮，若偶然問起他的住所，他是簡單的說某某大旅館，曼福夫人對於他，雖說不上歡心，但可說是很同情，他說說笑笑，彌補了她忙碌丈夫的功課，尤其是他能說同國的語言。——他雖不是有什麼飽學，或分外的聰明之表示，但一種對於女人之殷勤心，*galant* 是不可多得，而最打動美國女子之心的。因爲美國之青年社交女子，不如德國之 *Gnädige Frau*，社交上漫談政治，或哲學，文藝，她們只喜歡說

笑，跳舞，玩幾個情戲或動作的玩意兒，若能遇見一個對於女子面面周到，句句美譽的男子，是傾心極了。

他們兩人談過人生愛情，彼此只表示極端的友誼，用極客氣的名詞相稱呼，如此兩月的光陰，倏然過去。一天她接到一個他的電話，說明日他就要離開，極願意與她作一次之晚飯及看戲。

這個消息使她無形中生寂寞的感想，反而牽情起來，如將別的小朋友一樣。

她以是穿着最新的晚妝，及願意帶的珠飾，姍姍的步上汽車，及到，他已在定好小廳等着了。這最後一場聚會，何等愛憐，何等歡欣。

飯後縱談，忽然夫人發覺而駭然說：

「天啊，已十一點鐘了，我的佣人一定久候，我的丈夫一定早回來了。」

他毫不動容，亦不注意，她正冥想他從何處知道我的電話，地址，名字時，那男人說：

「在紐約三月，多謝夫人厚待，感激之至，不過現下還有一個小小的希望……就是求夫人給一點小小紀念物。」

夫人心情迷亂一陣：

「你的意思是指什麼……」

「我的意思是……啊勿以怒眼向人罷！我想夫人把一切金飾珠寶脫下來。」

她聽了步後幾步，張皇不知所措，復欲向門狂奔，而門已扇好，欲按電鈴求援，而他鎮靜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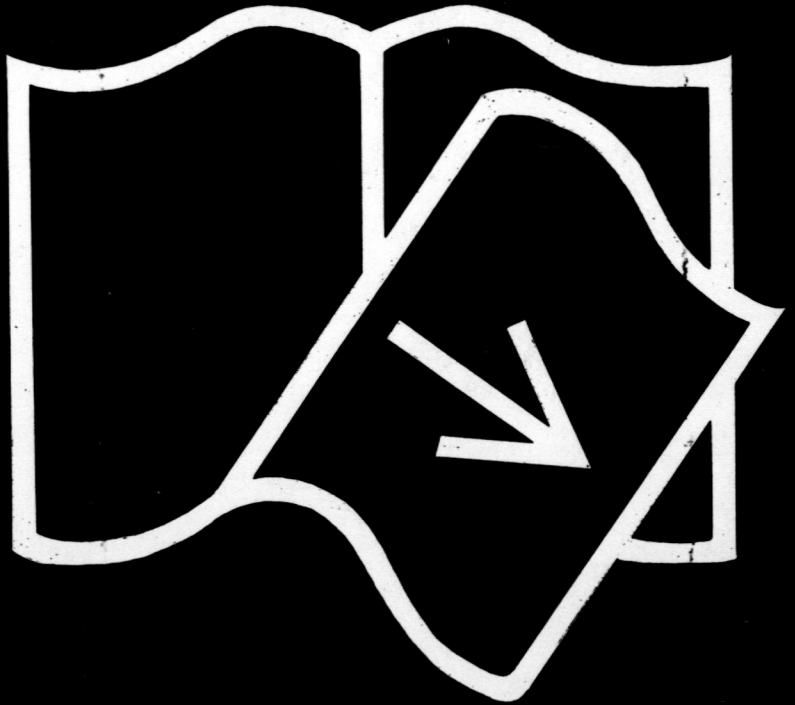
「全是無用，你的名譽攸關，我現在只穿着內衣，如外間人來，我就說你是做了我的情人！」

她明白了數月來之勾當了，把皮外衣脫下說：「現在請任我走。」他不允，直一件件的將珠具脫下，至結婚介指時，他說：「這可不要，他不至無良心一至於此，」男人把寶物一件件裝進口袋，並將曼福夫人手提皮袋中取出十元，爲她作汽車費，并說：

「晚餐費已先付了，請候至僕人通知時，始可出來再見，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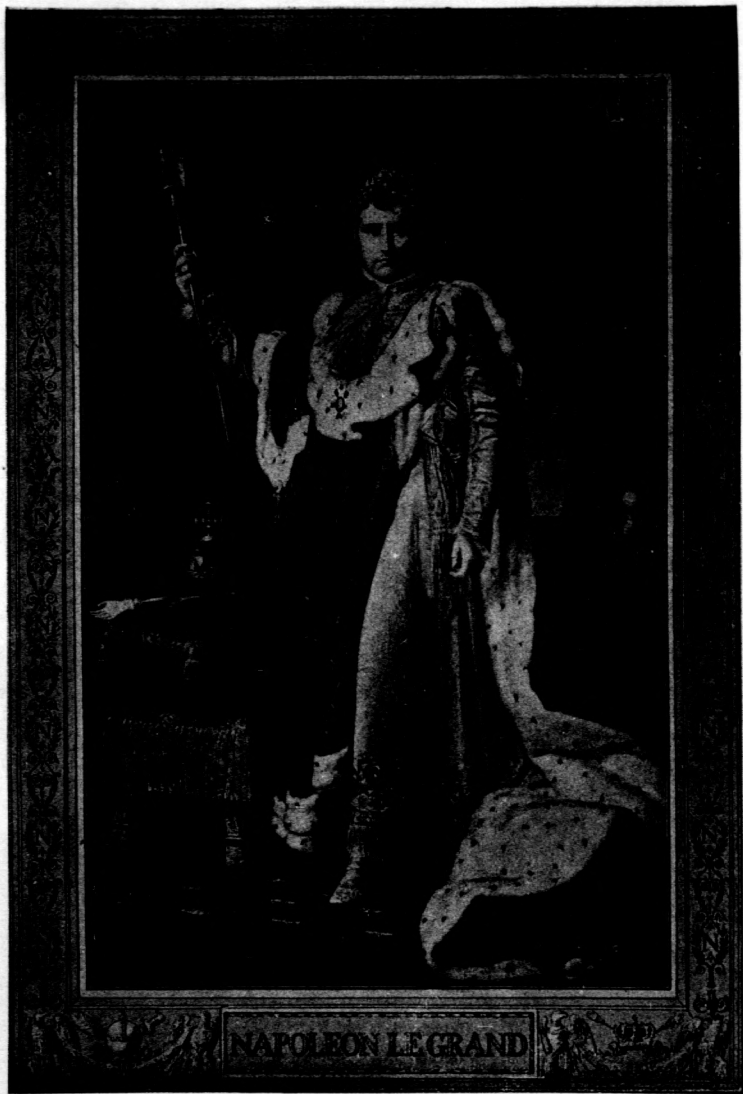


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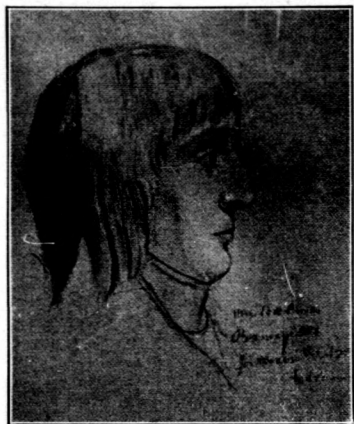
原件短缺

缺P187-188



拿破崙王進謁巴黎大廟身穿紅泥金綠之大袍與 hermine 覆  
肩頭帶桂枝之冠凜然不可一世 Gerald 所繪現藏凡爾塞王宮





拿破崙十六歲時肖像為某一同學所繪現存 Malmaisor



拿破崙少年時之浮雕像  
David d'Angers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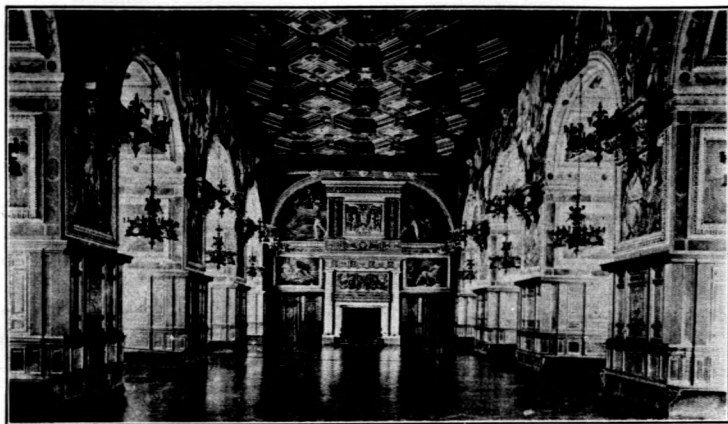
拿破崙王常穿之  
灰色外套及小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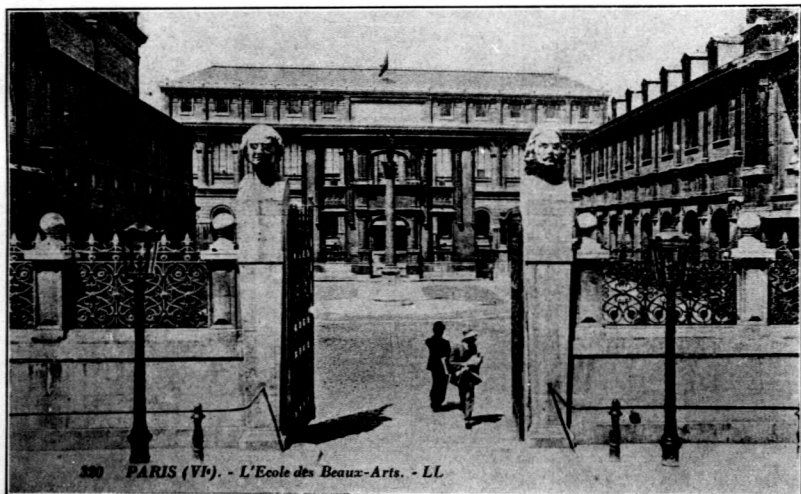
拿破崙生平之帽照 Steuben 之意  
則以為從帽之形式上可以看出其  
最得志處及至聖愛倫被囚之日



拿破崙之手(石膏)  
以蓋世之英雄而有  
此纖纖之手此是拿  
翁常用以驕人的



法國楓丹白露 (Fontainbleau) 拿破崙王宮客廳華麗之一般



巴黎拿破崙路之國家美術院即我們之母校



## 懷舊之思

金 髮

你手提着杖  
面裝滿了笑  
此去何之？

啊幼年時捉迷藏之原野，  
被夜氣洗去一片平沙，  
青草已在春光未來之前下了囹圄，  
蚯蚓蛻螂代作東道主一年了；

照我學書學劍之短擊，  
亦隨着門廬而憔悴，  
脫穎而出之戈矛，  
今已先傷殘我手足！

泛海歸來，  
遇見不相識之窗牖，

透來一片哭聲，  
我破戶入觀時，  
眼見忠實之乳媪  
向蒼天跪着，  
及寒暄一二句  
她就向我求施了。

每遇陰雨之森嚴的時光  
我便濡筆寫遠岫的萎靡，  
但由山麓而想念炊烟  
炊烟之思就是我女神之口號，  
我何能一日無淚溼青衫啊。

如再寫雲霧山水與天光，

當先究明他們之妯娌，  
水兒不願波撼岳陽樓  
山兒更形鞦韆。

收回往昔之豪放來！  
園林正需要此點，

縱說詩意無銷售之場，  
空間可假借之暖氣  
定保持得住心的跳蕩，  
况嘻嘻的呱呱的  
助你「息影林泉」



臨風叩首

金 髮

我會用秃筆臨風作歌，  
歌唱宇宙之花，

歌聲直至山崩海嘯處；  
篇帙充斥九州的中原，

如今歌聲漸在空間銷散，  
我便於嚴冬之下臨風叩首。

原因於詩興有時盡，  
但爲愛而流的眼淚是無窮。

宇宙啊！你驅使春光到人間，  
花枝兒就臨日光招展，

我神秘地灌溉枝根，  
直至怒蕊向天空嬉笑，

以是我顆心重復回到人間，  
我在生物界中重復有了位置。

花不會佩過在我胸際，  
也沒有爲我晉謁天使之厚儀，

但她能以香馥之氣息，  
浸潤我的肺腑；

我失了詩魂時憑欄瞻望，  
她就如解語似的微響，

我不禁匍匐着去吻她，  
可是新片是如許嬌嫩

齷齪的呼吸或許使她變色，  
新芽不能再長，

我以是羞怯地走開，  
當我微聞她的呼喚，

身心即磅礴地活動，  
幸見她臨風如故

霧氣不在她的四週作祟，

我們在晴夏洗浴過，

在新春中踏着淺草齊舞，

以過去我最快愉之時光，

可是現在冷風向平原襲來

萬木齊現滅亡之氣，

顯出宇宙之張皇，

我忙造水晶之宮，以禦你無情之侵伐，

我將借行星暖氣之一部

使她枝蒂永遠燦爛，

直到詩人手兒無力掩護

我們一齊癱死於空木之崖。

世界遂永遠再無嬉笑慰人之物。

但現在惟有臨風叩首，

乞你保持她的鮮豔！



## 我在夢中哭泣

海涅 Heine 作 野牛似奇譯

我在夢中哭泣：我夢見你長眠於墳墓之中。於是我覺醒了，而我兩頰仍流着淚。

我在夢中哭泣：我夢見你離我遠走，於是我覺醒了，而我仍悲痛地哭泣着。

我在夢中哭泣：我夢着你的溫柔而保存着。於是我覺醒了；而我的淚流依然奔騰着。

## 幸 福

格賴夫 Martin Greif 作

幸福如陽光：一切俱不能把幸福攬得，無人能說今日與何時是幸福而滿足。

幸福如陽光：當幸福消逝之後，當痛苦而悲哀之時，心靈於是回憶而真切地感着，有一天確曾快樂地生活過。

## 呵 美 底 夜！

布司 C. Busse 作

呵，美底夜！星光聖潔地照着你，日間憂慮之無常，將至現在如柔夢底靜寂。

我所求的，我所感着的，此刻俱加倍給了我。呵！在你純潔而清輝底慾求與感覺裏，一切都變了清純而善良了。

這是你，如此恩給着大地以安息，更給了我的心靈的安息——願永如此靜寂，如你，呵，美底夜！

## 聰 敏 的 聽 覺

給 母 親

化魯克 G. Falke 作

從鎖孔裏，我窺見你在慘白的燈光下孤獨地坐着。

爲什麼我止着不入？雖然我燃燒着熱烈的渴望然而我似乎應在你的額上更撫慰一番，而溫存地喁喁着向你訴說：我何等愛你！

呵！這可惡之老婦人，恐我將永遠更新之悲哀的全個心靈，向你申訴。這是長夜廣渺之殘餘，傾聽着夜底沈寂，問我老去鬢白的頭顱，是否仍達旦不寐。

然而有一次，我低低地微笑了：你爲什麼憂慮？她當然知道，她有聰敏的聽覺，而且在她，雖然朱唇無語，可是心靈底微顫，將無靜止去逃免。

## 情 愛

古無名氏作

情愛願永爲處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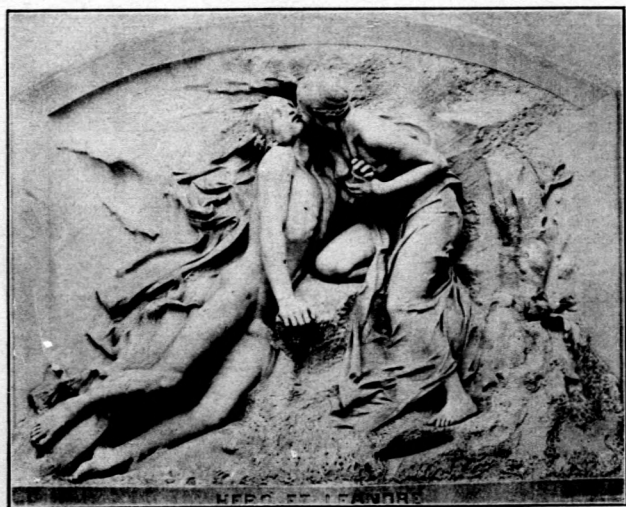


僅可見於夢中，  
如你對她說：「我已有了你，」  
她將如巨燭之燼滅。

情愛是處女之神，  
僅可見於夢中，  
如你對她說：「我已有了你，」  
她將如巨燭之發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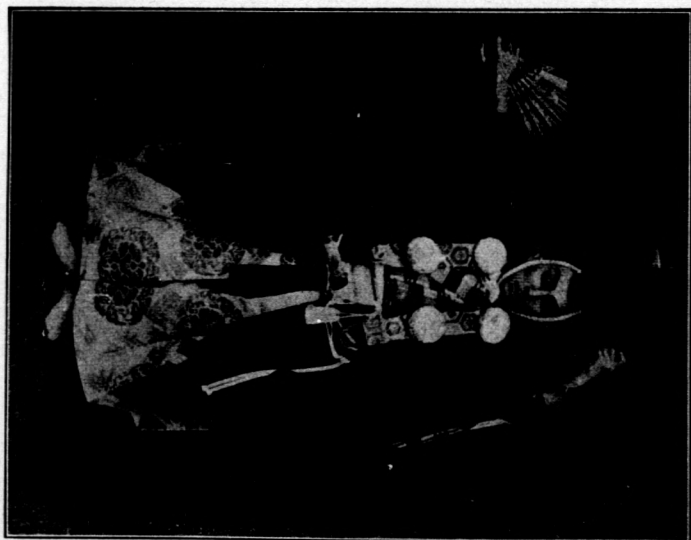
執世界電影牛耳者 卓別靈 劉別謙 瑪麗碧 馥范朋克



英雄與列安圖爾 法國 Gasq 作



日本舞臺臉譜與服裝之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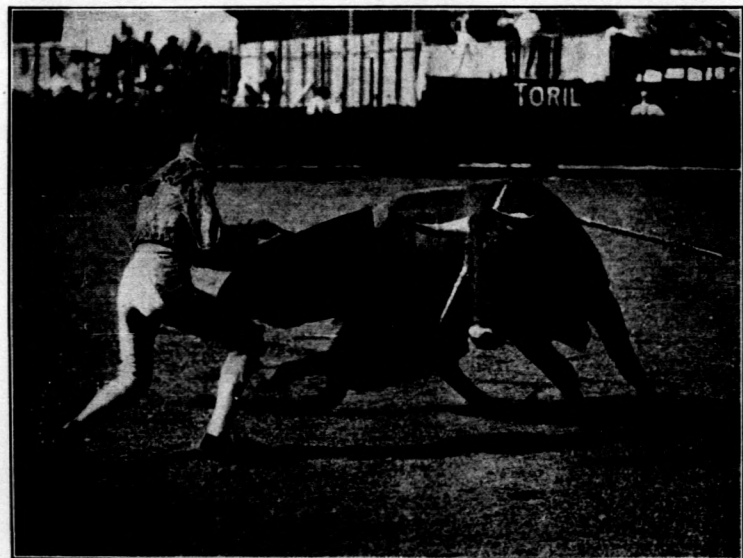




宜應斯奇之藍帝 Der Blane Gott 舞之裝服 名畫家 Bakst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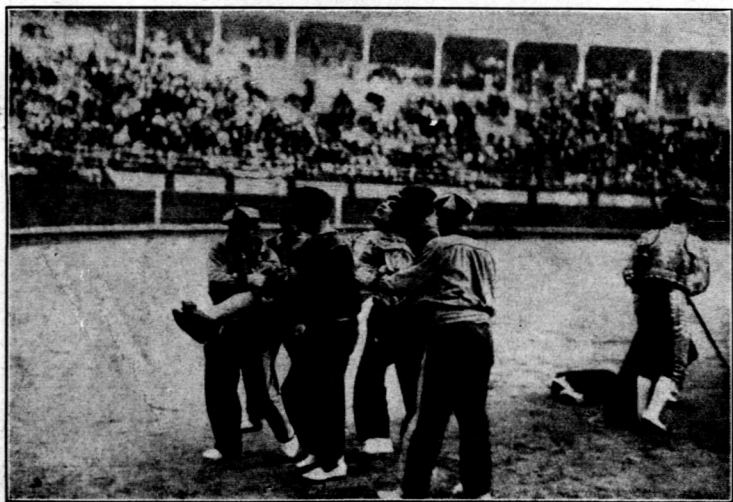
(一) 初 試



(二) 交 鋒



(三) 失敗



(四) 嗚呼

(一) 坐織刺牀



印度爲宗教而苦修者



(二) 留指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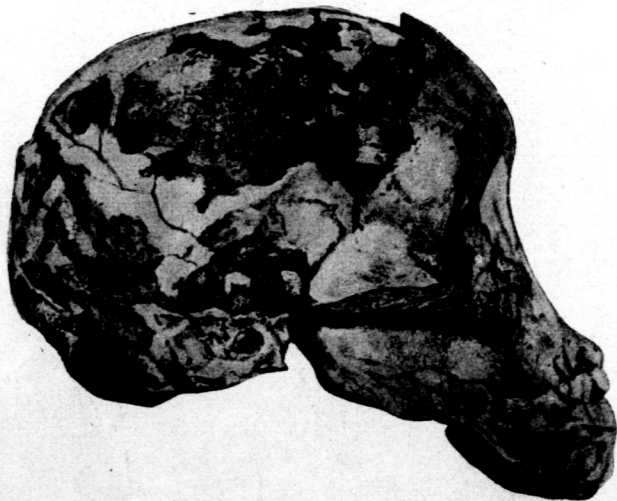




德國之勇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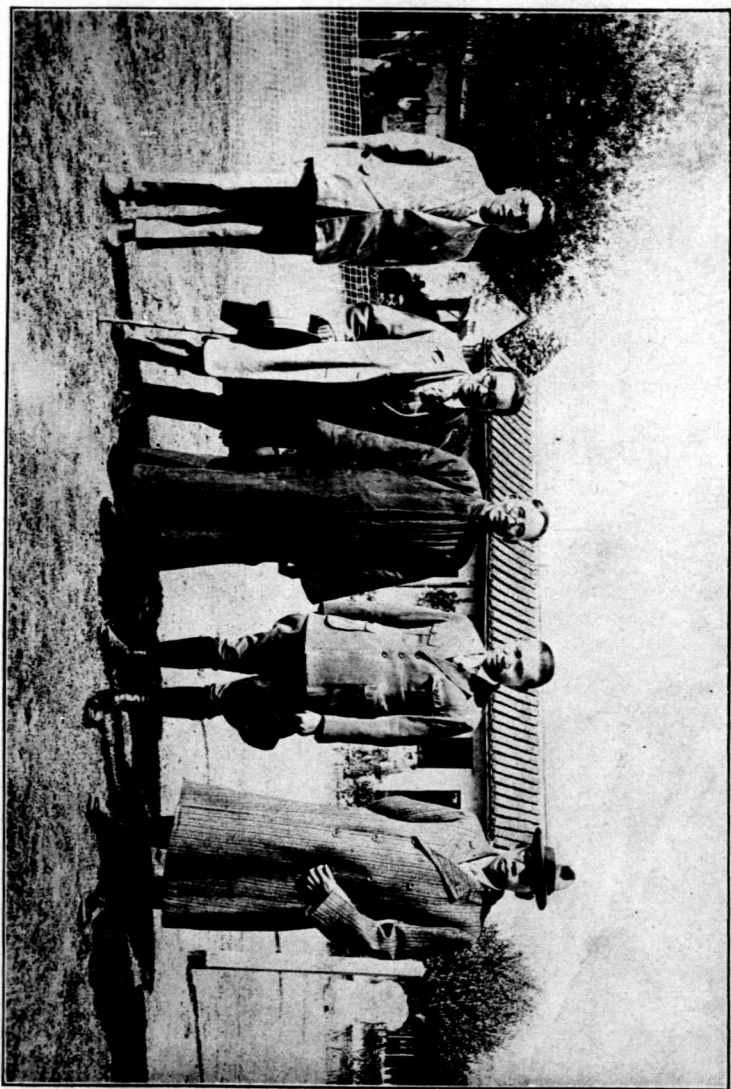


(三)廢手



人類最古之腦骨約在一百萬年以前





提倡美育之蔡子民先生 其左爲金寶鏢 其右爲民鍊壽裳



本報同人合影  
無法關野旦髮金

## 等於零的話

藍 帝

美育第一期之出世，因印刷等關係，於預定時間幾遲一年始出版，這或者使許多知道本誌的籌備的朋友發生失望，是很抱歉的。但出版之後，有許多雖然嫉妬我們的人們見了本報都不能不說聲贊美，材料固不見得精彩，但字粒與印刷確於出版界不多見，這不能不欽佩印刷所的努力，而同時使我們更鼓勇前進。

美育出版後很多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寫信來慶賀，銷數亦很大，惟有語絲的某君，曾做過一篇短評，吹毛求疵地去批評，但他冷嘲熱諷地而可以代表奸細階級的說出來的缺點，我反覆考查，都不能當他是什麼一回事。真理與價值社會自有定評，故不在此答辯，或許他比我聰明，食鹽比我食米多，過橋比我行路多！

美育的定價有些人嫌他太貴，但我以為商務向來營業是很得社會信用，斷不致濫定高價的，其實不外是讀者心頭的成見，聽到雜誌兩字，以為至多不外二三角錢而已，故致失望。試想一本單排字粒紙張平庸的書，還動不動賣一元或八角，試想美育之銅版幾何，紙張若何？因此關係，本報不再用雜誌二字，以免這種誤解。

有許多讀者以為我是刻圖章專家，寄了不少圖章要我登載，有一位奉化唐璣君，還向我問難篆刻真是慚愧，只好將他的信抄在下面，或許有海內專家答覆他。

……但能得隻字往還亦可大慰生平矣！璣自輟學後，無所事事，每觀家藏篆刻，即為神馳，因而偶為做鑿，則不過象形而已。諺云：無師傳術枉勞心，豈不傷哉！先生對於雕刻，素有研究，苟能教我，則感激無量矣。（一）書有墳書墳書，孫鳳居之墳書，為漢周媒民作，

以仲春之月判會男女，以此文表信往來也。填書又云周媒民作，以為納彩之文，辭源填篆與孫注填書同。又說，填字或疑填字之誤，究屬如何？（二）清時篆刻流為莆田，雲間江西，徽，浙諸派，徽派以程穆倩為宗，浙派以丁龍泓為宗，莆田派自吳平子晉始以八分書入印，不合於古，另備一體，但雲間江西二派創自何人？或所宗何人？體裁若何？（三）刻刀有偏鋒中鋒之別，但偏鋒又有左偏右偏，以何種印以何種刀為適宜，亦請先生教我……

美育出版後，我曾送給子民先生一本，以後我在西湖會見他，第一句他就說感謝你送我的美育，但何以你只一個人能搜輯這許多材料，真是難能……當時我真不知怎樣去回話，謙呢，誇呢，蔡先生是提倡美育最力的人，可惜事情太忙，不能為美育再多做些文字，不然，必可指示吾人之迷誤不少。

美育以後擬側重提倡雕刻，多載世界名作，——惜此期只登了二十四幅，——庶使國人耳濡目染，不再以刻圖章去代表雕刻。憶回國之初，在上海校中之學雕刻者，因有一個半人（一個是十五歲的青年），到了今年，在西湖居然有十餘人了，可惜被學校上峯開除了四個。這不是顯然有進步了嗎？且看今日之號稱會習雕刻者，日益加多，有的已設立條例，承辦雕刻，有的已可以代我上課，有的則尚在醞釀。雕刻事業之時髦，可想而知了。不過吾願大家真正的研究，不要「此為支店，總行巴黎」，則纔有裨益中國雕刻之發達。不過時間問題耳，願有志者急起直追啊！

中國社會美育還極幼稚，故暫主張不純粹登載美術的作品，而雜以新穎的影片及小說等，以引起讀者之趣味。與法國之 Lecture Pour Tous 及德國之 Das Magazine 有同樣之性質，望讀者明瞭此點，而不再發生誤會，將來定能進化到純為研究美術之刊物，並將努力

由季刊而改爲月刊，這是敢自信必能實現的。

有一美國詩家谷之藝術家 Merrima 君，精於華文，他有一個上海朋友，曾寄給他一本美育，很是欣慰，來信勸我以後在作品下加註英文，并願以其所辦之赤線雜誌相交換，同時有一法國朋友來信以爲報中多係法國作品，至好宜加註法文，此期因時間匆迫，已來不及，下次當實行其一，至少。

本報不欲數典忘祖，擬以後多研究中國之美術，如讀者賜寄關於討論中國美術之文字或珍貴之作品之照片，當無任歡迎，并酬一由五元至一百元之現金——本期的中國作品有四十幅多，稍補以前的缺點。

安園君的「文藝復興的迷夢」及尤岫霞君的「美學的新理論」均因稿子遲到，未及容納，容下期刊入，并此道歉。本期沒有討論音樂的文字，亦是一大缺陷！

二八·五·二十五·西湖·

## 微雨及其作者

黃參島

此文作於三年前，不知爲什麼沒有把他正式發表過，現在李先生的作品，（三集均行世了，且四集亦快要完成，）已爲國人所認識，在文壇上坐着一把交椅，此文本已成明日黃花！因一時不忍割愛，特借美育來發表，李先生其許我乎？作者附誌。

在白話詩流行了七八年的當兒，忽然有一個唯醜的少年李金髮先生，做了一本微雨給我們看，并在我們的心坎裏，種下一種對於生命欲擲揄的神祕，及悲哀的美麗，但是賞鑑的自賞鑑（有眼光學識的人，）卻並沒有人作些批評或介紹的文字，去指示那嘆「太神祕，太歐化」的人們，這一層實文藝界批評界的慚愧及放棄。雖然，批評不批評，作品的價值將一樣存在，而鮮豔，但由此可見國人靈感性太薄弱了。

確是有很多熟人，讀了微雨嘆賞之餘，想做文化去批評，但都說「不容易找個頭緒，無從下手，」這話真是有道理，因李先生的詩，是流動的，多元的，變易的，神祕化，個性化，天才化的，不是如普通的詩，可以一目了然的，欲批評微雨，須先知道作者環境影響到思想的變遷，我沒有直接的認識過李先生的荆，但我一個同學是他的同鄉，故我間接知道他的人品，學問，歷史，故敢冒昧來弄墨。

微雨作好之後，最先看見的是李璜，周作人，宗白華等，他們有的比之羅俄早年的作品，（他的詩第一次與國人相見，是在語絲，）范崙納的聲調，有的嘆爲國中詩界的晨星，有的稱之爲東方之鮑特萊（Ch. Baudelaire），這話我並不覺得過獎，尤其出於不喜說獎



話的人之口。李先生想像力的豐富，真是令我們驚歎，詩意一來，搖筆即就，僅過了兩月，又寫成一本食客與兇年……在柏林西城達爾曼街十六號吧……再六月又寫成爲幸福而歌，可惜經了兩年半的歲月，他們尚在工廠裏排印，致不能使讀者窺見李先生詩的藝術之全豹。因之他的詩神亦遠去了，致一年半以來未作一詩，這可說吾國文壇間接的遭劫。

作者一向是精研國學，及雕刻圖章及古木的，故造成他 *Parvins* 的詩及人生。

作者到法國後在巴黎南部拿翁行官所在地，芳頓布魯公學補習法文，林風眠亦來，他們國內雖屬同鄉，但至此益相得，其時他攻苦異常，但日見其坐板凳，翻字典，呢喃，鈔錄，但不久他們到法國西部去了，那時他在一燈如晝的燈光下攻苦，更厲害，因之他的眼亦成近視了。

好了，此時他矢志做雕刻家了，——留學生中空前所無的，——遂同林風眠到帝種

(Dijon) 美術學校去，那裏是男女同學，天天混在一起，雖覺有趣，但在學校一方面腐敗的學科，他們不能再事句留，於是乎一溜烟託詞跑到巴黎去了。他住在賽納河邊一間舊旅館裏，房子簡直小得可憐，而且每日只去吃五個佛郎的法蘭西大菜，——他是很有餘錢存着的，——他此時受了種種壓迫，所以是厭世的，達人的，思想是頹廢的，神奇的，以是鮑特萊的惡之華，他亦手不釋卷，同情地歌詠起來，此時唯醜的人生——脫胎於王爾德的唯美主義，——受其影響，是當然的，如說「我撫慰我的心靈安坐在油膩的草地上，靜聽黑衣之哀吟與戰慄之微星，張其淡白之眼細數人類之疲乏與牢不可破之傲氣。」此外如書中之東方人一直到夜之歌，都是這一類的作風，及聲調，陰鷲飄渺，令人不忍讀，他作此等詩時，是坐在僅堪容膝的房子裏，冬天是沒火爐的，自己是衣冠不整的，課後還要從

校裏挑到一些泥土，放在狹小的房子裏，做了些未腐之先，耶穌及其他朋友的肖像。——他第一年作的林氏肖像，是陳列於國家美術大展覽會，聽說是第一次中國人出品於沙龍。——有一次，一個刻大理石教授 *Carl* 來看他那一一個作品可以施用到大理石上去，不料一開門，反嚇得他連退幾步，因為他的雕刻都滿是人類作呻吟或苦楚的狀態，令人見之如入鬼魅之窟，他處了這種環境，那得不 *degarin*，其次是他此時被一個他不願愛的女同學（法國的少女啊，）糾纏貪戀着，可是這真不幸，天啊，他所欲愛反失戀了，——當然是已成陳迹的舊事啊，——我們唯醜的詩人，當了這種難處的境地，於他的思想精神確有很大的影響。

迄後他受了范爾倫 (*Verlaine*) 的及最近法國大詩人瓦拉利 (*P. Valery*) 渾尼野 (*Regnier*) 等作品的影響，詩風又為之一變，直至食客與兇年卷末，都較少神祕之思想，及結構，只見有緊切的辭句，新穎的章法，如神龍之筆，縱橫馳驟，句讀上化人所不敢化的歐化，說中國人所欲言而不能找到的法國化的詩句，所以他的詩，像法國詩，因之讀者駭倒了。而廣告上亦說「李先生之詩充滿人生的悲哀，愛情的絮語，及如夢幻一般的色彩，」及「國內詩界中別開生面之作」了。他接了二十餘封崇拜他的詩的青年男女來信，使他看了高興，但前不久他寫信到北京去取版稅時，書局裏回信上說銷數很少，使他無限懷疑！

他的為幸福而歌，是他結婚以後的作品，雖然是歌唱幸福的情詩，但其充滿着尋不到永遠 (*Eternite*) 的悲哀，在愛情局中人的心理是在未得到時，則恐不能如願以償，在已得到時，又恐在某一時期中失去，使人如醉如夢，這本詩極盡表現此心理能事，此詩集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再二月，將可與讀者諸君相見，看看大家會不會嘆李先生為中國抒情詩的第一人。



他自是時起他的人生觀忽然改變了，遇事持樂觀，愛物質的享受，衣冠楚楚，由唯醜一變而為唯美，愛 *gentle figure*，運動，跳舞，喝咖啡，凡事易生氣，總而言之，一變而為 *Gentleman* 了，我深望這不會傷述詩人之毫末纔好。

他對朋友或無論什麼人，都非常坦白，友愛，更奇的，在巴黎幾個熟友的錢，悉數交給 他管理，如店裏管賬的老板一樣。

人們說某也是詩哲，我則說李先生是詩怪，無論什麼事物，一到他生動深刻的筆下，都可以入而為詩材，時而像古詞，時而像未來派的調子，如說：

君不見高邱之塚的安排！

有無數螻蟻之官室！

在你耳朵之左右，

沙石亦遂銷磨了。

在他詩裏，有無數呼上帝的句子，但他從不信上帝，看了上帝一詩，便可知道，他不是泛神論者，他是達爾文的信徒，他之所謂上帝，是他（不是我們啊！）一瞬間腦海中的崇奉者（*doctrines*）之留影，他有時向她屈膝，有時詛咒之不暇，終而嘆「未及三十，不算可怕的年歲，一概或一部，總應該計劃此，贊美死的人活着，操刀的英雄自殺了，奈何！」他滿懷是全愛，同時又全憎，悲憤之餘，縱筆狂歌，不知涕淚之何從也。讀者所為神祕，殆即此了。他的詩體風格，可以說全是法蘭西化，故大家驟看去，似很難懂，其實外國詩人至低限度的淺白亦要如此。（不信且看 *Vigny, Leconte, de Lisle, Sully, Verlaren*，諸大作家的作品，其淺顯程度如何？至於范爾倫鮑特萊瓦拉利等的作品更不消說了。）誠以不如此，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那亦不成其為微雨了。據我淺見，他的詩纔是上了西洋軌道的詩，至於時下的

詩，是不敢給外國人讀的，譯起外國文，就不成話了。（李先生曾因意大利朋友的敦促，將已詩選譯成一本，欲在巴黎付梓，後因赴意國遊歷，此事又中止云。）我敢斷言他三本詩集出版後，就會在中國成一個 Prince de Poete 中國之羅俄的，無論人們歡迎不歡迎，不過以後希望作者做詩時，少含些外國文字，時而英，德，法，我們中國人那裏有這樣的博人呢。（在李先生固然有其德意志的家庭，香港羅馬書院之英吉利教育，及法國八九年之研究，但曲高寡和呢。）

至於李先生的情詩，我敢說是國內的獨生子（徐某還不屑做情詩呢。）細膩溫柔，深刻緊簡，是斯人也而有斯筆也了。如說：「啊，哀戚之女皇，以閃爍之黑紗，籠罩你可怖之嘆息，與我心頭之夜氣，欲哭未哭之淚，騰沸着在生命之橋下，如情流滾滾……」——「我願老死於你脣之空處，或僅記我的心在你腦海裏，」——……微笑啊！不可捉之友情，我所愛之綠葉已無力搖曳，野花之彩色適爲你之環佩，無味的昆蟲之嗚嗚，將不擾你於深夜之候。」——……你明澈的笑，來往在微風裏，并燦爛圍裏的花枝上，記取你所愛之裙裾的草色，已爲忠實之春天的呼喚而憔悴了……——「你眼角留情，像屠夫的宰殺之預示，昏兒啊，何消說，我寧相信你的臂兒。」好了，篇幅不能容了，至我相信諸君於上述的好句子，得到一甜美的印象，及點頭，其次他的風景之描寫，亦是絕不可及的，今只好舉幾句以完篇。

「……山谷的疲乏，惟有月的餘光，和長條的搖曳，使其深睡，草地的淺綠，照耀在杜鵑的翅上，車輪的鬧聲，撕碎一切沈寂，這市的燈光，閃爍在小窗之口，惟無顯露倦睡人的小頰，和深沈在心窩之底的煩悶……——「憩息的遊人，和枝頭的暗影，無意地與池裏的波光掩映了，野鳴的追逐，擾亂水底的清澈，滿望閑散的農田，普遍着深青的葡萄之葉，不休息地工作的耕人，在蔭處蠕動，幾不能辨出。」——野榆的新枝，如女郎般微笑，斜陽在枝

頭留戀，噴泉在池裏鳴咽，一陣陣不可數的遊人，統治在蔚藍天之下。」「池塘裏銀色的反照，帶火光之金色，赤足的思春女郎之夢，在那裏洗浴，榆樹紫藤花，天門冬，和淺草，都因黃昏之舞蹈而疲乏而沈睡了，我將兩手放在靜寂之肩上，但一個是哀戚，一個是羞怯。」

「冷冬催趕着委敗的秋，遺留下淡黃的淺草，留心你沙上的足印，晴春將呼喚你的名兒而來；修長的瘦堤，遮斷我們的遠眺，看呀，還有更藍的一角，柳條何以全浴在水裏，*Marionni* 的故宮，孤寂得要哭出來了，永生不語的欄柵，亦因監察而倦怠。」

## 「中國寶貝」的回聲之回聲

彈 丸

自美育雜誌出世以後，本「主幹」在輿論，印刷，銷數方面，得到出乎預料之外的安慰，遠至里昂，馬達加斯加，吉林，察哈爾的人，都千辛萬苦的寄着稿子來，偏僻至小學教師，肖像模倣之小地方的炭畫家，也手執一本，悉心的研磨，可見他們是在沙漠中炎日下般飢渴着，這點小小的食物，都能使他們延長呼吸，而至於目有視，耳有聽，但是當今之世，愚蠢的人是恆河沙數之多，聰明的人是如鳳毛麟角之罕，譬如美育出版後，九洲之大，只是語絲的載瓊夫子——指教我而無愧色的，還不配稱夫子嗎？——及一般的豫堂先生（他的態度平和些，當不可與夫子同日而語，）大揮其如椽之筆，罵我這個雜誌是如何蹩腳，材料是如何無精彩，這種自作聰明的人，一面出於嫉忌，一面是心懷搗亂，不欲社會上有進化之現象的。我本來就不打算答辯，故在美育第二期編後的話之中有謂：

美育出版後，看見語絲載瓊君尖利的批評，但這種吹毛求疵的態度，實不屑去答辯，況全篇不講道理，悉用可以代表中國奸細階級的口吻謾罵，還有什麼執筆的價值呢？嗟夫，他比我聰明矣，他過橋比我行路多，食鹽比我食米多也。（大意如此）

後來復看見豫堂先生討論式的也來談談中國寶貝（一般四卷三號，）覺得若不同他們互演幾句，拉一個曲直，社會將就此對美育懷疑，而他們自以為得奏凱旋之歌了。但如此遲延的執筆，是因去廣東兩月，并不是膽怯，或搜材料抑雇人擬稿也。

統觀載瓊氏全篇文字（見語絲第四卷第十五期，）毫無系統，如孀婦之怨艾，如落第者之嘖叨，使我從何答辯呢。

關於價目一層，本是印刷所自己的事，他自有營業的規則，我們不能干預他，不過我以為一百五十餘頁的印刷物，裏面有銅版一百餘塊，還有這些紙料，做宋體，等等，我想並不算怎樣貴，平常一本無圖無銅版及蹩腳紙的書籍，要賣一元或八角，或動輒數元，你們半句都不說太貴。譬如最近出版的我的意大利及其藝術是二百二十頁，只有圖三十六幅，而定價為一元五角，比之美育其懸殊如何呢？知了，知了，原來雜誌是要廉價的，一角二角可以了事的，我試將第二期之雜誌二字去了，載公必大呼：美育廉哉廉哉也。

封面的彩圖是法國的 Lancretin 氏作的為沙龍的出品，本來初稿時名字也印在封面上，後因覺得太瑣屑點，就沒有用，並不是本「主幹」想冒充為自己的作品，這點載先生儘可放心。載先生不滿意我醜詆中國文藝界，大概他以為貴國的文藝已達到最高潮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就將在中國重現了，況有聰明如載先生者在文壇上執其董狐之筆，大肆指教！什麼地方我罵得不對？又不能說出來，叫我不必罵得太激烈，多用指導的態度（如豫堂君文中所言）則可，叫我如他老先生一樣，默爾而息，大默認中國文藝正鬱鬱盛哉，則萬萬辦不到！批評豈是容易的事，像載先生自己以為「像我如此看圖畫法，我未嘗不承認是侮辱藝術，然而那是沒得法子好想了，」那還有什麼資格來批評人的作品，在社會上搗亂呢？

把時代上人類文化史上是健將的洋音樂家的手，聚攏在一起，甚至可看見他們手的皺紋與血管，是多麼可研味的事物啊，除非是低能兒，纔至不覺有趣。載先生縱不能領略「剛柔」亦只好少吠幾句！

書法比較，我不外是「比較」而已，並沒有說蔡李劉譚諸公之書法是天下第一，還有什麼「祇是名家，便無往而不美」呢？況譚組雲者，是男是女，連我都不知，還談得到

「名家」嗎？不過就我手邊所拿得到的書法而已。如我得到天下第一好的書法刊在美育時，當特別聲明，給載先生看，以免再來誤會。

華林的烈火有何不是？神話 & 藝術的 & 字有何「我復何言？」載太上皇呀！難道這點小遊戲，你都不許我嗎？天乎！

最糊塗的是當同性戀歌——即今開明出版之古希臘戀歌譯本——為我所創作，幾以我同研究性學的洋博士，一樣衡量其人格！篇端明明寫着某某譯，而還至這樣糊塗了事，鬧成不世之笑話，還有資格去批評我嗎？他對於世界著名的傑作，還看不出好歹，不是中國的大天才，即是一個 *ignorant* 的同胞了。

神話 & 藝術雖載過申報國慶增刊，但在日報上不易普遍地使人人看見的，我今轉載自己的文章，又犯什麼國際「私」法呢？我還看過有人的文轉載至四五次，七八次的呢！可恨我不是始登臺的首相，不然一篇演說詞，可以於一日之間，登載於十餘國的報章呢。

美育第二期準於新年底出版，屆時仍望載夫子著實指教，說得有道理些時，即前來執弟子禮——不要慌啊。

以下是答豫堂君的話：

豫堂君勸我不必謾罵，要抱鎮靜的態度，去批評指導，我是絕對贊同這種方法，但是那裏辦得到，初從外國回來，東碰釘子，西撒鼻灰，又醜陋，又紊亂，那有平心靜氣的精神？況我覺得中國人會感到不滿，只有纔從外國回來的，可以有此感覺，至於在國內的，是久已同化，安之若素了，那麼一個人跑到社會裏，能即刻感到不安，就不得想法子去改善，豈不是好現象嗎？我之不惜大聲疾呼的罵，就是因為國人劣根性太深了。你若善言勸他，則



他左耳入，右耳出，不當爲一件事；痛罵之，猶有時得到些反應。中國人不願自治，而寧願人治之，就是這個道理。中國有許多事情，若有外國人在裏邊，監督着，則進行如意；一旦沒有了，就糊塗了事。你說生活之美否，全繫於經濟問題，難道一概中國人都是捉襟見肘，貧無立錫的嗎？中上等的階級多着呢，曾有美化過嗎？譬如我這次回到廣東，住在人家的大商店裏，廚房，廁所，浴室都在店的後面，那是糞坑制，所以每次洗澡，都薰得頭暈，如入地獄，有時臭氣還真衝出店堂，住在那裏的人，總是輪流地生毛病，我屢勸他們至少改用馬桶，不惟衛生而且省地方，他們固知道道理很足，但永不去動手，而這樣住下去，這不是劣根性而何？至於羅素政治理想中所說，是歐美極少數人的生活現象，歐美之中上階級，固不必說，但如工廠裏做工的人家，——算大多數的苦人了，——他們也有美麗整潔的家庭，每至禮拜那天，則攜兒挈婦去遊街，還要預備一頓好菜，大家喫得笑逐顏開，無他，以其生活有秩序，有方法也。譬如同一樣每月有四百元收入的人，而他則仍蓬首垢面，家庭毫無生趣，而我則自慶不至如此，而生活直與外國中產之家一樣快慰也。

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說，但筆實在寫得疲乏了，就此停罷。還望豫堂先生來批評美育第二期，——自以爲較進步的第二期。

寫於西湖羅苑。

# 本報第三期內容預告

藝術之本原本及其命運.....	金 髮	古畫十幅.....	唐伯虎等
戰後德國之美學思潮.....	法 無	英文書法比較.....	陳友仁 徐謙等
藝術在道德上之功用.....	金 髮	美在遊戲快樂上之條件.....	金 髮
科學與美.....	金 髮	近世學者觀察美學之錯誤.....	金 髮
風景畫之研究.....	金 髮	世界最有趣之文字十六種	
自然美與美術美.....	金 髮	肉肉之囿囿 舞蹈 三十幅.....	宜仁史記等
藝術在人類的地位 Cress 著.....	金 髮	靈的囿囿 詩 三十五首.....	金 髮
藝術與生活 Cress 著.....	金 髮	李平書銅像.....	金 髮
近世美學價值問題.....	金 髮	何夫人肖像.....	履旭夫人
印象主義.....	金 髮	何先生雕像.....	金 髮
羅丹雕刻與現代主義.....	金 髮	嗣冶肖像.....	
美學的神祕主義.....	金 髮	十年前林風眠所刻之圖章二十顆令子	載司等
逃往倫敦的故事.....	金 髮	體態美四幅.....	金 髮
流落婦人之日記.....	金 髮	社會化的藝術.....	金 髮
愛情與火車.....	金 髮	藝術的成見.....	金 髮
中國寶貝 (二).....	金 髮	餘不備錄.....	



# 美術學史書

## 世界叢書 中國美術

著者 S. W. Bushell  
 歐 曾居北平三十餘年，對  
 於我國美術悉心研究，  
 歟 積其心得，編成是書，內  
 容於古今石刻、建築、雕  
 刻、瓷器、織物以及書畫  
 等項，靡不論及。美術家  
 考古家均不可不讀。譯  
 筆古雅，不失原意。

西洋美術史  
 此書於古代最要之美術品——希臘美術品——言之特詳，最近美術界  
 新潮，如未來派、表演派等，亦討論無遺。  
 呂 濟編 一册 定價八角  
 百 科 西洋美術史提要 郭沫若編 一册 定價一角  
 本書以西洋自古代以迄於近代之繪畫、雕刻、建築為對象，而敘述其  
 通行昇降之跡。分蓋稱時代、古典美術、中世美術、文藝復興期美術、十  
 七十八世紀之美術、近代美術等六章，材料精富，敘述簡明。讀此對於  
 西洋美術演進之跡，可以瞭然。

## 中國美術史

歷史叢書 日本大村西園著  
 陳彬麟譯 一册 定價一元

本書原著者於中國美術，曾有數十年之研究，造詣至深。內容計分十七  
 章，依朝代敘述，上起太古，下迄清末，於列朝美術之特色，分類記載，至細  
 靡遺。而尤注意於各種工藝品，其所品評，實具識鑒，非徒顛倒舊說，漫為  
 模稜影響之談者可比。洵為從事美術與研究國學者必備之書也。

近代美學 日本高山林次郎著 一册 八角  
 劉 仁敏譯  
 百 科 美術學略史 黃繼華編 一册 一角

百 科 輓近美學思潮 呂 濟編 一册 二角  
 近代美術思潮 黃繼華編 一册 二角半  
 百 科 中國美術小史 陳 因著 一册 一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商務印書館精印



## 名勝畫冊

Peking The Beautiful

By Herbert C. White

### 燕京勝蹟

本冊所集北平勝蹟圖七十大幅，是從三千多張照片裏揀選出來的菁華。其中五十八幅為影寫版精印品，十二幅是照實地景物着色的彩圖，各附詳細英文說明。裝成一巨冊，高十六吋半，闊十三吋，厚約二吋。封面為絲織精品，堂皇而麗，在中國出版物中，無可比及。胡適之先生序稱：此書不僅可將北平勝景介紹給四方友人，即國人愛好這一份美術遺產的情緒，亦將由此書而激遂云。

定價十六元

特備精美據木 承索每本先惠二元

- |            |       |       |    |
|------------|-------|-------|----|
| 中國名勝       | 銅版布面  | 一冊    | 三元 |
| 美術名勝畫冊     | 四色版布面 | 二冊各一冊 | 二元 |
| 美術名勝畫冊——西湖 | 四色版布面 | 二冊各一冊 | 二元 |
| 中國名勝       | 銅版    | 每冊    | 一元 |
| 金陵名勝寫生集    | 三色版   | 二冊各一冊 | 一元 |
| 北平宮苑名勝     | 銅版    | 一冊    | 七角 |
| 上海風景       | 銅版    | 二冊各一冊 | 二元 |
| 中國風景畫      | 銅版    | 二冊各四角 |    |
| 西湖風景畫      | 銅版    | 一冊    | 四角 |
| 無錫風景畫      | 銅版    | 一冊    | 四角 |

# 商務印書館精印

## 名人書畫

名人書畫扇面集……………九集各一元  
 天韻閣宋人畫冊一冊 珂羅版印三元  
 中國現代名畫……………一冊二元四角  
 郭忠恕輞川圖卷……………一冊一元四角  
 文衡山先生三絕卷……………一冊三元  
 文衡山高士傳真蹟……………一冊二元五角  
 陳老蓮畫冊……………一冊一元二角

王椒畦先生詩畫……………一冊一元四角  
 姚梅任消長人物……………一冊六角  
 戴醇士山水……………一冊六角  
 費曉樓仕女精品……………一冊二元  
 李聽濤梅雪爭春圖……………一幅五角  
 清於仿宋人花果真蹟……………十二幅八角  
 女史仿宋人花果真蹟……………十二幅八角  
 陳南樓江書畫合冊……………一冊一元二角  
 黃小松山水……………一冊一元二角

### 珂羅版精印 名人書畫

已出八十二集

第一至廿四集	合售三十二元
第二十五至廿八集	每集一元四角
第二十九及卅三集	每集一元六角
第三十二集	一元五角

梅瞿山畫冊……………一冊一元四角  
 禹之鼎人物真跡……………一冊一元  
 王麓臺山水扇面集……………一冊一元  
 南樓老人花卉……………一冊六角  
 奚蒙泉詩書畫冊……………一冊二元二角  
 藍田叔仿海人山水卷……………一冊二元五角  
 錢竹初山水精品……………一冊一元二角

伊墨卿真蹟……………一冊二元二角  
 畏廬遺蹟……………一冊一元八角  
 梁公約畫冊……………一冊一元二角  
 汪鳴客畫冊……………一冊一元八角  
 吳衍廬畫冊……………一冊一元八角  
 吳昌碩花卉畫冊……………一冊五角  
 吳昌碩花卉……………一冊五角  
 吳待秋畫稿……………二冊各一元八角



